

日知薈說序

日知薈說者取予嚮日日課
所為文刪擇編次合而錄之
爰定之以名也予稟承

庭訓懋學書齋留連往復於六

經四子之書求其義益精微

日知薈說序

旁搜諸史通鑑考定得失
明法戒以至儒先緒論詞苑
菁華莫不遍覽雖究心探
索屢鈇其中然考之古聖賢
躬行實踐之學蓋惠焉而未
逮自十有四歲學屬文至於

今又一紀矣其間日課詩論

雜文未嘗少輟積成卷帙暇

論各半踐阼以來萬幾待理

豈復得如曩時專志篤學日

與良師友教業樂羣於翰墨

之場哉紬繹舊聞念茲弗釋

日知薈說序

因取其精去其疵錄其正棄

其偏合二百六十則釐為四

卷而舉凡道德性命之旨學

問政治之要經傳之淵源古

今之事跡莫不略見梗概夫

日知之說出自子夏繼以年

忘所能必所知者日新不失
 而廣續以極於高明乃為學
 問竅要若予嚮日所得尚非
 空言而無濟實用則今班朝
 蒞政之間豈不足自考其知
 行合一與否以發抒聞見遜

日知書說

三

敏敦脩乎

乾隆丙辰中秋日泚筆



日知書說

第一卷

七十九則

第二卷

六十則

第三卷

五十七則

第四卷

六十四則

日知書說

目錄

日知薈說卷一

天有四德以化生萬物而元為長聖人有五常以財成輔相而仁為首非元則萬物不得其生也非仁則萬物不得其育也聖人之化成天下亦不過宅吾身於仁之中而即用此仁以仁天下耳非別有一仁以為用也惟其一仁之所流貫故能徧覆包涵運量萬物而有餘不然者挾有我之私而術以馭之恩以結之豈足以聯天下之情哉

為天地立心亦曰立己心而已好生者天地之心也帝王必全具此心而後有財成輔相之事儒生即不能見諸事而不可不充備此心之量所謂為天地立心也

聖人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物有澆漓而廢其

日知薈說

卷一

一

發生聖道不以時有隆替而失其正大然物之裁者天則培之尊聖道者時則治焉

先王制法以道識民仁溢乎中敬行乎事大本既建綱紀畢張故八表同風聲教暨訖而未嘗不始於寡妻之刑兄弟之宜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良以君人者立天下之極由親及疎由近及遠設施舉措必有其道也

日知薈說

卷一

二

克明俊德而黎民於變時雍天下歸堯之仁可想也濬哲文明而平成底績天下歸舜之仁可徵也雖然堯舜之心豈計及於天下之歸吾仁哉亦惟盡己之所當為而已己之私不可有也則去之利不可好也則遠之忿不可逞也則懲之欲不可熾也則窒之克之淨盡至於天理渾

全由是而推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是而一家歸仁於心未足也一國歸仁於心未足也然則即至於天下歸仁其心豈敢遽自足哉亦惟是對越之忱保赤之懷要以終始而已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董子曰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教化之要莫先於禮記曰以舊

日知舊說

卷一

三

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其言可味也蓋禮之設內而制心外而制身當其無事視為無用猶無水之坊欲去之者多矣不知人欲橫派甚於水之汜溢其勢不可底止且水敗止於一鄉一邑而民患將胥天下而及溺焉可不慎乎
網無綱則不張無紀則不振綱紀誠設漁人舉

手而措之魚斯得矣天下一網也郡縣都邑百司庶務皆環以待舉者也紀綱具在君正其心以布之治斯成矣故網非無綱紀也無漁人之手以張之則不能得魚天下非無綱紀也無至正之心以主之則不能為治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可謂知政本矣

日知舊說

卷一

四

成王之勉周公也曰亂為四輔公之勸王也曰亂為四方新辟既勉王以作周恭先又自勵曰作周孚先君臣之間動色交警而公之欲以孚信率先夫後人實為臣之極則也蓋惟孚然後內無愧於心外無愧於人忠愛之心皆至性所流出望王之為新辟孚也望王之為恭先亦孚也公之多才多藝輔定王家容有人所不能及

者而公之乎則人人可勉苟盡乎乎則雖未如周公而已與周公同其本矣

人君之職惟用人為要亦惟用人為難苟得其人則天下雖大而不難理然必求德全才備之人而用之則天下之人才告乏而職有所曠夫惟量才以授職而又豫造其材以儲之斯朝無乏才而國亦無廢事周書所謂三宅三俊者是

日知叢說

卷一

五

也雖然用人固人君之要務而知恤尤用人之大本人君苟非朝乾夕惕敬天勤民以居心則未能志氣如神雖欲辨其孰為克即宅孰為克即俊豈可得哉彼寄耳目於小人以為聰明者其所謂宅者非宅所謂俊者非俊也此知人則括之為難而明目達聰之有其本也

今之知人其難十倍於古蓋官職日增人情日

巧故也說者曰人主但求賢宰相而宰相又求

監司監司各擇守令夫所擇之相即賢亦安能盡天下人材而悉舉之哉故祇可令宰相監司各舉其所知以貢於朝人君審察其可者而授以職事焉且為臣者或可不知而不舉而國家一職苟關必須以一人任之君人者又將誰諉哉亦惟公以居心虛以接物明以燭情寬以宥

日知叢說

卷一

六

過酌輕劑重舍短取長庶可分猷助理耳

好賢之心實不可少替然以受人欺為是則受欺之多必將一反其所為並好賢之心有不得不替者况以易受人欺之人而好賢則其所好者可知必不能實得賢以好之矣程子此言猶當斟酌其是非也

論者率曰鄉舉里選必當行夫公卿聚之於朝

選而用之猶有濫焉况鄉里之所舉乎如以鄉評為公廷論為私是疑數人之欺而信千百人之不我詐也唐元宗以宋昱為選事進士劉廼遺昱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之不侔廼之言未嘗不娓娓可聽然亦未及所以取士之方也如曰

日知舊說

卷一

七

久而觀其效則官使乏人職業又未可以久懸也獨其不重辭華似崇本務實之論然必以是為極則人之心術德行一時固不能深知而先失其衡文之準矣夫言為心聲有言者不必有德安保無言之必有德哉

北魏崔亮立停年格唯問年勞不簡賢否失人之刺興焉然此法既立之後雖有英君察相不

能更草者何哉循法則易為力更法則難為功也至唐以身言書判四者為準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較亮法為少優然去古制遠矣濟世之略存乎心非係乎身之豐瘠也澤民之志隱乎衷非係乎言之辯訥也經世之文見乎辭非係乎書之工拙也牖民之具根乎德非係乎判之敏鈍也若必以此四者為準

日知舊說

卷一

八

則杜預之身不跨馬當見棄於晉武周昌之期當不用於漢高王導之書不如羲之何以為中興賢相司馬光不能四六何以為有宋名臣由此以觀取人於標而棄其實者唐之銓法也然則如何而可曰人君清明在躬正己率物慎簡大臣以主銓選不次以彰廉能依格以勸年勞而僉壬無所施其巧吏胥無所容其奸斯可

矣

邪奚能舉善君子稱其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親夫舉讐猶可舉親其難也庸人之庇其親而薦引惡其讐而疎斥者固非所以儼君子然君子而以名為重者多矯情以舉讐割愛以避親此其跡與所謂庸人固大懸絕其為私則一也何則親者我也未能無我必斬忘我既斬忘我

日知叢說

卷一

九

即不能無我果其無我安知有親舉其善而已矣

漢命造乎高祖唐業創自太宗二君皆以用賢為急務而陳平馬周之遇且賞其舉之之人後先同揆誠有足傳者然陳平才有餘而忠厚不足且魏無知其故人也若常何之於馬周家客已耳輒知其賢命代草封事因以實對而薦之

其作合為尤奇况周性甚正必非有求於常何也雖然使當其時太宗不問問而不召召而不

用周之賢固無從而顯也惟太宗虛心好善遣使催促即拜監察御史於是馬周有遇主之感常何有薦賢之名太宗收得人之效一舉而三善備者此之謂也

日知叢說

卷一

十

山公啟事當時傳為美談余謂溝擇才資可為者是矣而先啟擬數人得詔旨所向然後顯奏之是不亦因避嫌而失大臣體國之義乎後世諫君而焚草者未必不由乎此然較之攬權市私與夫庸碌無能不辨賢奸者奚啻霄壤哉自虞廷九官有命商制六太有先而周官董正訓迪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六卿攸掌昉於此矣後世雖名制屢更代有損益然六卿為百僚之

倡六職為百務之總亦猶天地四時終萬古而不易成王之命百官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夫六卿同事王朝職有攸分而治惟一治以言其職則所掌不同以言乎治則總以阜成兆民為事耳天地以四時而成歲功然四時各一其時錯行而不悖總以布天地之化六卿之職亦視此而已矣

日知書說

卷一

十一

人君莫善於以天下之大為聰明莫患於以一人之私為耳目以天下為聰明者聖王之公心也以一二人為耳目者庸主之私智也以公心處之則雖薄海之大遐陬之遙不出吾照臨之中以私智處之則一二人之外一無所見而此一二人者輒蔽惑聰明專擅權勢則終於昏暗無知而已矣

賢君不世出名臣亦因主而顯君臣之間在乎誠意交孚大公至正而已矣周世宗嘗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禍故群臣有過則面質之有功則厚賞之用是文武各盡其能畏威懷惠其知公正作孚之道者哉

日知書說

卷一

十二

天下之憂而憂而其憂之也必有安民之實政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其樂之也必有保治之訏謨故廉非人臣之極詣周禮六事廉為本原以考小臣耳大臣未有不廉而未嘗以廉責之蓋以廉不足盡大臣之分而進思退思之際必更有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不然小臣尚以廉為本豈大臣而可簞簞不

飾哉

唐楊綰相代宗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減
聲樂黎幹省駟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蓋
綰之清名儉德其足表率乎人者如此然當是
時天下之弊政多矣代宗方倚之釐正紀綱乃
終綰之相寂無聞焉則綰之清名儉德不過自
善其身而非撥亂救時之相也

日知叢說

卷一

十三

唐太宗自謂以五事自勉獲致成功然考貞觀
之政其行之悖於此者多矣獨虛懷納諫為自
古帝王所罕有顧不歸美於是焉豈其歉然不
自足者乃其所以好之篤而其侈然自信者究
未有以驗之深乎

朝有諍臣讜言日聞非其臣之良實其君之明
也唯諾成風阿諛日進非其臣之辜實其君之

過也君有過而臣言之臣有言而君聽之天下

後世不嘉其臣而嘉其君以為進諫者臣之職
受諫者君之德也彼逞已私拒直言過失叢滋
禍延家國而不悟者獨何心哉

羅從彥有言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本於
忠厚則逆折奸私而不為刺忠厚出於正直則
保全善類而不為黨古之君子如汲黯之立朝

日知叢說

卷一

十四

關公孫弘張湯則所謂正直者也耶律楚材每
言事太宗曰汝又為百姓哭邪則所謂忠厚者
也然黯未始不忠厚而楚材亦未始不正直是
以後世均稱為名臣

三代以下漢文帝之於賈誼武帝之於仲舒皆
知其賢而不能大用唐德宗之於陸贄宋欽宗
之於李綱急則用之緩則舍之而究亦未竟其

施夫惟君臣同德用賢而賢得展其才若唐太宗之於房魏其庶幾乎

人臣事君苟無確乎不拔之守雖有猷為烏知不以為干進之階殃民之具漢之桑弘羊張湯宋之王安石輩何嘗無才惟才不執於正而無守是以債轅敗績雖百誅是人而不足以償其失故用人之道與其有才而無德毋寧有德而

日知舊說

卷一

十五

無才為其不忍圖已之私而敗民之事也

孔子告哀公以取人之法曰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而繼之曰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夫智能才也慤德也天下之士豈盡兼有才德者哉其兼有者固其上也不然或才勝德或德勝才吾寧取其德勝者焉此孔子之教也築室而經理爰謀之不預是無志也何以成翼

翼之觀為山而畚箕築削之不加是不勤也何以有巖巖之象為臣者以惟和惟一者崇其功進思退思者廣其業亦如是而已故必勵乃志策爾勤無致三年不成功虧一篑之譏焉

人君為政必自養民始養民有道在擇其牧民者耳是故除刑罰不如刑得其平蠲賦歛不如賦得其正其平其正不繫於上而繫於牧民之

日知舊說

卷一

十六

官且上下蠲租之條而遠鄉僻壤督催益切者有之矣上降欽恤之詔而窮黎嫠婦恩澤不霑者有之矣惟牧民者一得其賢則民隱上達君惠下施天下不治未之有也

人臣有權乃人主所大忌然奸臣擅權國祚是移與庸臣避權委靡充位迹雖不同其為國家害一也惟忠良之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有權

之名正所不避夫然後足以安社稷而庇生民不然者旅進旅退竊取利祿主忌則去矣奈天下何故忌其臣之有權者常出於中材之君若英君誼辟未嘗不假臣以權以資治理而君未嘗失權臣未嘗擅權也夫其假之以權之中即有制其擅權之道又豈中主懼臣之有權而別求監制伺察之術者所可比哉

日知叢說

卷一

十七

王道仁漸而義摩禮陶而樂淑其出也有源非無本之治其施也不匱非終日之謀天地資生而資始聖人引養而引恬夫是以皞皞熙熙相忘帝力於何有猶之人日事乎挹注而不知水之利我孔厚也若夫霸者之驩虞始如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又安足語并養不窮之道哉古昔聖王立教化之防昭仁義之則百姓和睦

導道遵路海隅遐陬罔不率俾者非強民以所不能實道民以所固有民之所固有者其自身父母生之其性自天地賦之聖王推已之孝以興民孝而教敬教愛初非離諸已而資乎人此至德要道所以為百行之本也故聖人以孝治天下亦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而已矣

過剛必屈過明必暗威褻而民習狃以輕法苛

日知叢說

卷一

十八

察而民巧詐以欺上是吾之所恃以為畏與明者正吾之所以不畏不明也呂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洵探本之論

周公告成王治洛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嚴中有寬也成王告君陳治洛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中有嚴也蓋周公之治在殷民未服三叔流言之時故必治之以嚴而濟之以寬至君陳

治洛之時殷民已久服周公之訓格其非心矣故治之以寬而濟之以嚴成王周公之意與文武之一弛一張何以殊哉

人君以敬天為心則必不敢慢其臣人臣以敬天為心則必不敢欺其君君臣一德而天功亮天功亮而治化成夫然後天為民而作之君君為民而命之臣均無忝矣

日知書說

卷一

九

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進諫以為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窳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可見天子受萬方之奉必當推本其所自敬天在於勤民修己乃以事親知稼穡之維艱體殷憂而無逸宣王中興之賢君尚忽於此無怪乎後世之以

宴安遊盤而廢弛此典者多也夫惟聖明之君小心翼翼勤民事體天心而敬誠不怠恆舉耕藉之典良由知此為百務之先化民之本也其致雨暘之若豐稔之徵不亦宜乎

古大臣之忠愛其君者莫要於防微杜漸去其侈心以永保夫君德蓋君心者民俗之所由成君心正則天下咸歸於正孟子所謂一正君而

日知書說

卷一

二十

國定也

君人者代天而子民臣工又佐君以亮天功者也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君奉天而臣奉君必幾康是勅內無一念之敢荒宵旰是勤外無一事之敢曠而猶歉然不以為足者此其所以感天地通鬼神馴致至治馨香福祿永綏皆君與臣共之也

龜錯曰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易也故嬖倖干馬諂邪進焉其邀榮寵希賞賽中君人之好者極盡其術名器既濫流品雜投天下事至不可復問君人者何苦設祿位以招匪人敗亂國政方以為報其勤也豈不哀哉

三代以下稱漢文帝唐太宗為賢主然漢文知人不足而安民有餘太宗知人有餘而安民不

日知叢說

卷一

五二

足就其似者論之雖各有其長而欲媲美於虞廷之知人安民難矣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四時宣其氣百昌欣其榮而於穆不已之理主宰其中者本至易而無難也地有山川河嶽涵負萬類飛走動息之各安其居發生長養之各順其序而安貞順應之德根柢其內者本至簡而無繁也樂由天作

其極也如乾之易禮以地制其極也如坤之簡

是故行綴地與羽籥作鐘鼓非所謂易也几筵升降酌獻酬酢非所謂簡也本之於中者和而愛則聞其樂者皆知親其親本之於中者和而敬則見其禮者皆知尊其尊尊尊而親親易簡之化也故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爭則由於不簡也怨則由於不易也豈所語於聖人之揖

日知叢說

卷一

五三

讓而治天下者邪夫不能極禮樂之至則不能易簡不能易簡則不能化成天下彼淫樂慝禮之日興無論矣即規規於器數儀文之末而不得其本原輒曰我能興禮樂也豈有當哉
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於是乎天地交泰陰陽訢合萬物發生王者財成輔相默協化工亦維是節宣天

地之氣調變陰陽之宜耳故周官所謂天產動物是也所謂地產植物是也動之屬為陽故作陰德以濟其虛植之屬為陰故作陽德以抑其盈此先王之世所以民登仁壽俗躋純熙山不童而澤不竭胎不殞而卵不殍物各遂生人無缺養豈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哉

上下與天地同流天地聖人之本一也故天地

日知薈說

卷一

三

無心而生萬物聖人無為而化萬民非無四時之運六府之修也化以藏往神以知來過化則誠在事先存神則物随心感神與化曾何天地聖人之有異哉

聖人之文所以化成天下是故法離之明則以聯天下之情法良之止則以定天下之分叙五典秩五禮六德所以培其根也六藝所以達其

枝也有本有文行之必自其身教之必由其道禮樂百年而後興王者必世而後仁不可驟也不可偽也後世人君若漢武之求遺經明帝之幸辟雍唐文皇之興太學宋理宗之尊程朱謂之為興文教則可謂之為化成天下之文則不可

叔孫通起朝儀不過掇一時之弊而已通固非

日知薈說

卷一

三

修禮之人而高祖時亦非修禮之時也惟文帝承平康之後躬明哲之資休養生息天下無事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者此其時也而不能舉道德之士興先王之法尚守通舊儀因循歲月坐致典文湮鬱讓美三代誠可惜哉

貴賤有等上下有別童服有制進退有度禮之節文也先王行禮之節文而清明在躬志氣如

神與天地同節故民莫不知和敬矣羽籥干戚以奏之屈伸綴埶以舞之金石絲竹以宣之翕純皦繹以成之樂之節族也先王奏樂之節族而淡而不傷和而不淫與天地同和故民莫不知和愛矣和而敬故秩然有文皆知尊其尊和而愛故雍然成象皆知親其親尊尊而親親則四海之內地民之衆有不化行俗美者乎自是

日知叢說

卷一

三五

厥後禮樂不修士生而目不覩進退揖讓之儀耳不聞六律五音之盛其有攻乎禮樂者縉紳之儒視為一藝朝廷之上亦視為末節而偶用之於祭祀宴饗其所謂和敬和愛者何在又安望其能導民而成教化哉故叔孫通之禮非先王之禮也祖孝孫之樂非先王之樂也欲治天下者必在於興禮樂興禮樂必在於修其親遜

致其和愛是教化之極也

居鄙屋者不知天之高登泰岱則知之泛潢池者不知水之大望滄海則知之修王道者欲得其門戶舍窮經曷由哉

先王之政固不可泥於必行要必識其為政之方與其所以施行之意而謹守之以為制治之本故同一什伍之政也周先王用之以仁民使

日知叢說

卷一

三六

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秦用之以虐民使之一人有姦隣里告之一人犯罪隣里坐之夫什伍之政豈能仁民虐民哉周秦之心各別耳

光武起自南陽甫誅新莽天下未定即思所以養治之方先訪卓茂授以太傅而封之且名曰褒德侯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得人之盛不

免遜於漢初然有善於高祖者非獨能保全功
臣也興教化重農桑使天下甫出兵戈焚溺之
苦即有遂性樂生之心則又高帝所不能而必
待文景者也以創兼守吾於先武見之

太宰統百官其專司也而以九職任萬民則司
徒之事而仍為太宰所統也太宰之均四海於
凡九職之事九職之民莫不使之安其間里足

日知齋說

卷一

三

其衣食無游手以失職者無饑寒以失業者無
背禮而棄義者無奇巧以惑眾者夫如是則敷
天之下罔不率俾五穀以時庶物遂生所謂因
民之利而利之而民之蒙利已無窮矣或謂周
禮為理財之書雖太宰亦掌其事不知先王言
利利在民後世言利利在官安可以後世附會
之說謗先王之良法美政哉

劉晏領度支凡事存經久之見而不計小費推
之以權鹽鬻穀其出納之權必委士類以養民
為先事必於一日中決之以防胥吏之弊用能
為唐世言利諸臣之最論者有取焉則夫以義
為利惠而不費國用以裕而民獲盈阜之賜者
其經國大猷更何如耶君子是以讀大學而識
生財之有大道也

日知齋說

卷一

三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九國之玉
鎮大寶器藏焉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先儒
以為重民穀之事與玉鎮大寶同而余則以為
有過之無不及也何則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
天民食足而後教化興教化興而後國治安國
治安而後祖宗之器得以常守而弗墜是民穀
之數重於守器也且欲周知民情莫若周知民

數欲周知民數又莫若周知穀數蓋能周知穀

數則歲之豐歉可稽民之生齒可考由是均其

土壤定其邑里秩其多寡平其政令舉天下之

大而燭照數計兼并者無所容其巧也先王於

其登獻之時必拜受而藏於天府不以是哉

月令所云來歲之宜即象魏所布之政先王治

民原不期於朝令而暮改也宋室行新法舉周

日知叢說

卷一

无

官一歲五歲三十歲皆有變更之法以附會其

說謬矣

自古有一治必有一亂有一盛必有一衰此天

運循環未始不由人事致之也致治之主其兢

業恒凜於板蕩之餘驕亡之君其奢泰常肆於

宴安之日語曰君相不言命謂其有造命之權

也若諉之天數之適然亦已過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國語敬

姜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

勞也語若相反而實相資孔子曰民可使由之

夫可使由之則無論富凶之歲沃瘠之土而皆

可迪於善豈非牧民者之責乎牧民者能以父

母視子弟之心視民則無論家之貧富年之豐

歉皆欲導之以善故歲富而民不至於淫歲凶

日知叢說

卷一

三

而民反習於勞土沃而多賴以為善土瘠而不

陷於暴亂若聽民之轉移而無以化導之則歲

非富則凶土非沃則瘠必至無一為善之民矣

孟子敬姜之言謂民之自為也余所論則牧民

者也

論者咸曰井田必當復封建必當行鄉飲酒禮

必不可廢三者之中尤以井田封建為要不知

欲行井田而致亂者王莽也行封建而致叛者漢七國之難發於景帝也以鄉飲酒禮為可少緩而行之反無大弊者唐元宗之令州縣是也然考元宗時先王教養之法一事無有而獨取鄉飲酒禮行之是不過博遵古之美名耳誠何益哉

軒轅氏命伶倫取解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以

日知舊說

卷一

圭一

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準隔八之法以相生六律之義所由昉也六律定而度量衡莫不定焉六律所以為萬事根本而黃鐘又六律之根本也蓋古之聖王其為民之計至深遠矣為之食以救其饑為之衣以禦其寒處之宮室以去其昏墊董之學校以化其澆漓猶恐其相欺

也為之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衛之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大司樂以成均之義教王胄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凡民之俊秀所以作君作師既富方穀者也然其法天時興地利導人和以興作勞息莫不以六律為之根本授時以歷而歷本於律齊民以政而政本於律是故分至寒

暑之各應其時而歲月日時無差也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各自其十以登於引則度之長短皆得也黃鐘之管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為一龠十龠則合積而至於斛則量之多寡不忒也一龠之重十有二銖倍之則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則衡之重輕不爽也黃鐘正則六律正六律正則萬事成夫天

日知舊說

卷一

圭一

下至大也萬事至紛也以一人齊萬事執此以往莫之或差也此古昔聖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也與

周禮寓兵於農時無養兵之費然以戰陣之事教耕鑿之民日教之則勞月教之則踈而當時不見其害者以處之得其當也大司馬掌四時之田仲冬大閱前期群吏戒衆修戰法則春蒐

日知書說

卷一

三

夏苗秋獮視此矣數月之中而以數日修戰法則民不勞前期試之則民有餘暇必朝夕自試於坐作進退刺擊之法可知

常平社倉之設均貴乎得人然常平在官社倉在民在官者法立而事權畫一在民者情私而弊實業生其理易明也且天下州縣不過千數百而州縣中村社何止數萬求千數百賢能之

人猶難而况數萬乎使州縣皆得賢能之員審民之有灾而先為申報當民之饑饉而即行賑貸則常平之粟固足備而常平之利亦無窮社倉雖有利亦何必行之哉

宋曾鞏之議賑也以為有司建言請發倉廩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但日不可以數計人不可以枚舉如以十萬戶待食十閱月將何

日知書說

卷一

三

以濟且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誠偽會計之擾辦給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故鞏又曰不如一舉而賑之設遇此大侵當賜錢五百萬貫以完其居貸粟百萬石以給其食既免日日就食之勞且無胥吏侵漁之弊而農得以修其畝畝商得以治其貨賄流通轉移一切得復其業而生生之計不窮况貸之於今而收於後則

儲蓄之實無損實費者為錢五百萬貫而已然
五百萬貫之錢一百萬石之粟亦非荒歲一時
所能卒辦者必也藏富於民藏穀於社使饑荒
有濟水旱無虞一遇歲歉即以鞏之議行之此
又在為政者平日經畫之得宜耳

唐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令州縣有饑饉者
不待奏報即便開倉給訖奏聞余嘗善之蓋當

日知書說

卷一

五

賑而賑如救焚拯溺刻不容緩使奏報遲延曷
有濟哉

宋韓琦請留没入戶絕田不鬻募人耕而收其
租以給老幼貧疾謂之廣惠倉立法甚善其後

王安石相神宗行新法鬻廣惠倉田以為青苗
錢本惟知利國而不知利民卒之民病而國亦
無所利焉一廣惠倉也由魏公而置由安石而

鬻相去奚啻千萬哉

自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救人之困湯以莊山之
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而鑄金為幣之製
興然初未詳其鎔冶之功為何如周郭之形為
何式也自太公立九府圖法而錢有專司輕重
以銖以賑救民民患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
而行若不堪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輕重得

日知書說

卷一

五

宜公私交便有無賴以相通軍國資以充裕此
錢布之所以流通而無弊也自時厥後秦有八
銖漢初有榆莢八銖失之太重榆莢失之太輕
太重太輕非所以裕國計資民用也故武帝斟酌
其宜鑄五銖錢周郭其質後世論者以為得
輕重之宜蓋銅出於山成於人若錢之為質輕
而可以多取貨人孰不盜鑄以圖利嚴刑密法

有不能禁者錢之為質重則銅炭之費鎔冶之工監督匠役設監置場之所需一錢之用不足以償一錢之本國家又何賴於鑄錢哉故鑄錢必始於權輕重而輕重之得宜莫過於五銖誠做漢法之五銖鼓鑄以利民則府庫以實而國用有儲乃得錢法之中總之鑄錢之弊在於輕重屢更屢更之弊三代以上無有也自秦以後

日知叢說

卷一

三十一

始有之世道有隆替風俗有淳漓稽古君子所以致歎於三代以下也

私益之害莫若巧法自利之大商與夫擁眾持兵之大梟然是二者非與胥吏汎兵相首尾勢不能行有司能輯軍課則大弊立除其一二貧民私竊少許資以餬口者比之網之漏魚而不論斯上下均賴之政也

人稟五常而備五倫倫莫先於君親常莫要於仁義戰國時功利之說中人而倫常之理掃地矣惟利是求而遺棄其親者有之背叛其君者有之雖為其君親者亦惟利是視無怪其子若臣之遺已後已也故梁惠王首以利國問孟子而孟子即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仁義與利勢不兩立循乎利則至於不奪

日知叢說

卷一

三十一

不饜遵乎仁義則人各親其親各敬其君而和順之風被乎天壤然則人何苦而不為仁義去功利哉

明德即慎德也慎德即所以明德也格致誠正各極其功而德明矣由是而有人有土有財有用即修齊治平之事也天之於民呼吸相關毫釐不隔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是以聖王敬天即以勤民重農事惠鰥寡所以誠萬民而動天鑒也樂記曰民有德而五穀昌詩曰綏萬邦屢豐年蓋以求天之貺必盡民之事而盡民之事又非徒促耕捕蝗之虛文也董戒勸勞之有方禮樂刑政之不忒則應感之符自有莫之或與者然為上者知天人之響應而又必盡人事以代天工重懲游惰輕徭薄

日知書說

卷一

五

賦使民知惟力田為安利疏川渠修塘堰以資灌溉然後農不督而自勤財不歛而自阜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若縱民暇逸而田疇荒倉廩匱即使五風十雨亦難望其自天降康矣漢文帝除肉刑改為笞法然笞五百者率多死至景帝減其數定箠令以竹為之自是笞者得全史載死刑既重生刑又輕民易犯之余以為

生者易犯輕刑較之生者或致於死不猶愈哉且既犯輕刑則非當死之罪明矣而被笞至死仁者所不忍也文景並稱有以哉

臯陶之稱舜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言無刑之必本於仁也漢宣帝能用于定國為廷尉可謂得其人矣置廷尉平可謂稱其名矣而仁敬未孚本原未粹此其所以有趙蓋韓楊之獄

日知書說

卷一

四

司馬光曰春秋傳云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余謂用兵以得人心為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若徒以法繩之又安望其冒鋒刃而樂為用哉

文以治內豈內地絕不講武略武以治外豈外地絕不敷文德哉若然則干戈起於肘腋何以

克戡而延頸嚮化者終古不霑王澤矣惟夫文以濟武武以濟文而剛柔互施焉則折衝樽俎文非徒文也武在其中矣德威惟畏武非徒武也文在其中矣

人君一日萬幾布政出治端惟一心心欲其虛不欲其實虛則受益孔多實則忠讜莫入也唐太宗初年聽諫不違改過若決其後頗自以為

日知叢說

卷一

聖

是遼東之役力排衆議行之至於傷威損重始恨魏徵不在蓋太宗能治其事之末不能治其心之本事可勉強於一時而心不能持之於永久故其始也若是其虛受至治成則放焉究非虛其心者也虛其心則無內外無始終安止順則人欲無由而間之故為君者莫先正心

易云謙尊而光所謂謙者豈徒卑宮室罷貢獻

辭尊號却瑞符已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事天之謙也關門明目舍已從人用人之謙也毋長傲毋縱欲毋極樂毋滿志莅政之謙也具此數者然後有以持盈保泰長此又安昔魏徵當貞觀極治時上十漸疏可謂勸其君以有大而居謙蔡京當新法敗壞之餘猶進豐亨豫大之說以蠱惑君志賢奸之用心從可知矣

日知叢說

卷一

聖

蘇軾有言麴蘖鹽梅和而不同也蓋臣之於君不以阿諛為善亦不以激訐為高惟視乎理之所在而已矣苟合乎理君是之而臣亦是之不入於同也苟背乎理君非之而臣亦非之不入於同也若君之所為合乎理而臣矯之以為非固不可倘君之所為背乎理而臣諛之以為是不更謬哉

天下至廣也萬事至曠也雖有智者博量卜度不能窮其然惟以誠行之則至簡至易易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霸者之驩虞豈無假仁義之政然而不誠也三代以下欲治之主多矣惟其不誠是以無禹湯文武之盛是知治天下者能致其一於智仁勇以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身不修家不齊國不治者

日知舊說

卷一

聖

未之有也推而達之天下而天下不平九經之績不舉者亦未之有也若夫舍誠而別有所資焉是猶北轅而適越

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忠順之意形於禱祠親愛之心並非勉強及公田既渥私田亦霑婦子恬熙樂其樂而利其利仍歸於上之所賜耳自非上之恩德素逮有以淪肌浹髓其

孰能誠民心志至於大順如此哉夷考甫田之詩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即其惠下勞農之念所以感民者深則其施於政事者固不可考而必其漸仁摩義非歲月之暫可知矣

遐方入貢梯山航海懸橦度索効幾百千人之命力致之京師不過供一時觀玩已耳人君奉天子民雖日孜孜猶恐不逮况更怠荒其何以

日知舊說

卷一

聖

治秦皇令徐福徃海上求神仙終失千人無所得漢武令貳師將兵求大宛汗血馬費經百萬人亡過半得馬纔二十四是二君者非儼然為民父母乎夫告父母以殺其子雖愚人不為豈二君智不及此良以逞己私則不顧人命也卒之秦忽而亡漢幸而免亦安能長享其樂哉天下之治不生於富庶之日而常基於經營勞

苦之時亂不肇於板蕩之秋而常伏於宴安逸樂之際是以人君憂勤則業成驕肆則政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無時不慎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無事不慎也人情於可虞之際或致其矜持而當已安之日易生其忽畧於所易忽者而無所不用其慎斯所以制治保邦而永享鴻業也歟

日知叢說

卷一

聖

日知叢說卷一

日知叢說卷二

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本非有二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為生即具此理以為性故體之於人即可以識天命之不二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无妄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為知覺也不

日知叢說

卷二

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為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也夫豈別有所謂理而可以妄加之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旨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蓋誠為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極其誠然後能合其宜合宜者道心也一有偽焉則悖其宜悖宜者人心也自舜發道心人心

之說後世學者遂謂道心為天理人心為人欲而不知道心乃性理之端倪程子所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即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見陰陽也至於分而為陰陽則固非太極矣然則性理而但該之以道心可乎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含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雜於

日知書說

卷二

二

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至於晝中有夜夜中有晝男中有女女中有男水中有火火中有水之論雖其相生相伏之數也要之其去太極亦已遠矣方之於人則如人心之不可為道心也未達於性理者自作主張別生枝葉妄自以為有道心而不知其入於人心為已甚矣善學者求其

性之固有循乎已之當為克已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即性即理本源之學於是乎得致用之道於是乎通古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為不虛矣

天命之謂性秉乎天者即生生不息之理率性之謂道體乎人者皆生生不息之心此仁之所包四德而羞惡辭讓是非皆原於惻隱貫萬

日知書說

卷二

三

善而親親仁民愛物皆根於不忍也

天有四德而元為長人有五常而仁為首故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有仁然後可以成其為人以明仁之不可須臾離至程子復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蓋與孟子之論互相發明夫惻隱之心為仁之端未有心具乎仁而無惻隱之心者也亦未有離惻隱之心而為

仁者也蓋仁舉其全體而惻隱見其一端人能由是心而充之凡事莫不用其惻隱則仁豈可勝用乎非特此也必燕居獨處無所不存其惻隱之心則所謂在腔子裏是也以之克己則已克而禮復以之應事則事順而心安滿腔子中無非惻隱之心融融然怡怡然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豈外是哉

日知書說

卷二

四

聖人之言其遠如天所謂化不可為聖不可知終身由之而莫能盡者也其近如地所謂日用飲食出入起居無一事之可離無一息之不在者也然遠以近譬近以遠彰遠天即近地之理近地即遠天之施

行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試問有德之君子其所行之道與夫所謂有得於己者為何若乎蓋

無所得也無所得然後為實有得而德在是矣是德也無得失之見也無人我之見也夫必有人我得失之見而後取與形焉無人我得失而取為誰取與為誰與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然非獨私惠也即詩所云示我周行以德為惠而君子亦不自留也蓋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天下之事無非吾分內之事有

日知書說

卷二

五

何私惠乎示我以德無非吾心中所固有何必留於心乎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已不計其為人為我為取為與而斤斤焉於交接之際計其為德乎為非德乎吾其留之乎其不留之乎是皆訓詁者失經文之本旨聖人之意必不若是矣

記曰報者天下之利夫君子不言利而天地聖

人則以利為四德之一且以占天下之報者豈不曰報以天下則天下之報即天下之利以天下之利報天下天地聖人何容心乎故物之來者報之因其自然而各當其理各適其性此利之在我者也物之去也報之亦因其自然而各遂其生各觀其成此利之在物者也利在我而無我利在物而因物所謂以天下之報普天下

日知書說

卷二

六

之利也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天地無心以萬物為心聖人無情以萬民為情報者天下之利益如是而已矣

張子正蒙謂大人有容物無去物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有心之容乃無容也無心之容乃有容也既為無心之容則於何物而見其有去來哉於物而見其有去來者必其無心未造

於極者也天地聖人如是無心亦如有容斯已矣雖間有去物亦容其去而已矣即其所去之地亦在吾容中而已矣若謂去物為推之使去是以凡人心而度天地聖人之無心也若謂去物為物之去而天地聖人聽其自去是猶以天地聖人為有心而度天地聖人之無心也夫無心而有容此大人者所以與天地合其德

日知書說

卷二

七

歟

周子通書曰廓之配天地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也使其不廓則天地不見其為天地安所為配配之云者天地配我而已矣蓋仁義中正性之理也聖人行之則為道然是理也豈以聖人行之而增凡人失之而減乎夫有增減則有絕續欲以配不貳不息之天地不能也然天地不

遷而遷者也聖人之道遷而不遷者也不遷而遷極乎氣運遷而不遷統乎理極氣會理而理統氣故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而已矣

修身莫過乎知禮而徒知無成也必契其本徒契其本亦鮮通也必致其用故致其用則急躁者失涵養之方優游可法矣契其本則詐偽者失踐履之實忠信為美矣忠信以立其基則卓

日知菴說

卷二

八

然有自立之志而言不苟言行不苟行內外如一言行相符於是焉修其威儀飾其容止雖溫厲恭安亦由是馴致以底於化而已矣是故忠信舟也優游楫也二者雖相資其先後節度君子不可不知也

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故有命之說使知出於天而各有所限富貴不可倖求貧賤不可苟

避用以防其欲念之萌此乃聖人為中人設教也蓋天命之謂性此命非所謂利害榮辱之命也混然而太虛漠然而無體雖仁義禮智之德皆其中所包涵也而尚何欲之可防哉上帝之所命命此也聖賢之知命知此也君子之所謂命謂此也若夫防欲之命尤其比之糟粕者耳何也一言乎防欲則其為欲已大而其為命已

日知菴說

卷二

九

小矣夫子罕言命不以此歎

太上無思非無思也盡人物之性而思不可名狀也其次慎思勿動於朋從也夫有所勿動則有不能不動者此固聖人所不能強於常人亦曰教之以睿作聖而已蓋初於思中蕩滌邪穢使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然後於理事之應無所不通通微則睿而睿作聖矣此自明而誠之

事也

邵子謂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者其明於理氣之說乎指節象天之四時掌文象地之五方人所易知也人各有所以象之之理舍之而弗由而欲舉手以知天地天地豈易知哉春秋之溫肅指弗知也山川之流峙掌弗曉也惟觀四時之運行誠如指節之自動五方之遙隔

日知書說

卷二

十一

近如掌文之可睹則氣即理而理即氣三才之道一以貫之矣

少儀云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蓋教人主敬之學也夫言主敬敬豈外來哉心與敬二則有時而敬有時而不敬又安能合虛盈有無而一之哉聖人教人常使人反身而誠誠在於身又焉用反此其義正與少儀相發明學者誠能與

敬合一則執虛與執盈入虛與有人原無二致不見有敬之可主况有不敬之事乎

易曰聚而上者謂之升實君子為學力行之大法蓋地中生木有循序漸進之象焉故其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地中生木非助長之比也積小以成高大則有事焉而勿正也聖賢教人之法非一端莫不歸於溫故而知新循序

日知書說

卷二

十一

而日進若夫推之為治而允升于大猷亦未有不由於此非聖學之外別有治功也

莊周云不物故能物物言無心則無物之見存然後能盡物之情而無所蔽也有物無物如鏡之照與不照而鏡有所不知大物小物如鏡之大小隨應而現而萬物各一其象其於道非概乎無所見者然其異於聖道者即在此聖道若

何曰聖人有心而無為

莊周曰至人無已非無已也無有已之見也其消息冲融猶透水月華虛而可鑒夫月現於水而月不自見其為月猶物備於我而我不自見其為我則雖應物而動猶不動也故以靜止動者猶之塞耳而不聞耳尚在也不動則可矣動則物或擾之至人之無已也譬之無耳尚何有

日知叢說

卷二

十三

於動不動哉然聖人之止所當止而不見有已與物也則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度不見其人

莊周謂無用乃可以得大用所謂無用者謂為世所棄也所謂得之為大用者以不材終其天年也是以求得大用而漫為無用以避世患其與戰國縱橫之學相去蓋一間耳君子行法以

俟命然幾見其必逢世患哉周之論單豹張毅也又明言其兩陷而無所逃故余謂周之書以知命達生為宗其實命不能知而生亦未能達也

君子謹言慎行欲其身之無過正心誠意欲其心之無過内外交修功每相資者皆言其用力也心體本無過聖人無待於去過舜之由仁義

日知叢說

卷二

十三

行非行仁義是也

人君慎德而後德盛然慎之為言通内外貫終始微有矜放之心則非慎矣非慎德安得盛哉德不盛則敬不能勝怠義不能勝欲而狎侮作矣狎侮之念萌於中則狎侮之事見於外待賢之禮有必虧臨民之體有必失故慎之為言徹上徹下而務絕其狎侮之萌者也然以慎德而

制夫狎侮狎侮仍未忘也苟慎或有時而懈狎侮之乘也如故惟夫慎之又慎以至於無可慎則德盛而不自知其德之盛於狎侮乎何有非聖人孰能與於斯哉

文之興也敬之所以瀦也然無文又不可以表其敬是蓋體用相成之義而立其體以達其用者蓋少逐其用而反背其體者蓋多聖人有見

日知書說

卷二

十四

於人之若是也故正告之曰至敬無文然文之為文亦豈外至敬而別有所謂文哉

張子謂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子貢嘆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此即其得聞性與天道也使以性與天道為可聞則並文章亦不可得聞矣文章者何即禮樂也禮樂與性天並非二事然制禮作樂者必有聖人之德而居

王者之位是不可以得兼也豈常人遂不可聞性與天道乎性與天道日在人目前而人弗由之雖揖讓俎豆之間俯仰琴瑟之側謂之為能禮樂者不可夫不有無容之禮無音之樂以與人相周旋乎識乎此則所居者安和而悅豫所謂唯聖人為能饗帝唯孝子為能饗親者具於是矣

日知書說

卷二

十五

天子之貴四海之奉其娛心志悅耳目者何窮而周公作禮必曲為之防者所以謹患難於未然杜放逸於未作故雖一食之頃必以樂侑樂主於和而入人者深所以優柔涵養而導之以心和氣平於是乎天下之大本立矣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皆有志於學孔子之道而資稟之剛柔學問之深淺雖聖

人不能強齊故同一問仁必因其人而答之如告顏子以四勿示仲弓以二如二子固七十子中之首出者然四勿則大而該二如則簡而約蓋惟顏子可以盡絕私意直探本原而仲弓則猶待勉強之功以造乎仁者也學者由仲弓之敬恕而日積之至於私欲盡天理行斯即顏子之克復歸仁可決其幾於一日聖人之仁體不

日知叢說

卷二

六

即在我乎

謙尊而光卑不可踰非止應事接物之間為然也且明夙夜無時而不然如執衡焉必適其平如執權焉必適其中守之以兢惕奉之以退讓夫如是則有所持循而驕泰之氣日益以消冲和之美日益以積豈非德之柄乎天之生聖賢也非欲其自善一身樂道守困於

世無補以終天年而已必將使其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故聖賢所處雖用舍不同而畏天命憫人窮以斯世為己任其心未嘗一日息也顏子與孟子其揆一而已矣孟子當戰國時王道式微處士橫議天理民彝不絕如綫百姓困於虐政如在水火中而拯救之不可以少緩故不得不如孔子生春秋時而以命世自任

日知叢說

卷二

十七

不敢效顏子之閉戶者然設使顏子之時而無孔子則簞瓢陋巷油然自樂者必變而為斯世斯民之憂惕然而不能自已蓋孔子在則顏子從師顏子之憂孔子憂之矣孟子嘗云禹稷頌子易地則皆然顏子之異於禹稷即其地之異於孟子耳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量與夫皇皇汲汲痲瘵一體之心曷嘗少異哉

身欲勞而心欲安身勞惟何義理之事多不適已必寧受其勞而為之心安惟何中和之養多不從欲必強求其安而為之推而至於利害死生之際莫不惟求其心之安而不顧其身之勞習之久而漸即於化焉亦能泯安勞為一致合身心為一體矣故求仁得仁心之既安身雖勞亦安也若徇利縱欲以求身安心甚勞而身亦

日知書說

卷二

十九

不安也故修身俟命之君子勞則不避安亦不求故常得所安而亦不見其勞焉耳

張橫渠曰心統性情情之未發則為性自其初發未發之間氣乘理而出性動而為情者曰知覺知覺者吾心之良知良能也然非本天命之性又何以發皆當理而不失其天哉故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君子之治喜怒哀樂也惟在涵養之功涵養之功亦曰存誠主敬而已誠則无妄敬則無慢存之於不睹不聞之地而謹之於莫見莫顯之時至於久而不已則天理全而人欲泯惟率其性之本然而發為情之至正喜怒哀樂有不中節者乎故敬以直內涵養之謂也義以方外喜怒哀樂中節之謂也欲其發之中節必其存之也

日知書說

卷二

十九

中中者中也中節者和也中而和則大本立達道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矣

一物各有一理而物物共此一理大小始終表裏精粗皆本純一之理以行之不息之誠以守之自夫婦日用之常以至於家國天下之際統有宗會有元汎應酬酢無不曲當一貫之道至此而得矣

忠信不主則或存或亡而不能保其不失聞義不徙則或作或輟而無以為高遠之基善人之質美未學主忠信而不徙義者也然無徙義之功則忠信亦不能察識擴充以復其本然之全體故精義以啓徙之端所以察識此忠信也集義以盡徙之實所以擴充此忠信也

聖賢教人惟在收其放心所以收放心者尤當

日知書說

卷二

二十

於靜時求之蓋人心之動因物以遷是心之放由於動也惟於靜時主敬存誠以涵養之偶有私欲之萌即省察而克治之如是則放心收而天理之公常在我矣朱子所謂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放心即此意也蓋專一誠也嚴整敬也不誠則理不能存不敬則私不能克私克而理存放心收矣

君子之學所以已物兼成者亦曰明通公溥而已明通本於靜虛公溥本於動直動於外而直返之於內則公溥靜於內而虛達之於外則明通合內外徹上下孰有外於誠之理乎

周茂叔有光風霽月氣象蓋其廣大寬弘之量得太極自然之理又與二程張朱有不同者矣故茂叔生知者也明道幾於生知者也伊川橫

日知書說

卷二

二十一

渠晦菴學知者也橫渠教人以知禮成性伊川教人以主敬其氣量固不若茂叔之廓然而同為傳道之大儒則又所謂及其成功一也福善禍淫天地之心也然亦人之自取天地豈有成心哉或者謂一灾一異皆有其應一言一事皆得其報是以已之私心度天地之有心也或者謂天變不足畏感應未必然是以已之放

心度天地之無心也

學者希聖而希天其所以用力之道必省察以謹其幾必涵養以完其性幾不可不謹否則縱性不可不完否則狹縱而狹有一不可言學也故主一無適而本立矣格物窮理而知致矣返已體察而實踐矣夫然後優而游之饜而飫之鳶飛魚躍無非自然之趣也沂水春風無非自

日知書說

卷二

三

若之天也於以暢吾中而廣吾志私欲潛消渾然天理殆與造物者游而豈兀若槁木自以為有得者所可比擬哉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以言乎內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以言乎外也中庸則兼內外貫終始為天命之當然精微之極致孔子所以歎聖者能而民鮮能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雖在物而莫不

涵於此心也內也義雖因物以處而要皆此心之裁制也則義亦豈在外哉故當其寂也為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為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由是言之舍理則不可以言義而外義則不足以為理君子不憑心以為理以理之麗於物者為理此萬物皆備之體也

日知書說

卷二

五

非徒循物以為義以循物之理而處之各得其當焉此萬一各正之旨也

物無終始而一歸於朽鳥獸之飛奔斃焉而朽華木之榮爛蟲生之而朽草茂於夏而秋朽之燈明於夜而晨朽之金鐵之剛或煨之玉石之堅或琢之其終亦莫不歸於朽其於人也亦然被服衣裳爭名競利其生則榮沒則已焉於是

卓然有志之士思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各垂不朽於世吾謂立德而無傳道之言以牖來者安知不使人疑為黃叔度之儔立功而不本於內聖外王之學安知不為管商雜霸之治至立言則蘓張莊列皆能之適以為生心亂政要必如漢之仲舒隋之文中子唐之昌黎然後可謂立言而仲舒文中子昌黎未始不本於道德仁

日知本說

卷二

五

義以為言條對時事又章章有本末可見施行由是觀之必合三者而皆有之庶幾可稱不朽馬耳

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志以道寧之事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以道接之事也

程子曰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學者內而無適以存其誠外而整齊嚴肅以致其敬內外交修動靜有養而德一矣德一則常而純常而純則動惟以理吉之道也

王守仁曰求靜之心即動蓋至人無心以萬物為心以萬物為心者即萬物之一動一靜無非至人之心也彼其逐逐於物而失其本心者非

日知本說

卷二

五

物之動其自心動也以是為可厭而求靜以安心者不知其動為已甚也且夫厭城郭之喧譁者走而之鄉邑為可避矣久之而鄉邑猶有人在也又走而之山林為可避矣而山林之中鴉鳴雀噪不可避也即驅鴉雀而空其林風生籟動庸可避乎周濂溪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程明道曰動亦定靜亦定豈必却動以求靜哉

地主載以任養萬物為功仁道之行無物不載則仁乃萬物之地也儒行謂敬慎為仁之地譬之夫觀海者但見其汪洋無際而忘其載而振之者地也必敬慎之心無往而不存然後仁能體事而無不在猶地之可以載水水之不可離地也靜而不能敬慎則心放而仁之體無所託動而不能敬慎則理失而仁之用不能行然非以

日知書說

卷二

五

仁居之則所為敬慎者亦且空洞而入於虛無矣

海若之見少非謙言也然猶有見在焉故不過博向若之歎非無名也比之河伯其為小大則殊矣其為自多又何以異哉至人之見見無見也不存乎見少况存乎見多哉譬之契水之本源而天下無非水也大而為渤海細而為牛蹄

之涔在牛蹄之涔不見其少在渤海不見其多不見其多故可以為牛蹄之涔不見其少故可以為渤海海若之存見少是但可以為渤海而不可以為牛蹄之涔也故大德無名必小德之咸備也大器不形必小器之盡該也大智若愚必小智之悉察也大功無成必小功之全奏也如是則水一而已何有渤海蹄涔之分哉是之

日知書說

卷二

五

為不貳

聖人虛其心而心存備萬物而非增無一物而非減如是則雖日與物應而無應物之心無應物之心故天下無不可應之物也盖心猶鏡也必本體至明然後物至必照而無物可以蔽之塵集於鏡而鏡即照塵奩掩夫鏡而鏡即照奩墜鏡於塗而鏡即照塗舉鏡於空而鏡即照空

其本體之明不可息也苟雜鉛錫以為鏡則雖勤拭之而其昏也不待頃焉聖人之心常明以其湛然而無欲耳

謂天地為有心乎有曰天地無心而能生物者矣謂天地為無心乎有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矣是天地之心不可見於物之生生不息可以知天地無心之心無心之心不可謂無既無心

日知書說

卷二

天

矣不可謂有然則謂天地之心即萬物之心不可謂萬物之生皆分天地之心以為心庶乎少近之耳然萬物之各執其心以為心者并非其本心也不得於已則有怨見可愛慕則生貪天地之心不如是也萬物之本心無以見則天地之心更不可知然物之生既分天地之心以為心則雖皓亡反覆其本心不可得而見而亦非

終不可見百事之昏而一事之明則其本體依然可見矣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德者得於己之謂也其德何似量亦隨之上德之不德其量不可量也下德之不失德其量猶可量也夫有可量則仍與天地不相似天地以不可量者為量此天地之所以為大聖人之為聖異以異是

日知書說

卷二

天

思慮人之所必有豈能盡絕之使息耶况此有以絕之者又非思慮而何哉惟居敬以立其本廓如太虛之濶而不覺其廣朗如秋月之皎而不覺其明應物而不應於物役人而不役於人夫然則理尚不自立而况於欲乎正尚弗自居而况於邪乎夫有意息思慮是錮局以防賊也任思慮之外馳亦開門以延寇也延寇者固不

足道而防賊者亦豈有得哉且大盜惟恐其錮之弗固也

老氏之絕仁棄義固以煦煦之仁子子之義為不足高也况非仁義乎晉人之絕仁棄義乃有執乎仁義不足高之意而特以此為是也夫有所為是豈老氏之旨哉老氏之道固不足以治天下况效其糟粕者乎

日知舊說

卷二

三

仁之未發也渾然廓然大中正而已矣人欲觀仁不知何者之為仁也惟其接於物而如心之謂恕然後有以見夫仁之施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之行乎恕者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恕之歸乎仁者也觀書所以長我志氣拓我聰明且日知所未知日行所未行久之而內不見我書即為我外不

見書我即成書此與書為化而不以心稽者也故易大傳曰默而成之存乎德行

聖賢之學即見乎聖賢之書使聖賢於書之外別有所謂學則書非聖賢之書學亦非聖賢之學夫聖賢立教本欲使人人因書以修聖賢之學以至聖賢之地豈有遺哉豈有隱哉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是語也曾子言

日知舊說

卷二

三

之董仲舒舉以告其君橫渠張子又稱之以教學者則知上而人君下而學者均當自勉毋使徒聞而不尊知有餘而行不足以日入於空虛無實之學焉則幾矣大學端本於明德而已及於新民用力於知止而已要乎能得所操者約而所談者博理固如是也然必至於本末無間終始合一無所謂先

而無不可先之即先天而天弗違也無所謂後而亦可以後之即後天而奉天時也非大人之學其孰能與於此

敬者志之所由以立者也敬於所存則志於希賢希聖敬於所發則志於堯舜君民徹上徹下無內無外察理則思極其精處事則思極其當如是則吾性吾命之學與修齊治平之實一以

日知書說

卷二

五

貫之此嚴恭寅畏所以事天而古聖人之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者舉不外此也

學記曰先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君子之學何以異是滌性命之原返昭曠之本湛湛然出之無窮之府引之不竭之淵所以疏其源也遊之乎詩書之圃行之乎仁義之塗沛然其內充而外達也浩然其日引而月長也優游漸進

不舍晝夜而終必至乎大成所以竟其委也雖然疏其源而達其委者又豈有所作為也哉孟子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君子為學無躁進之志也無穿鑿之巧也順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至於一旦豁然貫通則達海之勢有莫能禦者矣不然者無萬川之歸又安能不竭於尾閭之洩哉

日知書說

卷二

五

四子言志於由點一與一哂在聖人初無垂教之心而默而成之化而裁之已使人有悠然自會於意言之表者故聖教如化工云

周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而戴記有曰三日三夜無絕火蓋物有久而後熟如此者讀書亦然立志以端其本如煮之先以烈火也主敬以救其中如謹視其火候也涵養以成其

終如物既熟矣以細火養之使全其味也如是而才醇而德美矣讀書而未至於成則是煮八珍之物半熟而置之也不可惜乎

萬物其同乎羽生者不可以疾趨鱗生者不可以陸游萬物其異乎含靈者咸具其覺知成形者胥歸於物化然有不同不異天地不見其大而纖芥不見其小管乎物我之間而不識其名

日知薈說

卷二

三五

之自始者其誰耶故螟蛉螺贏異體也苟祝之則速肖之仲尼顏子異形也苟祝之則速肖之自其異者而觀之則無同自其同者而觀之則無異也若是乎同異之不可恃而人第執其既肖以後者為同而不知肖者非生而同又烏知其不同者之一本於大同耶

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人心之所接皆天地間

萬有不齊之物以一心應萬事而有餘者聖人也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不見有己不見有人故無所為思常人則心役於物思之所以憧擾而勿從也朋之從雖有善不善之分即善而出於朋亦有私繫之失非聖人大公之善矣况乎其有不善者乎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中正而誠則聖矣

日知薈說

卷二

三五

中正而誠思誠之學也思而誠與誠者無異矣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此之謂也中庸言學曰其次致曲困知勉行者必加人一己百之功焉是以聖人之道有一致而無二途有漸進而無躐等不可怠也不可躁也終吾身而已矣

日知薈說卷二

日知薈說卷三

卷阿之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其意以為是足以待天下之吉人矣夫燕遊之地志易荒而情易蕩於此馬勸之以求賢且其車閑馬馳不用之於馳騁虞獵之地而即用之為招徠英哲之舉隨事進規因時納諫非老成忠厚之臣心乎國家者不能也且成

日知薈說 卷三

王繼武王之盛車不患其不庶且多馬不患其不閑且馳也但患治亂之臣一心之衆未必如曩時之極盛耳然使其臣有其衆而車不庶馬不閑亦不足以張六師而揚聲靈此召公慮國遠謀既深求賢之意於言中亦寓奮武之意於言外心乎愛矣避不謂矣召公之謂與人惟無思則好惡無所見其端既有思不入於

正即入於邪邪則不能好善而惡惡不能好善

而惡惡又何問其至不至乎若其無邪則正矣

正則能好賢而惡惡矣顧其情不永其志或移

則雖好猶不好雖惡猶不惡也是故厚於始者

不能保其不薄於終勤於先者不能保其不怠

於後緇衣之改為改造適館授餐其始終先後

無間也故曰此好賢之至也不敬而聽之則蕞

日知薈說 卷三

斐未必不為貝錦之文致哆侈未必不為南箕

之羅織巷伯之投畀豺虎有非有異而又戒以

敬聽其疾讒痛惡亦始終先後無間也故曰此

惡惡之至也

陰陽相感而生萬物萬物由感而生其能不相

應乎水流濕火就燥言其氣之相應也夫濕燥

非水火也設濕即水而燥即火則其性所自具

何必言流與就哉故流就以濕燥定濕燥以流就成相因而生相感而應固執所必然然文言不繫水流火就之義於九二於九五言之者以見水流濕則濕之水非復水之水也火就燥則燥之火非復火之火也臣遇君則君之臣非復臣之臣也如是而後利見大人之義顯

雷風天下之至變也然至變而有不變者存恒

日知書說

卷三

三

之名因是而立君子立不易方亦以易中有不易耳譬夫中天下而立自南見之謂之南自北見之謂之北此不易之至必存乎易之中也故雷風之恒非恒也君子之不易方非不易也其必有易之不易不恒之恒明矣

聖人之覺世牖民也惟斲敷天之下聲教四訖合於大同然其布政施教亦惟是蕩蕩平平使

民遵循而弗知蓋其心忠故不忍不以民之所不能者引為己任而其心恕故又不忍以己之所獨能者強以相繩夫羿之教射必至於彀不能強其必羿也大匠教人必以規矩不能強其必大匠也聖人教人多方誘掖為之禮以節之信以結之以至容貌衣服燕游食息之間凡所以教之之術無所不用其極然不能強其必聖

日知書說

卷三

四

人也夫不强其必為聖人是以人人可以自勉上之至於賢聖而無難下之亦不失為寡過是則聖人不得已之心也

子路治蒲孔子過之稱其三善曰恭敬以信忠信而寬明察以斷夫孔子未嘗見由之政也然而其境治知民盡力其邑完知民不偷其庭閒知政不擾凡此者由未必斲人之知而衆人亦

未必知且非特衆人不知即蒲之民亦相安於無事而不自知惟聖人諦觀而審察之則由治績之善於其境其邑其庭可考也此所謂有實心者必有實政不求人知而人自無不知之者也

六月之詩美周宣王北伐先陳王用文武之吉甫以靖外而終之以錫宴則孝友之張仲在焉

日知叢說

卷三

五

若曰吉甫靖外之功皆張仲之左右王室相資以成云耳夫自古忠臣義士効命疆場之間而功績不能上聞措置不由己出甚至功垂成而中輟志未伸而亂隨大都受制中朝動輒掣肘國事以去身命徒傾此英賢所以負戰而長歎者也且此居中掣肘者豈必皆仇讐哉直妬其功成則已將不利甚有受敵賄賂戕害忠良而

不惜如秦檜之於岳飛皆自私之心勝故置國事於不問也夫張仲未嘗自言其居中運籌之功詩所謂孝友其實亦未可考第以吉甫之成功若是其速且易則與王共處乎內必無一忌刻吉甫者相與公忠輔國以期其有成也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如張仲者非其人哉

周禮遂人治野以下劑致氓蓋氓或自六鄉徙

日知叢說

卷三

六

而出或自侯國徙而來無田之可耕而輕去其鄉必皆逐利以居者也是必有以還定安集之使有恒產而後有恒心且六遂在鄉之外其去王都也遠其為土地也博故其致氓雖受田有上中下之殊而及其會之惟以下劑為率而可任也者家僅二人則所以優之者至厚此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也然田有上中下之差

而任之一準以下劑人又孰肯受其田之下者是徒以利起民之爭而政亦不平故其後又繼之以辨野之土田均百畝而萊則有五十畝百畝二百畝以上中下為差焉夫遂人安畝以田里擾畝以樂昏教畝以稼穡利畝以興鋤勸畝以時器任畝以疆予而終之以土均平政致之之後所以安定教導之者又如此其備於是無

日知薈說

卷三

七

恒心之眊悉化而為有恒心之民也豈僅一招致之術哉

仲尼以萬世為土立四府以約之易書詩春秋是也其運於世如天之四時未嘗一日而稍息故昊天之盡物不在四時而因四時以見聖人之盡民不在四經而因四經以顯

鼓無資於五聲五聲不能外鼓以成九奏之諧

水無資於五色五色不能離水以成山龍之繪其在於人內而五常外而五倫其相接而為內外之樞以備具乎一身者莫若五官五官不能自治其治之者曰學學之道奈何亦惟推五常之性以接乎五倫之交俾無不得其宜而已夫五官質也雜乎器質之緣則理欲半之盡其學之道而恭從明聰睿之德雖聖賢不是過否

日知薈說

卷三

八

則外物之交已私之錮有不可勝言者非如五聲無鼓五色無水徒紊其聲敗其色而已也則夫五官之於學豈不較聲之於鼓色之於水而更重哉

淮南子曰以禮義為衣蓋以人不可無衣無衣則寒國不可無禮義無禮義則亂身寒一人事耳國亂其害可勝言歟君人者受天下國家於

宗廟父母延子孫之裔為萬民之歸苟不知禮義之防則已知禮義之防而自壞之是何異於裂冠毀冕若伯子之欲同人道於牛馬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盛德大業均於此出何可言無然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又何可言有乾至健而坤至順易知簡能之本也陽主生而陰主成神伸鬼屈之理也是惟有一動則有一

日知書說

卷三

九

靜其動也不可謂之有其靜也不可謂之無但動之幾必始於靜靜之幾必伏於動由靜而忽動者自無而之有也由動而復靜者自有而之無也夫有無者動靜之流也動靜者有無之機也動靜尚不可名象而欲以有無盡易之大是亦不自量也已然則易之道無有無乎謂易為有有無不可謂易為無有無不可第不可以言

有無盡易耳然則舍有無又何以言易傳曰易本隱以之顯言本天道而達於人事也其道蓋不倚於有不泯於無則不言有無可也即言有言無亦無不可也

君子觀謙象而知物之難稱也物之不齊有如地中之山高者高下者下而高下又不可以數計惟地之載也無心故高者高平下者下平而

日知書說

卷三

十

無有不平其施君子裒多益寡豈曰損有餘補不足裒彼多以益此寡乎如是則被裒者常怨被益者常喜非平施之道也君子於民之多寡有如地於山之高下多者多平寡者寡平而究無物之不平者以其無心耳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其身有令民可觀之德猶思曰孜孜不敢自是必於民心之向背

風俗之淳漓以觀吾所行之臧否與所令之善惡王者舍民無以成我觀民即所以觀我也夫出治惟我所治惟民觀我觀民交相為治也而聖人必曰觀我生者蓋君者賴民以生民治而後君為不虛生於民之上不然君若贅疣何用其生哉

文周之繫易也有貞凶者矣未有中而凶者也

日知書說

卷三

十二

有正而不中者矣而中則無不正也以此見正可力致中必晰理之精守道之篤然後可以言中而仍不失其正

韓子曰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使易徒竒而不法與陰陽術數家言何以異使詩徒葩而不正與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者又何以殊哉故易之道大矣而云懼以終始其要死咎詩之教廣矣而

一言以蔽曰思無邪思無邪則正也懼以終始則法也史稱昌黎因文以見道又云有衛道之功觀此二語自非見道者何能言簡而義備若是哉

天地運四時而不知四時之運聖人理萬幾而不知萬幾之理文王大聖人豈端居守默杜絕知識恐擾其靈臺者乎杜絕知識非不識不知

日知書說

卷三

十三

文王之不識不知乃如是識如是知而不識不知此所以為順帝則也故孔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推而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此無聲無臭豈離日月星辰之麗乎天百穀草木之麗乎土而別有上天之載乎明乎此則文王之不識不知非無識無知也亦如舜之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云爾

下學上達實惟聖人能之即此下學即此上達
非日積月累以求遲之又久而後達之謂辭夫
積寸成尺寸自寸而尺自尺非寸成尺也上達
不外於下學者又如寸尺雖殊不離於度所謂
上達則知天也我知天天其不知我哉

易以道陰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
者性孟子道性善而不及陰陽性善之實際此

日知書說

卷三

十三

理即陰陽也全易之理惟以陰陽消息顯性善
之實際吉凶悔吝皆支流餘派也邵子曰孟子
之言未嘗及易蓋不如常人之日以吉凶悔吝
摭據其詞以言易也又曰孟子善用易所謂道
性善其理實與易吻合不言易而實為善用易
矣

卷阿之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豈弟者教養

之本也人若以一身教養萬民力有所不逮而
勢有所難周故先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得
此人以為引翼則豈弟之君子四方以為則矣
既勸之以教養萬民又教之以求賢自輔人若
為政之要孰有大於此者乎

小行人之職命之以五物巡行諸國而辨異之
以反命於王俾周知天下之故至五物之終有

日知書說

卷三

十四

曰以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非誇政治之美而
張大其辭也蓋以民莫不欲康樂其室家和親
其宗族安平其鄉里而好為背理棄義以干犯
法紀者凶荒之苦政治之乖有以驅之而遂以
法繩之此小民無知而干憲典者所當哀矜而
拯救之也周公以為利害之興除已當政教之
養恬靡遺人事無悖逆之失天道無凶荒之厲

然後可收康樂和親安平之效而大同之風以
成其尚有未周則必精察其故或競練張弛之
有悖以致天譴而釀民患兢兢靡寧乾乾惕若
俯仰跼蹐而不敢少康蓋導王敬天勤民之本
均在於此矣

周禮篇章氏凡國祈年於田祖則飲幽雅擊土
鼓以樂田峻按幽雅之什曰誕后稷之穡有相

日知書說 卷三 十五

之道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芾厥豐草種之黃
茂即其事也必人事盡於下然後有以輔成帝
命率育之心而黍稷實穎實粟故能為酒醴以
祭先祖而洽百禮其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樂嘉報之無已也而篇章氏歛此以樂田峻即
所以樂田祖也田峻者古之勞農勸相司耆教
稼嘗有功於農事為田祖所佑者也祈年於田

祖而飲幽雅擊土鼓以樂田峻蓋云田峻是享
庶乎有以佐神農氏之治而興我稼穡云耳且
歛幽以祭舉國之民皆與焉於是乎得聞先王
服念勤民康功田功之事先民勤勞稼穡以祇
率懿訓之休而東作西成競相勸勉惟土物愛
罔敢怠弛盡人事之勤獲天時之報此又周公
制禮之本意所以為萬世勸農之法也歟

日知書說 卷三 十六

周之王業雖造於太王王季文武而開皇靈承
天眷綿寶祚撫萬邦實由后稷教民稼穡肇祀
上帝始之故惟后稷之祀易富亦惟后稷之祀
難則也難則維何有后稷之德與誠則明水之
薦可告馨香無后稷之德與誠則雖燦陳乎蒼
璧黃琮備列乎鏞鐘賁鼓吾知神之不享矣古
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未有民不和而神

降以福者后稷之詳稽事以供案盛成民者至
即所以事神者誠豈猶有致憾於未備哉迨其
後周公作禮樂漸至文盛而太羹不和犧尊疏
布罍禘杓猶祖述先人之意即以后稷所以事
天者事后稷記稱武周為達孝蓋武周之孝自
后稷之祀有以啓之矣

人主之祥莫大乎集福而得福之由必在得賢

日知書說

卷三

十七

以自輔卷阿之頌成王也既期之以彌性純嘏
於是又告之以馮翼孝德之助與其梧桐鳳凰
之思以歆動之猶既醉之什言介爾景福而必
曰朋友攸攝餞樂之篇言千祿百福而必曰百
辟卿士之媚云耳

周禮禁原蠶論者謂蠶馬同以天駟房星為祖
物莫能兩大再蠶則蠶盛而馬耗禁之所以蕃

馬也蠶既與馬同氣恐蠶盛傷馬獨不恐馬盛
傷蠶乎意者校人祭天駟而馬質掌馬政使並
掌蠶禁所以禁原蠶者恐其氣竭則來年之蠶
不能蕃滋所以節盈虛消長以為阜物育材之
本耳究而言之蠶之為用在民而上供絲枲則
仍入乎官馬之為用在官而成羣阡陌則仍利
乎民聖人之政亦惟斟酌損益與時偕行期於

日知書說

卷三

十八

政修物阜而已又何容心於蠶馬之分哉

周禮夏官司勲掌有功者於其生也銘書於王
之太常若牙所謂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是也於
其沒也祭于大烝蠶虞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然考司勲之職國功民
功皆在所等而官獨列於司馬者尤見先王敬
軍事慎戰功之意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賞之慎也以為非是
不足以為勸也

周禮小司馬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之官其所
職掌不具載此如冬官之文缺耳或以為運籌
帷幄決勝千里是在臨時應變非可勒為成書
依而行之者故秘而不宣非也周官所載政事
之顯然者耳臨陣之幾非書所能載亦非體所

日知薈說

卷三

十九

宜載雖諸職具存亦不宜有此也若有此則宜
見於主軍之大司馬不宜散列羣職以是知其
為缺也聖人之政豈有隱哉

魯衛中興之際文公紀騾牝之三千僖公稱駟
駟之牡馬其事略同顧衛自渡河以來流離遷
徙至文公而始安集遺民僅有寧宇僖公世保
龜蒙考諸閔宮泮水所詠喬喬皇皇較之定中

播遷者迥異焉即其駟牡之盛焉知王政之不
由是而興乎然所以致其盛者亦惟僖公之思
有以致之耳其曰思無疆以言其有廣大之量
也思無期以言其不苟於近利也思無數以言
其持之能久也思無邪以言其志之必以正也
是其出乎心者有本取於民者有制而無邪一
語尤足以見其淵默靜深之中有易直子諒之

日知薈說

卷三

二十

德以是推之雖使周道復興其亦可矣區區之
馬云乎哉然魯至文宣漸以不振而僖公亦未
聞垂裕久遠為卓然首出之君者由其立心究
未造於無邪之至耳夫慎獨謹微之功至則念
慮之間渾然天理而有以得夫性情之正天德
王道一以貫之思無邪一言聖人取以蔽三百
篇之旨若僖公者又安能與於此哉

周禮膳夫酒正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後世有必不可行之勢而行之且必有害者蓋太宰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所以量入為出定為法式使無奇服異味酣飲之失則不會而猶會也第不令膳夫酒正以羣有司而準法以沮王及后世子耳唐太宗興國之君過信經義詔令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馴致承

日知書說

卷三

三

乾驕奢過度不終其德後雖悔之不可及也是猶公羊復讐之說誤用於漢武之世而征伐之禍興王安石據國服取於民之說神宗信之而青苗之弊劇皆不善法古之前鑒也頤之象曰養正則吉蓋義理之養與飲食之養不可偏廢故觀其養人之能以正者必教養兼行若師並任之大君也觀其自養之能以正者

必寡欲以養心秉禮以養身之君子也所養自養就其尤重者言之則寧失養身不可不養心此孔子所謂不得已而去食者也

資烹飪者莫如水利煨冶者莫如火善從草者莫如金成什器者莫如木宜稼穡者莫如土粒萬民者莫如穀此六府者聖王知其為生民需也是以修之猶恐民飽煖而無教或農末之相

日知書說

卷三

三

病而凶荒之無備也故正德以興民行而民罔有悖倫者矣利用以便民事而民罔有乏資者矣厚生以阜民財而民罔有飢寒者矣此三事之和聖王所以汲汲於六府之後而併力以圖之也修六府和三事而民之相生相成於其中者不見創作之勞咸順大化之內此無他聖王以利民為心而治之復得其道耳得其道奈何

濬括文明温恭允塞此建中之本也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此為政之基也惇德允元則元禮
並升難壬人則四凶胥斥此用人之要也後世
豈無欲治之主而施之不得其宜或清靜而廢
事或更張而變法故必曰以聖人之心行聖人
之政而後可

周公之告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言以無逸為

日知書說

卷三

三

所也召公之告成王曰王敬作所言以敬為所
也夫無逸必本於敬而敬則自然無逸敬作所
即所謂所無逸也二公誠懇之心同而告王之
言亦無不同如此詩之美成王曰成王不敢康
不敢康即所謂敬作所也所無逸也蓋有得於
二公之教云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為益之道然必樂取於人

日見其益而後能與時偕行日進无疆天保之
詩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益人臣寓規於頌欲
其君受善無違而進善者眾也夫福之多由於
益之多益之多由於虚心以受善曾見予智自
滿者之能受福乎後之解者多曰無事而不受
福則得之也極多不知所謂多益者正謂多受
益也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言厚之能受福也故

日知書說

卷三

三

三章又申之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單厚之
受福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言多益之受益
也此可以見君臣交勉之意矣
易蒙之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非童
蒙之事也而大人之欲開童蒙者則在先開一
己之蒙果行育德其方也周子云山下出泉靜
而清也則仍以育德為果行之本

涓涓之水終成江河水之出於山下也沙石以
壅之藻荇以牽之惟其源深而流遠一達其機
沛然縱之已耳走沙石浮藻荇豈更為其所壅
滯哉人之於性也亦然其始見乎情而發於事
也私欲以紛之利害以擾之惟其育德而果行
誠壹不貳推而放之已耳絕私欲屏利害豈更
為其所紛擾哉故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

日知書說 卷三 三五

如水之有本以之進德以之修業入聖階梯豈
外是哉然亦何以育之果之乎克己以去其私
主一以立其本涵養以裕其中篤實以充其量
則內育而外果矣內育而外果則有靜正剛中
之美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

廓然而大公者聖人之存心也物來而順應者
聖人之應物也德量之宏於斯見焉苟非私欲

全消渾然天理以萬物為一體者其孰能哉易
泰之九二曰包荒解之者曰聖賢之心無棄物
堯舜之道欲並生非包荒則不足以體天地之
心而盡君師之道此德量之宏也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立言固不朽
中之又次者也然必其德與功不見施於時因
而為扶樹道教之言以立人極然後可與聖賢

日知書說 卷三 三六

之書相表裏六經語孟聖賢之書也至於子史
百家不過文人學士據其胸臆寫其牢愁事或
過而匪當文或深而礙理沉溺乎此而六經語
孟反不致力所謂讀書以明理者果安在歟然
則子史不可觀乎曰何為不可折衷於六經語
孟而已矣夫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不謂恐勝食
氣而不食肉也讀六經語孟者資之子以益其

識之宏博資之史以觀乎時之盛衰反而察焉其理合乎六經語孟否乎其事合乎六經語孟否乎其合者必其正也其否者必其邪也正者施則順而措則宜也邪者生於其心發於其言害於其政與事也凝神靜氣體驗察識而得其精焉夜以繼日不自晝焉則內有以治其心外有以應乎事因子史而益精六經語孟之旨則

日知齋說

卷三

三十七

讀子史之功又奚可泯哉

漢宣帝甘露四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其時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嚴彭祖論公羊尹更始論穀梁而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實平議以聞帝為之稱制臨決且置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一時傳為盛事然子竊有疑焉蓋經學之不明於天

下久矣漢承秦火之餘諸儒補綴收拾非盡師授能得其精意其危若繫千鈞於一髮幾何其不斷以絕也考之史傳所載田何之易為東古蓋商瞿受之孔子六傳而至何者也焦贛之易第載陰陽讖緯之言則京房所習者是也賈直之易則以彖象文言分入諸卦得鄭康成王弼為之註其學遂獨行而帝之置梁邱易博士則

日知齋說

卷三

三十八

以梁邱賀蓋習京氏之易者也不遵古而讖緯是究非矣書有古今文之異今文先出而古文後出夏侯氏之書傳自張生而張生則受之伏生帝立夏侯之學豈周堪孔霸亦治夏侯者歟春秋當漢初有四家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鄒氏夾氏至王莽時始失傳當是時帝獨置穀梁博士則有取於尹更始也禮始於河間獻王二

戴刪定之以無專家不置博士是矣而左氏春秋因晚出是時不及置博士不深可惜哉大抵宣帝居民間雖曾學習經書而年十八即為天子師授者亦未純當其稱制臨決又未嘗不斷以己意是以不能成大同之盛

君子之守正非惟一時之去就固應如是即揆之榮辱得失之間君子之見遠而慮大與小人

之計小而謀促者亦不可同日語矣

表記曰君子淡以成夫有人已內外之見者不能淡者也君子內不見我外不見人與物無親而無物不親譬之於水無不淡也則無不以淡成也大而江河細而溝澮非水分也人自今也有分則人我立而水之淡終始無分也故曰君子如水水惟無已故以水為水可以水為醴亦

日知者說

卷三

三十九

可醴水之所成也小人者君子之所曲成也

神明而陽乾之屬也鬼暗而陰坤之屬也純坤至十月纔見而一陽來復子月天開先王於是乎行郊祀之禮以迓微陽記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蓋陽氣方倡而生物伊始也然禮本於天而成於地乾德統天并坤而有之使其稍有不協則於陽氣或悖而不足以發生物之機是

故先王欽若昊天對越上帝則風雨節而寒暑時地且受職况百神哉

呂刑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蓋刑獄之事民命攸關已死不可復生已斷不可復續聽訟者稍有不敬則心不能虛不虛則不明而欲判曲直於俄頃之間難矣夫敬者誠之見乎事者也慎者又敬之及乎微者也舜之告臯陶曰惟明克

日知者說

卷三

三十一

允所謂誠也周公舉蘇公折獄以示法則曰茲式有慎蓋亦視人之器量有廣狹規模有大小而所告有殊然曰誠曰敬曰慎其致一而已矣故程子曰敬之一字徹上徹下豈惟典獄者宜然雖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

乾為至健之卦故其德曰元亨利貞乾元統天坤之德亦具此矣至坤索乾而得其初爻則為

日知書說

卷三

三十一

震其序為長子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其位為東方皆得天最初乾之用悉著於此故天下雷行為无妄之卦而亦有乾之四德也夫天下雷行震動發生似但有元亨而無利貞也然萬物得此而各正性命非利貞而何哉

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福非小人之所能求也其未得也邪論以干之其既得也又驕泰以

失之故必君子然後能自求多福而求而必得得而能守其諸異乎小人之為與夫君子小人之公理與欲而已君子以順理為福小人以從欲為福順理則裕從欲則危日處乎危而以為求福吾恐福不可得而禍且隨之君子之自求多福亦惟正其心修其身順適乎天理而終始之不渝則此心常泰而動罔不臧何福如之易

日知書說

卷三

三十一

所謂積善有慶書所謂作善降祥固有不期至而自至者然君子方以邀天之福而愈惕然於內省之修其始也既未嘗有求福之心其繼也又何嘗以得福為樂哉夫順者逆之反福者禍之基不順乎理必速之殃庸可常保其福乎君子之乾乾惕若不遑寧處者正以漸順乎理而永綿弗祿也故曰百順之謂福

君子進德修業敬義夾持而後油然豈弟有子
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謂和樂須
節之以禮也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謂節之以
禮然後能和樂也由是言之禮其樂之本與

洪範曰既富方穀非使其臣廩祿有繼衣食有
給以單厥心阜成兆民哉蓋君之所任者臣也
臣之所理者民也民之所賴者治也君賜祿以

日知書說

卷三

三

富厥臣則臣穀其身以理民臣穀而民治熙皞
之風可幾也小人貪得無厭廩祿之外多方以
求之賄賂公行而暴斂苛索常若不給未嘗不
富也而穀於何有故繼之曰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以是知人君操馭富之權
得一正人而用之則當富之而致其用此福之
有賴於錫而錫之必揆其當者然也至人君之

所以穀一身而穀萬民者尤不可不慎天之愛
人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而能永保天祿
乎若夫百姓之家雖無位以施其善然睦宗族
和鄰里給貧乏恤鰥寡亦可以為穀之道蓋貨
水也壅之則澗宣之則通澗之者以通之者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知平天地生成之憾惟在
不自私其富則建極保極之理有實而可循者

日知書說

卷三

三

矣

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敬以直內如松柏之有心
禮之用和為貴君子和以應外如竹箭之有筠
以竹箭之筠較松柏之心似心內而筠外心為
質而筠為文要之外根於內君子之居心即所
以應物也誠敬之至通於神人事天饗帝皆本
於此彼徒以威儀玉帛飾諸外者無其心矣違

問筠哉

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蓋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君師者所以裁成輔相而治其情者也得其道而理之則其情協拂其道而驅之則其情亂協則天下歸心亂則兆民背叛其機甚微而宗社之安危係焉故聖王之治人情猶農夫之治田聖王小心畏慎日昃不遑

日知書說

卷三

三五

所以事上帝而畏民君者凡以治人情而無鹵莽滅裂之患故大順大化淪肌浹髓萬世之業本於此焉夫惟施之也有次第是以前成功大而遠彼不以治理為心而耽晏安者是猶棄田而弗治而霸者之假仁仗義以斬速成者亦猶掘苗助長均為惑之甚矣君子求為已則不斬人之譽求實得則不因有

虛名而自止記曰貴玉而賤珉此物此志也小人之異於君子者有二庸懦無成者猶瓦缶之自棄假名要譽者猶以礪而亂玉君子依乎中庸溫其如玉人不知而不愠遯世而無悶亦如良玉之在璞已耳孔子欲待價而沽蓋求而不能待則玉已自失其美矣可不慎乎

日知書說

卷三

三五

黃叔度淳行可風可謂有踐履矣而無所發明後儒疑之以為其行不可見也韓昌黎原道原性諸篇精於發明者也踐履容有未純不失為通儒故有發明而無踐履不可有踐履而無發明亦不可然必由踐履而有發明則所發明者皆自道其所有始為親切可貴也東萊所謂踐履多於發明者誠得聖門先行後文之旨歟春秋責備賢者為賢者諱聖人之心天地父母

之心也天地栽培傾覆作善降祥父母之於肖子有無已之心焉賢者亦聖人之肖子也其是耶聖人固從而是之其非耶聖人固從而非之至於是有非非之中有是亦酌其是非之大小始終而責之備焉為之諱焉其諱之也非有私於賢者其責之也非有刻於賢者凡以大公至正之心為彰善癉惡之道耳是故責之之

日知書說

卷三

三七

心至嚴而諱之之心至恕賢者之有失常人或不及見而聖人必為責之其待賢也何其嚴賢者之偶失常人必不能容而聖人必為寬之其待賢也何其恕嚴恕並行仁義兼盡善者知所勸不肖者知所懼後之處已待人者含是其安所準哉

君子之與君子處也固有以敬業樂羣輔仁勸

善然無所用其惕厲戒懼也夫惟惕厲戒懼然後動心忍性思患預防其於義理也察之益精於道德也守之益固故君子與小人處當橫逆交加而怡然受之曾無怨懟之意者非惟樂天知命亦其自治然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亶其然乎

日知書說

卷三

三五

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樂相資而成至道內以淑其身外以化其民皆猶二氣之保合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也知此則知禮樂不可斯須離矣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惟虛故中無所窒而無所不受也蓋虛者中無一物而無物不備之謂懷私狗欲以埋眾善之源者無論矣即所主者善而先立意見於胸中亦不足以盡在物之

理而有所不能受舜之聞善若决江河由其心之本無一物耳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理固然也而能盡此者惟聖人蓋心與理本一感物而動而紛然者不能一矣故有謂動為妄者是不知動乃心之生於靜者也有謂一可執者是不知一乃理之散於萬者也聖人貞夫一則一貫於萬而動亦靜

日知薈說

卷三

三九

矣其動也若行雲之無心其一也若谷神之獨守

上之獲不獲友之信不信有命而誠不誠在我上與友皆外來之遇獲上信友不可不以誠而極其誠未必盡信友獲上君子亦盡其在我反身而誠焉斯可矣

天德王道其本一也一者何曰心而已聖人言

王道必本諸一心然心不可以名象形不可以言語飾不可以事功論不可以鬼神惕蓋敬鬼神而遠之鬼神亦吾心中之一物耳以事功論則唐太宗致治之盛幾於成康而於古聖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者則概乎其未有聞也至於言語名象更為枝蔓其不可以徵心明矣故記言王道亦曰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日知薈說

卷三

四十

日知薈說卷三

日知薈說卷四

周之興肇於文武而文武莫不好仁宜其天下無敵而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也穆王老荒而作刑以詰四方不仁之始也厲王虐而監謗不仁之極也馴致於平王之遷而周遂以不振始也以一國之寡好仁而興終也以天下之衆不仁而失豈非明效大驗哉是故人君清明在躬愷

日知薈說

卷四

惻存心省刑薄稅節用愛民非徒開一時之治平亦燕貽子孫無疆之業也

周宣王中興之業論者比之夏少康非過譽也然其後似不克終考之諸書如廢魯適不藉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晏起廢朝而有姜后之諫勤民於遠而有析父之詩王子晉以厲宣幽平並舉有由來云

自古撥亂反正之君必有攀龍附鳳之臣翼贊

宣猷共襄大業雖運會使然要亦視乎為君者量之所受秦之亡也高祖興焉漢之亂也光武復焉是二君者其得人獨多而其享國亦最久非若後世偏安小成者比也高祖之豁達大度尚矣光武縝密視高帝差小然馬援稱其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其為大司馬而巡河北也南陽

日知薈說

卷四

鄧禹仗策從之光武用其言且親信之於是馮異寇恂耿弇吳漢之儔拔茅彙征咸樂為用二三子者進而天下之大勢歸是光武之量固足以受之矣

高祖修外而不修內者也光武內外兼修者也高光之得賢才服勅敵與平定海內莫不皆同然既得天下之後高祖則誅功臣耽酒色光武

則保全勲舊興起學校却四夷貢獻以外論之固皆盡美以內論之光武盡善而高祖猶遜焉是以君子重內而畧外謂夫外暫而內恒也

漢高明高得天下之正比之唐宋尤為無疵余嘗論之漢高之天資過於明高而明高之學問優於漢高漢高處置後事若燭照龜卜而明高不能免靖難之亂是其明識之遜也然立法度

日知薈說

卷四

三

理財賦興學校制禮樂經綸之美固非漢高所能及及漢高有韓彭之戮明高有胡藍之獄或則戕害功臣或則株連太廣有損仁厚之風不能為二帝諱然當群雄爭逐之時割據自王各保疆土而能存此不嗜殺之心東蕩西奄有四海孟子曰保民而王詎不信夫
漢明帝畫功臣於雲臺馬援以椒房之戚不得

與夫援之功遠過於李忠景丹輩而與馮異寇

恂相伯仲者也昔祁奚之見稱於叔向也曰祁大夫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使援而無功則帝之不畫乃公也援而有功則帝之不畫不可為公若謂因外戚而不與是猶有外戚之意存也何如有功而即畫之為正大乎且使後之外戚亦知外戚中有公爾忘私為國宣力如援其

日知薈說

卷四

四

人者安知不預化實憲鄧隲之儔而皆為良善也耶老氏云上德不德若明帝者其示公而反失大公之道者歟

考西漢享國二百餘年東漢亦享國二百蜀漢則自昭烈至於後主僅二世而失之昭烈之賢不及高光而武侯一人亦不足以比蕭曹張韓鄧馬吳岑之眾沉重以後主昏弱而當天已厭

漢之時欲其克紹先業奄有九有不亦難哉是以聖王小心畏慎敬天勤民惟日孜孜不敢少懈者誠知訐謏善政克享天心即所以為子孫萬年之計也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立四學於京師以儒文史為三途而雜以老莊之學其於先王庠序學校之教失之遠矣善乎司馬溫公之言曰天下無

日知者說

卷四

五一

二道安有四學可謂切中文帝之病

漢光武與唐太宗皆不世出之君其勤政納諫禮賢興學亦畧相等然建武之治不及貞觀者太宗有房杜王魏為之用光武有鄧禹吳漢輩而不盡其用以此見天下之治全在用人而用人之能盡與不能盡則又治之至與不至所以分也或謂光武之不任鄧禹吳漢未始非保全

功臣之善道然不擇其臣之賢否而概不任事則亦光武之失歟

唐太宗貞觀之治人率多魏徵之直諫不知徵之所以能直諫皆因太宗之虛懷道之使諫從善如流故也然當時進諫者多矣太宗獨歸美於魏徵者亦以徵至公為心而不事形迹面從是戒而必盡讜言任強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

日知者說

卷四

六一

譏陳激切之論而不畏誹謗之議四者有一於此則不能直陳魏徵能去之太宗能察之是以君臣一德為近古所罕觀歟

唐太宗之初即位也於放宮女定勳臣之後即置弘文館選賢才之士以講求天下之政虛懷納諫以收衆益論止盜則先廉吏欲去佞則務至誠其反覆指陳皆切中時事此誠有見於偃

武修文之道即初服之規模而經國久遠燕貽子孫之法舉概見於此矣蓋開創之時武勝而文衰是宜崇文承平之際文興而武弛是宜修武太宗居開創之初天下甫定故崇文以濟武而置館以選舉天下之賢講論天下之政非徒以文詞已也且太宗率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其不忘武備之意昭昭甚明讀史者慎毋以治天下之道惟在文而不在武斯論得其平而亦萬世保邦之畧也

日知書說

卷四

七

唐太宗論張元濟尋究盜狀以魏徵之對但歸過煬帝故有非特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之語斯語也豈太宗護惜煬帝而為之辭哉蓋為政之道實在上下一心君必導臣以直臣必事君以忠君有所不知臣必竭忠以告之然後幽

隱無蔽天下無不平之患也張元濟之尋究盜狀煬帝實不之知告而不赦斯煬帝之罪也有司以煬帝已令斬去遂不執奏元濟亦不能以所尋實非賊者之六七人上告卒致枉承者二千餘人駢首盡戮是誰之罪歟雖然其所以不上告者亦因煬帝平日之草菅民命有以導之也魏徵既以此戒太宗太宗又以有司及元濟之不入告戒其臣既知深戒乎此則當時之政上必不忍暴刑以虐其下下必不敢欺蔽以愚其上可知已貞觀之所以稱盛治皆由爾時君臣交相做勉孜孜不怠之一念致之也夫清明每始於兢惕而寃濫總起於怠荒豈外一心而他求也哉

日知書說

卷四

八

唐太宗以荀悅漢紀賜李大亮亦出於一時之

偶然而尹氏起莘乃以為太宗之屬其臣以義不
以利若然則魏徵之諫伐馮盎賜絹五百上
十漸疏又賜以金甕豈太宗之視魏徵轉不如
大亮之不可以利誘乎夫讀史者亦識其大端
知其體要而已若必事事臆度而懸揣之以為
古人具有深意焉吾未見其有當也

唐元宗躬耕興慶宮側得重農之意抑亦開元

日知書說

卷四

九

之政也當是時元宗志氣清明留心治理焚珠
玉以戒侈賜吐蕃詩書以柔遠天下太平幾致
刑措是孰使之然哉亦由元宗勵精圖治用致
化理耳元宗能恒保此心勤於為政以養民為
先以奉已為後則貞觀之治可得侔矣乃天寶
以後卒至荒淫過度百家之產費於一日朱門
饜酒肉路旁有餓殍豈向者躬耕重農之心於

是而或亡哉良由理不勝欲公不勝私轉愛民
之心為剥民之具是知一念之善惡而政教隨
之捷於影響可不戒乎

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天下多事安史久
而後平三鎮相繼以煽兵戈歲興供餉載道壯
者危於鋒刃弱者苦於輸將天下戶口減耗已
及三分之二焉然則富庶之盛果足恃乎

日知書說

卷四

十

唐憲宗初年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承間欲有
闕說憲宗心憚裴垪使勿言及攻澤潞無功而
還垪又疏請斥之以謝天下憲宗即罷其領兵
聽言圖治若是其銳也及既定淮蔡志盈意滿
信用皇甫鏘等裴度諫之而不聽度之諫其言
切於垪而鏘撓亂國政其罪浮於承璀然而取
舍頓異者血氣用事心無所主安樂則荒耳

唐文宗初志以拯亂為務措置乖宜卒召甘露之變其後苟延旦夕保位為幸而顧以衣衫三澣自詡無怪乎柳公綽之嗤其末節也夫為君有為君之體為臣有為臣之體為臣而失為臣之體害止身家為君而失為君之體禍遂蔓延於天下人君當天下已平多難已定雖受四方之奉初無損於聖明即或偶服澣衣亦無不可

日知舊說

卷四

十一

特非沾沾焉以是為美德也文宗時祖宗天下大半棄之矣即使卧薪嘗膽猶恐不及尚何顏服澣衣而無愧且自詡盛德也哉

三代以下言利之朝莫若漢武帝宋神宗蓋由桑弘羊王安石巧說以為不加賦而國用足不知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譬如澤中之水流者日多聚者日涸耳且實而按之當時政治之

舛固不待言其所聚之財亦安在哉

蕭何與曹參嘗有隙及何沒所薦者惟參參卒守何法而勿失人不多參之能而多何之公也雖然使參常人也則必變何所為且有以議其後漢治幾不紊哉為國之臣不顧己私而惟其治之當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率用是道然韓范窮經力學夙負經濟才故其所見者

日知舊說

卷四

十二

大蕭曹起刀筆吏所為有古大臣風余以是為尤難也漢賢相首稱蕭曹不其宜哉

漢博士之置雖發自公孫弘而董仲舒實開其端賢良策云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又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無使並進武帝善其言以仲舒為江都相自後乃置五經博士夫湛深經術執有

過於仲舒者因仲舒之言而置博士反擯仲舒於江都無亦信公孫弘之徒而使賢否混淆不得竟用之過歟

孔明不遇昭烈則抱膝隆中歌梁甫吟以終老耳昭烈不得孔明則亦拊髀自嘆以是終身焉已然昭烈與孔明何由作合哉故余嘗推司馬德操之水鑑其功與孔明同良為此也抑又思

日知書說

卷四

十三

獻帝時漢室陵夷已不可救使得如德操輩坐鎮朝廷運籌帷幄或尚可挽回萬一余故惜夫漢季之君舍祖宗育養之才以為他人資或隱而弗見至於大事弗可為乃欲與婦人女子謀誅奸雄適以自速其斃不亦大可哀哉孔明用行舍藏之義幾同於顏子而以管仲樂毅自比者豈其志趣規模僅限於二人所成就

哉意者公見當時漢綱陵夷黎民塗炭初不異於春秋戰國之際即有管樂亦不足以拯其溺然猶賴得君而小有所就也三顧之前蓋無有能知卧龍者矣目睹時之凋敝而不忍江河之日下有不禁慨然於管樂之尚能遇主者不然以公之蹟考公之心設僅以管樂自比則白帝託孤之後大星未隕之前保蜀之功亦足以比

日知書說

卷四

十四

於管樂矣何必深思大慮惓惓於漢賊之不兩立王業之不偏安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哉夫自比管樂而管樂實不逮公此可見公之心之虛而業之廣矣故百世下許公者以為有王佐氣象也羊陸二人惟相知之深故相憚之極不得已而為相好之事君子觀於抗亡而枯亟亟於滅吳

可以知當日二人交歡之時勢矣

唐史載虞世南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嘉之亦曰朕有一言之得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世南未嘗不悵恨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由不理是則太宗之取世南世南之見重於太宗豈徒文學哉

日知書說

卷四

十五

世之治也人敦實行而去浮華世之亂也人務虛名而競文藻故文運關乎國運君子於文之厚重澆薄而即以規時之盛衰隋開皇四年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亦一時良法但行之不永有名無實六朝之風未革而隋亦遂以亡蓋六朝之弊始於魏之三祖崇尚文詞橫於晉之何王清談悞世遂使瑰麗競尚古質漸失佻達成

風綺靡無行文日繁而政日亂蓋以此也及唐有天下而昌黎韓子出起八代之衰為諸儒之倡始克返華侈而歸質實世道人心有攸賴焉夫言為心聲心之所存而言形之其所係豈淺鮮哉

婁師德之薦狄仁傑可謂智深而勇沉者矣武氏固梟狠多猜使師德暴揚仁傑於眾則武氏必疑為一黨仁傑不得用非唐室福也故師德不欲使人知己薦仁傑仁傑亦不自知為師德所薦逮武氏告之而後有婁公盛德之歎此並非仁傑感知己之深乃服其韜晦不露且以復唐自任也迨後姚元之張柬之更進迭用皆因仁傑之舉卒以滅周興唐所謂善處危難有濟困之才者吾於師德見之

日知書說

卷四

十六

李光弼大敗史思明於河陽天下之勢遂定當是時實因白孝德奮勇爭先斬賊將劉龍僊而三軍之氣倍增顧未戰而僕固懷恩先賀戰勝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必克蓋孝德義理之氣裕於平時故志壯心安也嘗考段太尉逸事狀所載孝德用秀實計署秀實為都虞候郭晞士卒縱暴無賴者皆取以懸藁街後遂不復橫是孝

日知書說

卷四

十七

德固以愛民為政非武夫戰卒比故臨敵之際神色自閒乃素所涵養然也蓄義理之勇而挾矛大呼亂流竟進是血氣得義理為楨幹而勇乃大勇矣非特孝德之捷為然也光弼之得制全勝亦以是而已矣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天寶之亂順賊者非明皇素所謂忠臣乎伏節者非明皇素不識面

者乎而顏杲卿兄弟不以位卑職小盡其謀猷矢其忠悃一死於祿山一死於希烈君子以是為尤難也

宋李沆為相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斯言也得失蓋參半焉夫朝廷防制自有章程受之先王百世不易然豈

日知書說

卷四

十八

無因時制宜當博採兼聽者乎博採之兼聽之以試其可否果無益於時事罷之可也未嘗試之而一切奏罷豈所以廣言路哉若謂中外所陳利害皆無足觀而惟朝廷舊制是遵則政久弊生亦將置若罔聞乎夫小人妄陳利害擾國政而乖是非者固常有之矣然不可因此而遂絕中外之陳奏也懲嗜廢食豈理也哉

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牙將振難宣忠克摧逆鋒雖立功各不同而國祚復安二人均有力焉其用兵也軍士咸樂子儀之寬而憚光弼之嚴兩者並稱然吾以為用兵其暫也事君其恒也子儀之事君也功蓋唐室而主不疑權傾天下而衆不嫉朝聞命夕就道用之則竭力勤王舍之則閉門自守光弼晚年頗有嫉讒自安之舉

日知薈說

卷四

五九

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光弼入援畏禍遷延不行夫觀其暫若彼觀其恒若此蓋智力可勉強而德量不可勉強故也

或曰孔子言君子無爭韓魏公與范文正公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不失和氣是也上殿之爭非爭乎不知夫子之所謂爭蓋謂相競以氣而不循乎理耳朝廷之上社稷之大計俟吾一

言以定是非安危而惟觀望順從緘口不出一言豈君上所賴哉其所爭者非一身一家之事也國與天下之事也至下殿不失其和則仍歸於無爭也若如或人所云則李林甫以立仗馬諷諸言官可謂息爭端而舜禹皋益吁咈一堂之上不可謂中天邳隆之世矣

日知薈說

卷四

二

穀焉且曰穀敦詩書而說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然文之勝楚終不在此其稱舍於墓分曹衛之田以畀宋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皆譎道也雖幸而勝所失亦已多矣使文公明大義以責楚之不共會諸侯以討楚之有罪其誰不服而必區區用譎豈知德義者哉

韓昭侯任用申不害抑亦殘忍矯偽人也即其藏敝袴曰以待有功夫人而無功則不宜賞人而有功則敝袴不可以賞詩曰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言報有功也昭侯欲以敝袴待有功其視功臣何輕哉昭侯與申不害同其心術故忍偽乖張至於此而後世傳為美談至以不僭賞目之抑亦愚矣

日知薈說 卷四

三十一

晏平仲周及三族人服其彰君賜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晏子識其為奪齊國夫同一施惠於人而晏子與陳氏賢奸各異非公與私之異趣乎

漢法陵遲狗尾致諂唐綱不振墨勅肆行至於關內侯因爛羊頭大將軍告勅纔易一醉叔世風頹爵位失叙豈惟縉紳之羞亦云國家之憂

也宋太祖定法以文武常參官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罷之又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者然後得請所以示名器不輕假人也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始復序進之制又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寢廣雖君恩之逮亦非所以慎名器

日知薈說 卷四

三十一

也仁宗用范仲淹富弼策乃復定磨勘任子法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磨勘之法於舊為密焉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而任子之恩亦殺朝廷之綱紀由是而立名器由是而重而范富之外補亦

肇於此矣小人不顧人國而惟己之圖如此哉
恐磨勘之嚴而僥倖不得以驟進因奏蔭之殺
而姻戚不得以叙官于是惡其興是議者而百
方以出之雖仁宗之賢亦不免焉向使磨勘任
子之法由是而定則可以傳之後世而無弊宋
制多因循范富二公不懼衆人之議毅然行之
卒亦不得遂其志焉可歎也夫

日知薈說

卷四

五

殷浩累辭徵辟有似乎清然自其末年達桓温
書一事觀之向之所謂清者有利心焉却利以
釣名與攫利同然攫利者人輒輕之而釣名者
非具卓識之君子不能别而斥之也殷浩誠士
林之蠹哉

漢武帝時財窮民困盜賊蜂起一二言利之臣
更欲賦民三十以助邊用豈不知民之疲而茫

然為之哉無亦向上意邀恩寵耳自武帝悔悟
用田千秋為富民侯由是興利之輩漸去趙過
之儔一時並進以是知天下未嘗無人惟在上
之嚮用與否耳然千秋之為富民侯蓋亦有說
先是千秋為高廟寢即上急變訟戾太子寃上
由是重之蓋千秋覘上頗知太子無他意也其
言借高祖之神而啓上悟以是時上猶好神仙

日知薈說

卷四

五

耳及帝封禪後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
為狂悖宜悉罷之千秋遂進罷遣方士之論則
度上意之厭神仙而首變其說也由是觀之千
秋豈亦出於蘇張詭遇之術歟不然輪臺悔過
之後迄於昭帝在位之年一日未嘗離宰相位
而所設施究無可稱則千秋之本末可知矣使
千秋有王佐才得武帝英明之君迎其悔過之

機殫厥忠悃以輔主德一變至道其所施為必有可觀者語云明君良臣相須殷而相得彰吾於武帝末年蓋惜其無良臣云

東漢黨錮之禍此天亡漢而善人君子之厄運也然子以為時賢亦不能無過者蓋忠直之言小人之讐也小人蟠據於上而遽欲忠直之得信難矣且峽峽者易缺皎皎者易汙諸賢相與

日知叢說

卷四

五

標榜不為括囊之無咎而為壯趾之征凶亦自速其死也夫死而有益於國家死亦何憾所可惜者死之無益而又使國家有害賢之名是諸賢之所為過甚而未審乎出處之宜也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位卑者之所言詎非忠言然在聖明固不待卑位之言而季世又孰用其言者言且足以賈罪而諸賢之矜情厲氣又從而

甚之何以免哉昔王安石之禍程伯子曰亦吾輩有以取之則知大賢處世不為太高之行凡以言語氣節相鼓者必其涵養有未至窮理有未精也歟

鍾鄧爭入蜀之功濟渾競平吳之績鍾渾不足論而鄧艾之亡王濬之禍君子有譏焉李愬能於破蔡之日以謙抑自處且有以矯蔡人之頑

日知叢說

卷四

五

悍示王朝之禮秩不誠度越諸將哉

孫盛書枋頭一事豈尚計一己之聲名榮利者乎計聲名榮利者必不至以死生易之此太史所以重於齊而董狐所以重於晉也其心以為記載在一時而是非昭垂使亂臣賊子不得逃其誅於千載之下雖其身之顛沛流離至死而不顧乃盛於清談盛行之時而獨能不畏強禦

以成信史不足多哉

陶侃才望素隆使討蘇峻之役如救焚拯溺刻不容緩敵王所愾以全臣節吾謂長沙之績可以與管葛比肩王湛謝安非其倫矣而左右觀望心懷不平必待溫嶠反覆開陳而後決在侃固所以疾庾亮也其如朝廷何哉豈其時忘運甓之志歟

日知舊說

卷四

七

古弼佐太武常稱之曰杜稷臣跡其以弱馬給獵騎則重軍國而輕遊畋也不發牛車運麋鹿則勤民事而緩從禽也夫上有所好在下者惟恐奉行不適上意以獲重譴弼乃權國事之輕重非禮者雖上所命直違之而不予太武亦知其賢信任有加豈非聽言納諫惟期政理平寧之主哉

壯魏房景伯之母因郡民有列其子不孝者使

其子立堂下而名其母對食命景伯供食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亦涕泣乞還胡氏以為崔母知教化之原吾以為景伯固一州之長也州之民不知其幾百千萬也使景伯知教化之原在於孝弟而躬親以率之學校以教之獎善以勸之罰惡以懲之興孝舉弟敬老慈幼則

日知舊說

卷四

天

州之民羣化於孝弟且無至景伯之堂而母子相陳以傷天倫者矣今州有一人焉列其子之不孝者崔母命景伯供食以愧之且至二十餘日之久設州民復有如是者崔母又將命景伯供食歟又將二十餘日歟是舍一州之政而惟供食以示民之是務將不勝其敝且勞矣教化之原夫寧若是夫所謂原者若網之綱裘之領

苟能提綱而挈領則順者不可勝數也孝弟誠教化之原然非平日有以興其天良使民皆知孝弟之在已確然而不可移肫然而不能已亦何能移風易俗胥天下而不丕變哉故就一事論崔母知教化之權就州長論景伯實未盡教化之道也

范甯教進忠言指斥姦黨素為孝武所親徒以

日知叢說

卷四

无

疾王國寶卒被譖出為外郡此可見正人難近小人易惑雖素所信任之人而一入讒說黜之無疑也使孝武不出范甯徐邈等國寶之亂未必至此極而王恭輩晉陽之甲亦無辭以興矣語曰善人天地之紀也其言豈欺我哉

牛李爭納維州司馬公以為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維州本唐地有故有之地此

舉不涉於為利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人之慕義而來者固可以拒之不受而且使歸以斃其命乎况僧孺非挾讐之言為猶可當時牛李之黨已成矣僧孺徒欲以快私忿不知敗德裕之事即所以敗國家之事人臣不忠莫此為甚而司馬公猶以為義乎至胡氏則以為以維州歸吐蕃失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

日知叢說

卷四

三

孺以小信妨大計夫以小信妨大計猶為僧孺曲言之綱目大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來歸維州不曰叛而曰來及贈以右衛將軍也又特書於後無有貶辭則知悉怛謀之來歸李德裕之欲受皆出於至正僧孺不過欲沮德裕而為之辭耳吾據綱目書法以斷司馬胡氏之論而牛李之是非已不辨而明也

田疇被劉虞一日之知為虞達表長安及虞討公孫瓚不克而死疇歸祭謁虞墓雖瓚之威有所弗顧後居徐無能相約束結以威信北邊翕然其人之信義才智皆非常人所及逮曹操擊烏桓欲封為侯又固拒不受吾益信疇為當時罕見之人惜乎漢政陵夷不能復振使賢能者鬱於下而不伸若疇者僅一見用於劉虞而未

日知齋說

卷四

五

遂厥志抱恨以終嗚呼其亦可哀也矣

唐自肅代德順禍亂相仍而宦寺之用事日甚一日中使不已至於監軍監軍不已至於典禁典禁不已至於佐命於是建置天子在其掌握而威權出人主之右原其始由天子之寵信太甚考其終天子欲求其一笑而不得是豈非勢之日流日下而禍已釀成雖有智者亦僅付之

太息流涕而莫可如何然劉蕡不顧已之死生存亡而忠言讜論疊疊數千言使正士覽之而氣壯智者鑒之而遠害雖一時無救於禍敗而千載共仰其忠誠豈不偉哉

唐室藩鎮之禍至德宗之世極矣當是時人各懷不臣之心天子威令不能下行即擁兵觀望未忍送命者亦不多得况其志雪朝廷之恥而

日知齋說

卷四

五

恭順恪謹相率以勤王事者豈非天下所公與哉李抱真以數騎詣王武俊營開誠布公勸以忠義約為兄弟誓同滅賊雖抱真逼於田悅未必無自全之策而於朱滔田悅諸鎮逆命之秋獨能以誠悟武俊相率勤王此綱目所以褒美特筆書之亦春秋之旨歟且夫師克在和武俊之軍於南宮也兩軍尚相疑貳使抱真微有顧

望之志則事不諧矣抱直告其司馬則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耻亦惟子是置已之死生安危於度外而惟以國家之事為重者也卒得武俊之和而朱滔不久敗亡天下於是稍定非抱直之功其誰之功哉乃逆命者未聞有所誅斥而效順者未聞有所褒嘉馴致賞亦有

日知書說

卷四

五

所不受誅亦有所不懼國不可以為國矣吾故以是嘆德宗之闇也

唐之季世民困極矣有張全義者獨能以愛民為先籌其衣食時人為之語曰張公不喜聲伎惟喜佳麥良繭豈非知政本者乎全義雖不如古之名臣亦可謂是時之良臣使僖宗置之相位授以重任彼既能規畫於河南豈不能措置

於朝宁所以挽頽波而拯溺俗必更有可觀者而終於是已焉君子以是重為唐惜之

王建起草賊終能得蜀保有一邦其聽軍士王先成條列七事遂以取彭州非有經遠之慮取才之量不能也然建既用其言而不錄其人是能取賢而不能任賢也苻堅得一王猛委任之專遂有天下之半先成所白七事實當時之要

日知書說

卷四

五

務與捫虱而談者何異若能推廣其意而善行之天下不足平也而建不能宜乎所保有者止一蜀地而已

薛聰任北魏為侍御史每遷必讓讓必固魏主褒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蓋自伏軾結劄之士以順為正不知禮義廉耻之可尊而惟以博金紫取祿位為事夫然故在上

者益不知士之可貴而謂爵祿在上之所司可以奔走牢籠天下天下士惟吾命之是從而上日尊士日賤非上之驕亦下之自賤使之也聽能修天爵而不要人爵可貴在已而不在人於是魏主亦以非人爵所能榮稱之使君不敢目士為惟吾所奔走牢籠者薛聰也自成其貴而并有以成君之美視三代以下驕諂之俗顧不

日知書說

卷四

五

偉歟顧不偉歟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夷考千古國家之興未始不因得賢者而其衰未始不由用鄙夫代宗廣德元年河北諸州已降有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僊者叩懷恩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嵩等

以為黨援朝廷亦馱兵遂以為節度使河北三

鎮之橫自此始是後治兵完城自署將吏貢賦

不通婚姻相援父死子嗣兄終弟及朝廷有弗

從則三鎮連橫以拒命流至於李茂貞韓建朱

全忠之亂而唐遂以亡嗚呼懷恩之恐賊平寵

衰亦細事耳由此一念代宗不悟因循苟且授

人太阿其後未嘗無憲宗之剛斷武宗之英明

而卒莫之救懷恩鄙夫固不足論獨恨代宗用

患得患失之人而弗知自貽其禍其後懷恩亦

終至於叛使當時用郭子儀李光弼為將則消

患於未然定亂於未萌又安有藩鎮逆命之事

乎然是時郭李之不得董兵由魚朝恩程元振

居中用事實阻撓之是以知人君欲去外之鄙

夫必先去其內之鄙夫欲去內之鄙夫又當先

日知書說

卷四

五

去其心之鄙暗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未有失其本而能治其末者也未有亂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故人君治天下有道曰先正其心

天下之事有敗於怠忽而成於乾惕者亦有得於雍容而失於拘謹者蓋雍容可也怠忽不可也乾惕可也拘謹不可也唐李德裕之相武宗

日知叢說

卷四

壬

史稱其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豈非雍容有度而不過為拘謹者哉夫人之處事亦限於才力之大小譬射之能中百步者百步以外不能保其必中元和以後之相竭慶從事不暇休沐或繼火乃罷然所理者何亂所服者何鎮是拘謹之無成而才力之不足有為也德裕遇武宗君臣相資卓然有拯亂之志而兼有禁暴之才

故其時內侍斂迹藩鎮屏息至其休沐如令在德裕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蓋德裕之才力比他相為有餘耳

王之在璞追師知之珠之在蚌鮫人知之惟人之品術極始終之殊致雖古帝猶難知之然知人之道亦驗之於理而已矣唐王楊盧駱一時稱為能文裝行儉以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

日知叢說

卷四

壬

露非能享爵祿者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其後皆如其言行儉之所以知四子者亦豈外夫揆之以理哉當其時四子之所以行已與夫行儉之所以觀人必不僅如史之所紀學者不以理揆之必以行儉之知人為神奇不測如是則聖人何必以為難哉夫神奇不測非難而易合道之難其能以理論人者必其

自足於理者也

唐綱不振教息風頹專務姑息藩鎮強橫浸淫
至於五代割據兼并犯金陵政伺弱乘危以成
逆志登受禪之臺竊黼屨之座者皆藩鎮也以
故朱溫秉旄宣武當群雄觀望之時首發大難
逞其兇頑椒殿血流唐祚移矣既而亞子興晉
陽之甲弘繼事之志屬均王膏梁之子才能不

日知薈說

卷四

无

過中人又朱氏稔惡之後梁之宗社一旦歸唐
宜矣莊宗銳始怠終從珂移鎮名禍敬塘一入
唐遂以亡背約取危晉亦頽滅智遠之得國頗
正而承祐無遠大之志奮誅戮之威使郭威得
以藉口一舉而漢祚復移於周蓋五十餘年之
間凡五易國而其間以別姓入繼者又可指數
也五代之亂可謂至極至宋而天下始定於一

豈勢力所及哉有道故也推其致亂之由皆藩
鎮跋扈尾大不掉太祖以杯酒片言解數百年
不可解之錮習而天下之治平亦不盡係乎此
功德不足以及兆民區區智取術馭豈能久遠
乎故運世必有其本也

王安石免役之令不為無補既無追呼刑責之
苦且鮮輓輸力作之勞而按戶科配所費實鮮

日知薈說

卷四

平

當時士大夫顧以口角爭之且爭之而不能窮
其詞如文彥博云惟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
姓治天下是豈足以折安石之喙乎彥博之說
似本於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之意不知
此正所以與百姓治天下也即當時免役豈能
無弊弊在務多斂而取贏也又在今雖免役而
異日助役如故仍復受役也彥博不知議及此

但云祖宗法制不可更張以失人心至以為與士大夫共治非與百姓共治尤理不足以伸其詞是皆安石逆料必有是論而適合其意者也豈足以移安石之志哉

古人云天下治亂關宰相人主得失係經筵張居正輔政當顯宗冲齡屢進講經史外則總攬朝政明智善斷於時治雖未純亦可謂之小康

日知叢說

卷四

四

君雖未哲亦可謂之守道蓋居正以一人而兼宰相經筵之任皆有成效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獨其剛愎自用嫉人長護已短懼大權他屬高拱以元老而被斥馮保以奸宦而交通至於廢制守喪心冀留任何不顧義理至此極也雖然顯宗有居正而朝廷清明天下無事太僕寺積金至四百餘萬及居正沒而內則奢侈外則

盜賊民不聊生蓋居正心不端而才有餘公不足而智有餘方之房魏韓范非其等夷方之李林甫蔡京大相逕庭大約張說呂夷簡之儔而乘時建立過之謂之忠臣不可謂之奸臣不可吾將謂之才臣焉乃身沒未幾家產籍沒子嗣遠竄雖禍自己名顯宗亦刻薄寡恩哉

徐有功當武氏肆毒於上酷吏恣虐於下守死

日知叢說

卷四

四

善道為人所難為其度量過人遠矣卒之保護善類紀綱不至大壞人心不至大散狄仁傑又培植之而張柬之遂因以復唐祚人但知有功為周行寬政而不知有功為唐之苦心也唐人濬好禮著論以為勝於張釋之特為其持刑一節耳至有功之心事尚未深切言之歟

三代以下稱賢君者漢有文帝唐有太宗皆恭

儉惠愛政無繁苛民用以寧然文帝之德雖優於太宗而時少名臣有賈誼而不能盡其用唐之房杜王魏同心一德相贊一庭貞觀之治尤稱盛焉至四年豐穰極矣豈無致之之故哉夷考其時上嘗與群臣語及教化封德彞勸帝以刑罰繩天下魏徵勸行仁義上卒從徵言偃武修文與民休息至於四年天下遂大稔流散者

日知齋說

卷四

四三

歸鄉里斗米三錢夜戶不閉上歸功於魏徵而曰惜乎不使封德彞見之夫人君莫不說順己之人而惡逆耳之言太宗獨從魏徵而遠封德彞其修己固已審矣既臻其盛不忘規諫之人二喜一懼之論尤致意焉此其所以保安常治而不危也歎千古之學無二端也內不欺己外不欺人者謂

之學內負於己外負於人者則不得復謂之學然己不負人強恕者猶能勉焉至寧人負己則非知命不惑者不能唐德宗時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賑德宗謂淮西貢賦既缺不必遣賑而贄以秦穆救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為言德宗乃悟胡氏寅以忠恕知命許之當矣而又謂敬興之學為誠洙泗之徒夫世有洙泗之學而可

日知齋說

卷四

四四

以偽為者哉寅蓋有慨於周衰道廢權謀名法清淨之術凡自外於洙泗之學者皆能立功效於一時而後之學者多浮慕焉故以贄為之準的也夫德宗之世群小用事正人不容德宗復以猜忌御下欲人臣之各盡其情難矣獨贄以忠誠明辨開悟人主而所言亦間被施行是其為學實無愧於天無忤於人而非曲學取媚之

可比人臣致身其尚以贊為法哉

唐憲宗之始即位也稱名相者四人杜黃裳裴
均李絳裴度是也黃裳遇君於初而抱才以沒
志未大施裴度克平淮蔡卓乎尚矣獨裴均李
絳猶遜於均乎夷考唐史所載均之言曰均不
敢以私害公又稱其獨賞諫官之能言時事者

日知叢說

卷四

聖

則均之所以保身實出於君子之明哲而非委
曲從時偷容取媚者所可比夫不敢以私害公
不過人臣自善之一端而賞諫官之言事則是
以言事君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得古大臣之遺
則矣

諸葛孔明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約其生平
亦曰公忠二字而已公故無我忠故無私無我

無私然後志氣清明而經綸中理故其言曰我
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所謂止水無心而平
量明鏡無心而照形以物為心而不逐於物者
也尤不可及者孔明之器識規模三代以下未
見其倫比而况區區一隅之士乎乃數戒群
吏勤攻其過失其虛以受人而不敢自是如此
此其所以有隨於伊呂也歟

日知叢說

卷四

聖

唐姚崇宋璟為相有高仲舒者博通典籍有齊
澣者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且曰
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姚宋能知二人
之賢亦已難矣又况能知二人之各有所長推
斯道也雖虞廷官人工虞水火各當其材者亦
不過因是以馴致耳

人臣外而忘家內而忘身并忘己之勲猷節概

然後能遇非常之事而處之一如其常苟不能
忘其勲猷節槩則猶視君與已為二人而有所
牽制何則信道猶未篤自知猶未明也韓魏公
之為臣實能忘身忘家并忘其勲猷節概者也
故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且並不見
已之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若魏公者亦可謂信
道篤而自知明矣信道篤而自知明則雖無魏
公之時位亦可以信其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如頽子之簞歎陋巷不改其樂是也而其氣象
規模又穆乎其深遠矣

日知薈說

卷四

聖七

日知薈說卷四

孔子大學一書用傳古聖王明德新民之
道其所從入以致知為始事而誠意次之
蓋未有意不誠而能修齊治平一以貫之
者也未有知之不極其至而意能誠者也
見於經傳者至湯武君臣始相與言學高
宗成王尤勉勉焉湯武上聖而孟子以為
反之蓋聖學之難純如此然非謂性之者

日知薈說

卷四

一

遂無所為學也觀堯舜禹相傳所以審辨
於危微之介者非致知之學乎所以致精
致一以守其中者非誠意之學乎臣郭爾
泰獲侍

皇上講誦於今五年矣曩者嘗承

命序樂善堂文鈔其義蘊之深闕風格之高古

有目者共識而臣竊觀我

皇上鑄經液史所以究興衰治亂之根源察邪

正是非之幽渺者皆不襲前賢之緒論而

必求自得於心又時就所言反求諸身私

慶

聖心實能以致知誠意之學體驗於

當躬而重為四海生民幸也

御極以來動應民志實政實心愾乎天下用能

日知書說

卷

二

以數月之中俾老幼賢愚皆忻然自得

於遐荒萬里之外近者

幾務餘暇復自擇論辨之文前集所未載者

為日知書說

命臣等各綴跋語而

御製序文謂錄此以驗諸行事伏念我

皇上今茲治教之日興乃曩者典學致知之明

效也而猶不忘素學時以自體察又設誠

於內而致行之之大驗也夫湯武以堯舜

為必可學故能為湯武高宗成王以湯武

為必可學故能為高宗成王以

聖性之高明

聖學之淵粹而加以

聖心之誠一三代聖王之治將復見於今矣臣

日知書說

卷

五

少備宿衛未暇殫心載籍謹就所夙聞於

經書者達其愚悃言之不文而以承

寵命為愧而已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學士臣鄂爾泰

敬跋

在昔三代聖王之治皆由學而成凡散見於詩書者其根源可尋繹而見也漢唐以後英明仁厚之君非無性資之高求治之切者而終無以躋於三代之隆蓋由學焉而未探其根源故所以濟其知者不能深而致於行者不能篤耳我

皇上徇齊敦敏夙承

日知書說

四

世宗憲皇帝之教自問寢視膳而外耳目心志一

用之於學而他無間焉故於五經四子之書早洞見其根源而參考漢唐宋元諸儒之義疏以折衷於至當循是以觀諸史其治亂安危之幾無微不察也循是以慎取百家之言其出入離合淺深之數無隱不燭也循是以懸衡人物推極事理皆灼知

獨見而無匿情用是發為文章言高而旨遠理達而氣昌得心應手俄頃立就而迥出於前賢思議之表臣廷玉奉

先帝恩命簡侍講讀十有餘年實親見焉曩者彙集衆體為樂善堂文鈔既承

命而為之序近復別擇論辯之文二百六十條為日知書說仍

日知書說

五

命臣跋之伏見

皇上繼序以來凡見諸政教者一準於天理而應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是以數月之中近自邦畿達於山陬海隅莫不忻忻然若時雨之沃其心春陽之被其體蓋我皇上好古敏求日有孜孜以致其知者既深且固故今之宵衣旰食以行所知者篤實充

周時措咸宜由是以往法天行健恒久不
已則德化所成直比隆於三代豈惟遠過
漢唐而已哉臣廷玉讀是編而為天下臣
民慶者彌厚且遠焉微特依

日月之光挂名簡末而與有榮施也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學士臣張廷玉

恭跋

日知書說

跋

六

臣聞法天之學與時偕行而惟日不足自
古聖帝明王兢兢業業無敢怠荒胥此志
也我

皇上以睿聖之姿夙稟

世宗憲皇帝庭訓冲齡懋學於經史子集靡不綜

貫用是發為文章深醇和懿玉振而金聲

御製樂善堂文鈔臣既承

日知書說

跋

七

命而敬為之序矣

御極以來本所學以出治仁育義正粹然純王

之道而

萬幾之暇不輟編摩復取曩所論述釐為日知

書說四卷仍

命臣跋其後臣惟在昔夏先后思日孜孜亦越

成湯日新又新逮周成王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皆以剛健篤實日新其德而

茲編命名獨有取於子夏之說者蓋

皇上之學基之以望道未見之心勵之以自強

不息之力要之以純亦不已之誠故雖

聖學高深已非游夏所能贊而

聖性冲挹惟見義理之無窮則我

皇上之心法治法與先聖同揆者即於是乎在

日知書說

說

八

豈但文章之盛度越百王已哉臣載稽傳

記惟日周天惟聖憲天故陽暉所照萬里

同晷者清明在躬萬物皆睹之象也歲度

躔次與天相及者體乾行健乘時御天之

象也其在天保之章曰如日之升蓋人臣

望君德業之昭著福祿之絲長皆取義焉

臣以遲暮之年幸廁見知之列材識驚下

無能發明

聖學於萬一敬述其管蠡窺測所及以竊附於

天保詩人之志焉

乾隆元年秋七月大學士臣朱軾謹跋

日知書說

跋

九

我

皇上聰明天直睿哲性成稽古典學孳孳不息
凡天人之奧蘊聖賢之述作無不極其源
流旨趣

宸章炳煥動合典謨茲萃輯歷年論誤區為四

卷名曰日知叢說

御製序文弁首宣示近臣臣敏得以與觀乃拜

日知叢說

說

十

手稽首颺言曰道術之與治術合而不分
者也自唐虞以精一執中聿開道統其時
在廷諸臣亮工熙績稱極盛焉禹湯文武
由之以為治洙泗鄒嶧闡之以為教詩書
所載可考而知也漢唐以後非無英君詎
辟刻意治平然無格致誠正之學裕諸平
日故雖有措注設施非偏而不舉則駁而

不純道術治術歧而為二尚論者每致惜
焉我

皇上懋德日新緝熙時敏實有以見政事之綱
紀心性之淵微經史之要眇紬繹發明洞
中窾會故筆諸簡冊即可播諸施行

臨御以來仁政仁聞光昭遠邇過化存神之盛
良由極深研幾蘊於素者厚也臣侍從有

日知叢說

說

十一

年學術荒陋無能贊助萬一仰
聖製之高深惟有恭敬奉持深思熟復庶幾稍
窺一二不至老而無聞臣不勝深幸且為
天下蒼生幸也
乾隆元年秋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翰
林院掌院學士臣福敏恭跋

臣聞帝王之學必求端於天天以剛健中正運行不息而成歲功帝王法之精一執中懋昭厥德如禹之思日孜孜湯之聖敬日躋周成之日就月將悉皆遙接心源恢張治道而先天後天與時偕行以馴致久道化成之盛哉

皇上纘承大統建極綏猷於用人行政阜民敦

日知書說

十三

俗之方犁然各當蓋由夙遵

世宗憲皇帝庭訓遜敏敬修熟復六經四子之書

旁及儒先之緒言諸史之義法靡不深探力索洞其根源故舉平日所蘊蓄見諸治教體立用行與在昔聖帝明王若合符契

臣自辛亥歲侍直

內廷敬讀

樂善堂文鈔廣大精微絜括道統嗣後詩賦古文日加裒積臣基親見

皇上引筆洋洋千言立就而論說尤多自身心性命國政民生以暨衡論古人一經研剖精義卓立星辰麗而江河行茲以萬幾餘暇親揀擇若干條定為日知書說夫日君象也易曰日進无疆詩曰如日之升

日知書說

十三

皇上徇齊典學緝熙光明精神貫注於億萬斯年而朝乾夕惕法天行健迺知而允蹈焉心源治道一以貫之凡是書所載包含萬有囊括古今洵典謨之矩矱官禮之菁華也臣就日近光早得霑沐聖訓景星慶雲先覩為快今復

賜讀成書承

旨附名卷末益欽

盛德大業富有日新而臣材質謏陋仰荷陶成於敷言錫極之中誠屬遭逢之厚幸云

乾隆元年秋七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掌院學士臣邵基恭跋

日知書說

十四

臣謹稽在昔中天之世聿垂典謨之文其

間執中一語舉心法治法一以貫之誠聖

學之樞極王道之綱維也凡典謨中所紀

欽天授時知人安民亮工熙績諸務何一

不從執中流出者乎臣恭誦我

皇上御製日知書說一編尋繹反覆始獲稍窺

端緒首言政事則自體元長人探治本以

日知書說

十五

及治具於任賢儲材教養兵刑之屬一一

提其領要而歸於謹德禮導和敬以化成

天下為之在優游而循其序持之在兢業

而要諸久至哉言乎蔑有加矣繼論心性

溯自於穆流行網緼化醇之始暨人生而

靜感物而動之餘五行稟為五事五性達

於五倫善復其初者在明善而固執主敬

以存誠天人一理體用一原洵文簡而義
該言近而指遠也至於闡發經學尤為剖
晰精微開示明切獨得聖賢之心而不泥
其辭善會古人之意而不襲其迹期於體
之身心純粹而不雜措之治理溥徧而宜
民披撥浮華以見本根陶鑄百家以歸大
雅從茲一道德而同風俗悉於經術之昌

日知書說

十六

明決之矣若夫上下千餘年間美任賢從
諫懲用佞剝民褒正直忠厚斥僉邪險僻
崇敦本務實之圖破迂庸庸末之見悼仁
賢之不究厥用惜明良之難以適逢望古
慨然及身思見殆情激而懷長何識高而
度遠布之邦國天下有不奉為千秋之寶
鑑振古之鴻篇者乎抑臣由

皇言而仰窺

皇心蓋於執中之指不啻神相授面相稽矣外
而發之政事內而蘊之性情精而剖經義
之異同大而鑒人倫之得失莫非本一中
為體驗而灼見源流操一中為權衡而不
爽豪髮者良由我

日知書說

十七

皇上天亶聰明遜志懋學以至德而凝至道正

值我

國家重熙累洽之期行見海隅日出盡躋於
風動時雍有不覺太和元氣洋溢於

宸章

睿藻間矣臣不勝欣悚輒忘其弇鄙矢口而賜
言焉

乾隆元年秋七月加禮部尚書銜管國子

監祭酒事臣楊名時恭跋

日知書說

跋

六

奏

翰林院編修臣潘乙震謹

竊惟理之大成惟聖斯集學之正統待人而傳
伏羲畫八卦而堯舜湯文見聞遙接孔子修六
經而顏曾思孟授受相承天德王道有同歸博
文約禮無異致注成炎漢康成綜毛孔賈鄭之
全疏集李唐穎達發王何范劉之蘊顧薪傳思
繼王韓二子之紹述彌勤乃奎聚呈祥南北兩
家之人文特著陰陽變合汝南倡而斯道有其
宗名教防維關西揭而先禮標其旨不貳過以

自樂元氣渾成一敬以無邪周旋中矩探月
窟天根之秘春生三十六宮盡仰觀俯察之奇
理照百千萬億言尊而信何王金許詣極精微
教明且行曹薛魏羅功臻純粹是則性涵一心
理該體用道行前哲學貴修來也 臣生逢

聖代有志儒先不揣鄙愚妄行編纂深知精蘊彌綸
而無外際地蟠天爰思大義紬繹而不窮鉤深
探賸易象詩書春秋三禮沂至道之淵源大學
中庸論語孟子洩先聖之端緒元經中說類編
於天人三策之餘經世漁樵附列在伊洛二傳

之後近思一錄做其體裁大全諸書供其採擇
豈敢謂脩齊治平之畢備要亦念格致誠正之
有條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神明天授

恭默道凝

德協苞符文治特彰道統

身隆律度作君兼以作師

致中和而述危微得成已成物之本

凜幾康以宣政教裕觀民觀我之原 臣遐方末學

嶺外鯀生束髮受書未聞性道樞衣對策詎達

天人蕪南豐之辨香私淑有在分太乙之藜火

警校忘勞素乏藏書知不免於掛漏敬循職守

期無負乎生平敢於一得之愚冒達

九重之聽伏願

聖心折衷

乙夜觀覽一心安止皆周情孔思之微天下文明無

誠行淫辭之作則唐虞真傳在

昭代而洙泗道脈垂奕禩矣 臣所輯理學萃成共一

十六卷繕錄完編裝漢成帙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理學萃成目錄

卷一

伏羲氏

唐堯

虞舜

夏禹

皋陶

卷二

商湯

太甲

太戊

武丁

祖甲

伊尹

箕子

卷三

周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仲虺

伯夷

傳說

卷四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散宜生

柳下惠

卷五

孔子上

卷六

孔子下

卷七

顏淵

曾參

閔損

冉耕

仲弓

卷八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卷九

有若

顓孫師

曾歲

漆雕開

原憲

南宮适

公西赤

高柴

樊須

司馬耕

公冶長

宓不齊

澹臺滅明

申枏

陳亢

公皙哀

顏無繇等

駟臂子弓等

卷十

孔鯉

子思

卷十一

孟子上

卷十二

孟子的下

卷十三

漢高帝

武帝

宣帝

光武帝

明帝

章帝

董仲舒

孔安國

劉向

劉歆

何休

趙岐

鄭元

何晏

王弼

杜預

范甯

王通

唐太宗

元宗

顏師古

孔穎達

賈公彥

韓愈

卷十四

宋太祖

太宗

真宗

范仲淹

周惇頤

張載

李籲

游酢

尹焞

羅從彥

卷十五

朱熹

蔡元定

李燾

陸九淵

沈煥

魏了翁

卷十六

元世祖

孫奭

程顥

程頤

邵雍

程頤

劉絢

朱光庭

呂大臨

楊時

李侗

張栻

蔡沈

陳淳

楊簡

舒璘

何基

邢昺

程頤

劉絢

謝良佐

張釋

胡安國

呂祖謙

黃幹

輔廣

袁燮

真德秀

王柏

許衡

許謙

陳櫟

瞻思

同恕

明太祖

成祖

世祖

曹端

胡居仁

蔡清

羅欽順

魏校

王時槐

高攀龍

吳澄

黃澤

胡炳文

蕭艸

董朴

陳澥

韓擇

伯顏

朱公遷

羅倫

陳琛

余祐

王守仁

許孚遠

劉宗周

金履祥

章懋

吳與弼

吳與弼

吳與弼

吳與弼

吳與弼

吳與弼

吳與弼

吳與弼

呂柟

陳真晟

湛若水

顧憲成

理學萃成卷一

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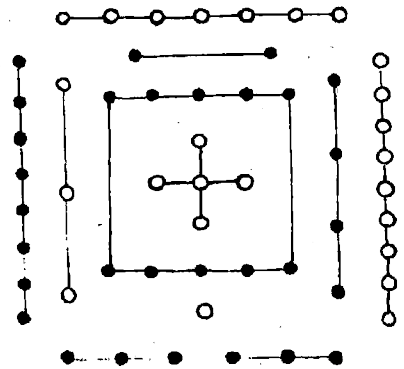
伏羲氏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始

厨氏養犧氏又曰包犧氏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周易繫辭下傳

周子惇頤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蘊與乎通書

河圖



河出圖聖人則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周易繫辭傳

孔氏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周易大全

劉氏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周易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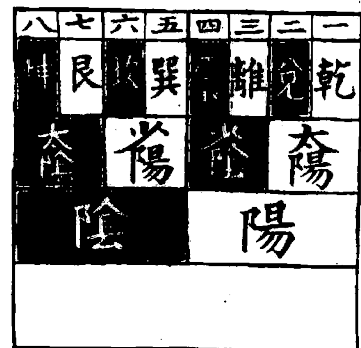
闕氏朗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周易大全

邵子雍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圖者河圖之數故義文因之而造易周易大全

朱子熹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

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周易大全

伏羲八卦次序



八卦四儀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繫辭傳

邵子雍曰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太極分而為二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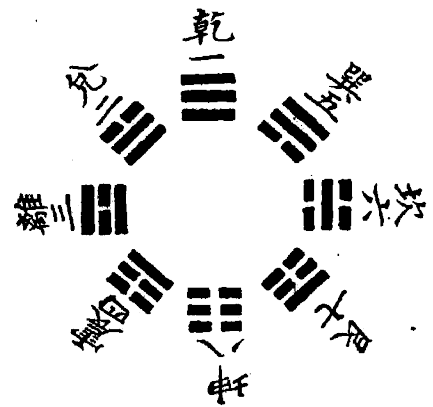
矣 周易折中

朱子熹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
 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
 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
 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
 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著其序皆然 周易
 本義又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
 器已具而其理先朕之目在河圖虛中之象也太
 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是為兩儀
 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則奇偶是也兩儀之
 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
 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
 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
 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
 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四象之上各生
 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畧具而有八
 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
 艮分居四虛也 周易大全

易逆數也 說卦傳

邵子雍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
 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 周易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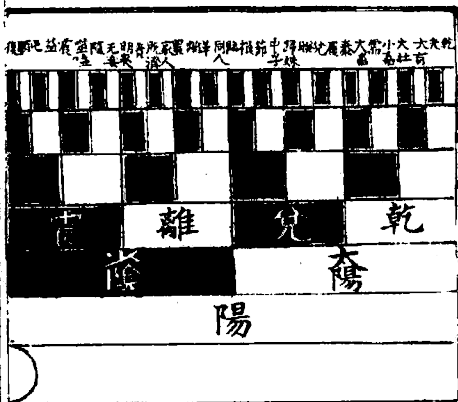
伏義八卦方位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說卦傳

邵子雍曰此伏義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

伏義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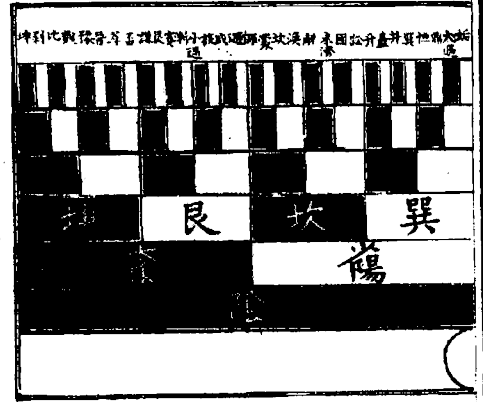


震巽六卦

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闡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明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於此矣又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皇極經世

朱子熹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周易

四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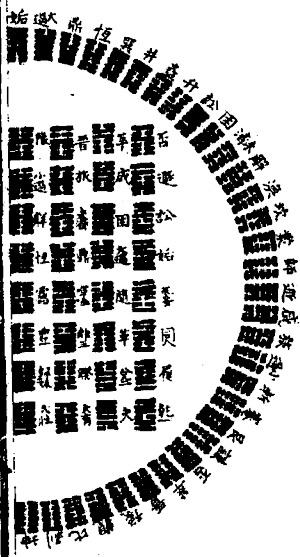
右前八卦次序圖即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即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周易大全

朱子熹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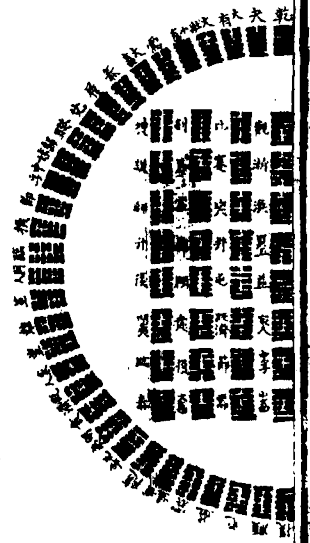
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偶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含六二含七三含八四含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實四虛之數洛書者四正四隅之位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爲陽而一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太陰生一陰則爲三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爲四而謂之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爲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艮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

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无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无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焉可見矣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超然而默契於心矣故自兩儀未分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燦然於其中太極分而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也兩儀分而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有百千萬億之無窮雖見於棋畫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 周易大全

伏義十六十



四卦方位



右伏羲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得之李之才擬之
 擬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
 搏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
 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
 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
 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
 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
 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周易大全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

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
 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
 錯而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
 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
 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
 則愈繁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
 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
 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
 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
 也又曰死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

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
 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
 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
 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見矣又
 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始至坤凡八十陽姤
 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又曰坎
 離者陰陽之根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
 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又大易吟曰
 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風雷相
 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

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又詩曰耳目聰明男子
身洪鈞賦予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
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
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周易大全

朱子曰圓圖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
乾位陽畫之聚為多坤位陰畫之聚為多此陰陽
之各以類而聚也亦莫不有自然之象焉又曰圓
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
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無順定位中有對待四
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圖圖之

辨也圓圖象天者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方圖象地
者地方而靜固乎天中圓圖者天道之陰陽方圖
者地道之柔剛震離兌乾為天之陽地之剛巽坎
艮坤為天之陰地之柔地道承天而行以地之柔
剛應天之陰陽同一理也特在天者一逆一順卦
氣所以運在地者惟主乎逆卦畫所以成耳 語類

唐 唐國名堯帝平陽

帝堯 帝姓伊者氏名放勳帝營萬年氏之子帝

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
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尚書堯典

孔氏頴達曰史述帝堯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
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在於己身有此德又能
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

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
於四方之外又至於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
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也言天下眾民
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太和 尚書註疏

程子頤曰前言堯之德後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
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歷明時萬事莫不
本於此修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治歷創制立度
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 二程遺書

朱子熹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個聖人堯典是第一
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一個字

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語類

呂氏祖謙曰作歷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歷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為主文集

直氏德秀曰堯之德以欽為首而其行以恭為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俊德即其總名也明俊德者修身之事其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百姓昭明謂新民而民

亦有以明其德也堯典其大學之宗領歟敬之始見於經者始此大學衍義

王氏樵曰上備舉堯之衆德而首以欽之一言下摠挈堯之盛德而蔽以明之一言聖人之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其功及於家國天下程子所謂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尚書彙纂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尚書大禹謨

蔡氏沈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藏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尚書集傳

陳氏櫟曰廣聖德之令體也運聖德之大用也聖神全體之不可見者武文大用之可見者也其可見者即不可見者之發皇呈露也尚書集說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

程子頤曰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個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着則非中矣程子語類

朱子熹曰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大全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

朱子熹曰唯猶獨也則猶法也蕩蕩廣遠之稱也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集註

虞虞國名堯以女嬀於

帝舜堯姓名重華敬事神農以孝聞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舜典

程子頤曰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譬論王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溫潤或取其質之堅正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其為寶矣二程遺書

林氏之奇曰堯舜充實輝光之德塞乎天地之間初無異也而史官經緯錯綜以成文體於堯典先言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而後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蓋言堯有如是之德故能有如是之輝光也舜典先言重華協于帝而後言濬哲文明蓋言所以有如是之輝光以其有如是之德也堯之歷象日月星辰至舜考察日月之行加之以五緯之躔度然後其法加密也或言堯典所言者皆道也舜典所言皆器也事也此說殊不然夫堯典所謂

歷象即舜典所謂璣術舜典所謂日月星辰皆在
其中矣豈有道與器與事之異哉 尚書傳說

金氏履祥曰協于帝則自欽明而下皆與帝克協
然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同故又以

濂哲以下形容之光被至時雍君道也元德至弗
迷臣道也 尚書解

陳氏大猷曰或問左氏傳舜舉八元布五教於四
方舉八凱以揆百事此事當在歷試之時而書以
為舜自為之何也曰堯以五典百揆之事試舜而
舜能舉賢以為之則亦無異於舜之自為也 尚書

傳說

董氏禹曰慎徽節與堯典以親九族而九族睦至
協和萬邦而民時雍語意氣象相似分明上句是
感下句是應見二聖人隨感隨應功用神速處 尚

書彙纂

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
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 尚書大禹謨

程子頤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
精惟一所以知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夫人心危
而不安道心微而難得所以貴於精一精之一之
然後能執其中 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只是這一個心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
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雖聖人不能無
人心如飢飲渴食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
隱之心是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隨未隨
之前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此子使
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

每聽道心之區處則有道心而人心為所節制人
心皆道心也然天理人欲之交界處湏是在天理
則明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惟聖人便辨之精守
得徹頭徹尾學者則湏擇善而固執之虛明安靜
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不間中
只是個恰好底道理惟精惟一則信乎能執中也
堯告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道心精一二
句又較子細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告禹
做工夫處自堯舜以來所傳聖人心法無以易此
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則惟精

也固執則惟一也又如擇乎中庸是精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勿失是一又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
之明辨之皆惟精也且如篤行又是惟一也至於
明善是惟精也誠身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
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也學是學此道理孟子
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 語類

黃氏幹曰人心者人所不能無但發而易流於縱
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名之曰危道心者亦人
所不能無但發之常微而不著不著則難見矣故
名之曰微聖人於此知乎發於形氣者惟危發於

義理者惟微故欲人於此用工而精以察之於始
一以守之於終凡一念之發必察其發於形氣乎
發於義理乎發於形氣則摧折之發於義理則擴
充之如是則精之事得矣又從而堅持固執念念
不忘使前之擴充者常昭著光明前之摧折者必
潛遁退聽而至於無焉此一之事也既精且一則
心之所發身之所為無不合乎中矣 文集

蔡氏沈曰心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
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
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

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人心聽命焉則
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
能執其中矣 集傳

胡氏士行曰聽用之隙一有不審則耳目之官誘
於物有不搖其心之官者乎勿聽勿庸此亦用工
於精一處也 尚書彙纂

陳氏樵曰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畧而精微之理
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堯之傳舜曰天之歷數
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
凡所得於堯之四句一一為禹言之中間增十有

三句義理益明微戒益至合堯曰禹謨二篇觀之
可見矣 文集

王氏樵曰敬修可願此可愛之實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中也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自我先得之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吾之所為莫非可願矣可願
非敬修不得若不修其可願而徒恃其可愛使有
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可畏者至矣 尚書彙編

黃氏震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
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
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

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蓋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說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二者單據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

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具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

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日抄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六章朱子熹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過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

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執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集註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

朱子熹曰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

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已者聖人盛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集註

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解集

朱子熹曰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集註又曰明物察倫由仁義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語類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孟子盡心朱子熹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集註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

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孟子公孫丑上

程子頤曰樂取於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乃公也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

於我則彼益勤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集註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已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已孰爲在入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已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已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

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

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因出於誠

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

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為善也文集

饒氏魯曰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為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為生知常虛心以愛人之

善己之所為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己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

我而非人所及也文集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

大禹禹姓似氏名文命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即天子位

白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尚書大禹謨

呂氏祖謙曰聲教已至方祇承於帝無一毫自有之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然祇承

與重華異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祇承不過坤水乾之意也尚書集說

真氏德秀曰禹言君臣之道蔽以克艱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難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啟驕逸

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大學行義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僕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尚書益稷

林氏之奇曰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人之所止而不能安則將泛然而無所歸宿外物得以移之矣

苟能安其所止則意識心正舉天下之物曾不足以動其心如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矣此實慎乃在位之本也惟幾惟康其弼直言能安止矣又能盡此三者然後有以盡夫慎乃在位

之道也尚書集說

朱子熹曰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

語類

蔡氏沈曰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至於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義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則

是惟無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僕我者以是昭受於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尚書

集註

真氏德秀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慮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為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

大學衍義

王氏樵曰止以理言安以心言若何而能安曰無

欲則靜虛動直尚書彙纂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尚書出貢

呂氏祖謙曰禹之治水歷年之久涉地之廣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是以求德哉衆人為之則力也禹為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見禹之胼胝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尚書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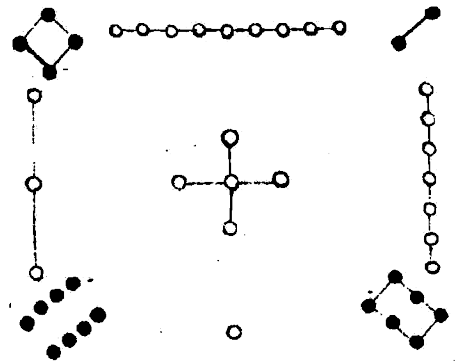
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夫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工者奈何不敬尚書五子之歌

林氏之奇曰天下之安必由匹夫匹婦之無所不被其澤天下之危必起匹夫匹婦之怨者其所以怨者亦不在於顯然過惡苟失於此者在毫釐之間必有怨之矣惟以君而臨民其危如朽索之馭六馬則為入上其可不敬民哉君能敬民則本固邦寧而社稷永保矣尚書解

呂氏祖謙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世興王之定法禹授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愛非君可畏非

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躬履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子孫堅決著明文集

洛書



洛出書聖人則之 周易繫辭傳

孔氏安國曰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尚書傳
劉氏歆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 尚書彙纂

關氏朗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尚書彙纂

邵子雍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方者洛書之文故禹奠國之而作範也 尚書彙纂
朱子熹曰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

蓋主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合而言之則首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

尚書彙纂 劉氏欽又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

表裏尚書彙纂

朱子熹又曰河圖洛書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

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

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為五數之象矣然其為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圍由內及外圍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其曰多寡之不同何

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數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左次右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

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於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

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耦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合五而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故叢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散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論語子罕

朱子熹曰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集註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離婁

朱子熹曰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

禹拜昌言集註

皋陶字庭堅高陽氏之才子八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民勸翼通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

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雖兇何遷乎有苗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

敬六德亮采有邦兪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

邦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

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尚書皋陶謨
司馬氏光曰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

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故曰知幾其神乎 文集

程子頤曰書言天秩天叙夫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天命天討只是天理自當如此人何嘗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善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彰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用刑以懲之刑賞之用何嘗容心於喜怒哉只是一箇義義之與比 二程遺言

朱子熹曰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

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皆是有這箇叙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圖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 語類
蔡氏沈曰臯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

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職勉輔而國治矣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亦言其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承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可為信驗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

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終始有常其吉士矣哉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繫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曰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

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曰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十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也師師言百僚皆相師德而百工皆及時以事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於四季也凝成也言百工趨事而眾工皆成也教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儉勤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業業危懼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機藏於

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故聖人於幾則兢兢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萬幾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表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

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威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也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威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某傳

真氏德秀曰臯陶陳謨未及他事首以謹修其身為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欲其悠久不息也為君孰不知身之當修然心或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悠久不息常思所以致謹然後謂之永否則乍作乍止果何益哉慎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修身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尊賢二者繼之九族必有以篤叙之使均被吾恩眾賢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為吾輔身為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

序其亦有所祖於此歟知人誠非易事然不過以
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
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
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
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為虛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
自寬而栗以下其目凡九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為
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材之優劣判矣此又
知人之要也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變若勉於
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是又知人之要
也隆古君臣講明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

不本於敬 大學衍義

董氏鼎曰臯陶發明知人之謨尤覺詳於安民之
謨明於知人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
餘則戒逸欲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於
曠官廢事於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
君不知懋敬而至於褻天玩民蓋以人君一心又
知人安民之根柢歟 尚書彙纂
薛氏瑄曰臯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為治之大
經不出於此先儒謂知人安民臯陶一篇之體要
竊謂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

德者實踐此德於身也至若知人智之事安民仁
之事則皆此德之推行耳苟非此德實踐於身則
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智何自而明安民之仁
何自而行哉 文集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
作與事慎乃憲欽哉濔首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尚書益稷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

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
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
矣臣不任君之事則墮矣此萬事之所以墮也君
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
而萬物生矣君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所治者
寡所職者詳也君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
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 文集
蔡氏沈曰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
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
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

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作歌之意也
 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
 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欵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臯陶將欲廢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傾圮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廢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

孟子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孟子

理學萃成卷二

商契始封商湯國以有天下之號盤庚改曰殷

成湯姓子氏名天乙代夏桀而有天下

王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尚書湯誥

林氏之奇曰惟民之衷本於上天之所命則是民之性無有不善矣然天雖能降衷下民不能使保其固有之常性而勿失故立之君而付以立教之任尚書集說

朱子熹曰何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衷字是箇無

過不及恰好的道理天之生物箇箇有一精當恰好的道理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彜張子所謂萬物一原又自不同彜是常道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物必有箇當然之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曰明目之則也聽曰聽目之則也故民執以為常道也若說降衷便是秉彜則不可若說便是萬物一原亦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也若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

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
同方見其所謂同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者蓋以
是為準則而取正也 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
之降衷便是有主宰意天地自有箇生物之心復
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如惟皇上帝降
衷於下民天道福善禍淫便是分明有箇人在裏
主宰相似 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
而言則謂之性猷即道也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
其道者惟后也

蔡氏沈曰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
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
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
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
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
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
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
情言也上帝降衷於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
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
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
重也 尚書集傳

真氏德秀曰開萬世性學之原自成湯始 大學

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
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尚書

蔡氏沈曰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
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
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
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

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
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
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
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
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言人之懋於德者
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
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
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
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
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

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尚書集傳

薛氏季宣曰天理常與人欲為對湯惟無欲故無聲色貨利之好爵賞隨事無非天理用人之善即

已之善改過之際無吝於心故能德至寬仁以明民而取信尚書輯解

陳氏櫟曰克寬克仁開萬世言仁之端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為體寬為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

仁以愛人皆用也德莫大於仁湯所以克仁實自不邇殪之無私欲始德懋至兆民根本皆自不邇

不殖中來尚書會編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處以寬兆民允懷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

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尚書伊訓

蔡氏沈曰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人紀三綱五常其理未嘗泯沒桀廢棄而湯始修復之也

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

心集傳

陳氏經曰湯以肇脩人紀為一身之任吾身有一毫之不盡則於人紀必有一毫之虧於是不自足

其足從諫求之今未已也又求之古又欲兼天下之善脩人紀之道不得不然也尚書彙纂

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四方尚書太甲上

朱子熹曰顧謂常目在之也諛猶此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

之則無時不明矣大學集註

又曰古註云常目在之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

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

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語類

陳氏雅曰顧諟者即敬也推此心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即所謂顧諟明命也上天監

觀聖人之德故集大命於身而付以治民之責蓋治民事神初無二理誠敬足以事神則未有不能

治民事神初無二理誠敬足以事神則未有不能

治民者也曰顧諟者如立則見其倚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之意曰監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之意尚書彙纂

伊尹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尚書太甲下

陳氏雅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是德也先王惟能勉敬其德至於與天為一非於性分之外別有所增益也伊尹語先王用功之要則曰懋敬厥德語用功之極則曰克配上帝蓋徹上徹下以告太甲者也尚書彙纂

王曰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尚書

書微子之命

呂氏祖謙曰齊聖廣淵於此識湯德之全體尚書

解

蔡氏沈曰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集傳

王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尚書

酒誥

蔡氏沈曰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迪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

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集傳

陳氏經曰迪畏行其所畏也上畏天道之顯明下畏小民之難保畏天畏民無隱顯輕重之間德者得此理經德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秉哲特其明而不昏也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尚書彙纂

湯降不遜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毛詩商頌長發篇

朱子熹曰言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常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詩經集註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

朱子熹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大學集註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離婁

朱子熹曰執者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孟子集註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湯則聞而知之孟子蓋心

尹氏焯曰知謂知其道也 孟子集註

太甲成湯嫡長孫太子也 說得太宗

王克終允德尚書太甲上

時氏潤曰玩狎之習日遠感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尚書泰誓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於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達戾於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尚書太甲

中

蔡氏沈曰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脩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

怠惰也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

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

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此懋德之所從事太

甲能是則我承天之美而無所厭教也華傳

真氏德秀曰德者得之於天者也天性本善人自

昧之則反善而為惡與天不相似矣奉身當有法

度嗜好無節則敗度修身當有禮縱肆不恭則敗

禮故以自責大學衍義

陳氏櫟曰惟明后與不明於德相應太甲自謂不

明於德尹遂以修身協下而為明后者許與期望

之修身本諸身也允德協下徵諸庶民也誠實之

德孚契人心其修身之驗與至於上承祖宗之託

則其奉之也不可不思孝下膺臣民之歸則其接

之也不可不思恭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

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不德不謂之聰視聽是

物聰明是則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

所欺為聰林氏朱子之解備矣尚書解

伊尹申誥於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固常

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於克誠天位艱哉德惟

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

慎厥與惟明明后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

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於始有言逆於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尚書太甲

下

孔氏穎達曰天親克敬民歸克仁神享克誠言天

民與神皆歸於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

思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尚書註

蔡氏沈曰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

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

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

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

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

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

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言之

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言之一德而已德者合敬仁

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

行之者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

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

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

一

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
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
何如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與終而與亂則亡亦至
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若升
高必自下云云者此皆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
子之道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
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無輕民事而忽其
難無安厥位而忽其危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
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
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今其即政臨民亦事

之一初也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
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於心而
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於
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書集傳

真氏德秀曰敬仁誠並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
之正傳也

大學衍義

金氏履祥曰三者俱無常而皆不能外乎德敬與
誠分言者誠則真實之意而敬則加謹畏所以事

天也

仁山集

太戊商已弟而自成湯以復政教稱之曰中宗
周公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
懼不敢荒寧尚書無逸

呂氏祖謙曰中宗無逸之責嚴恭寅畏合而言之
則敬而已矣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
於稷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稷象
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
桑穀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
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祇懼而不敢荒怠晏安中宗
之敬則然矣

文集

蔡氏沈曰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
懼天命即天理也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
身至其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
中宗無逸之實如此

尚書集傳

武丁小乙子修政行德

王庸作書以詰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養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啟乃心沃朕心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尚書說命上

呂氏祖謙曰自古聖賢皆於恐懼上用功恐德弗類聖學入德之門也恭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沉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文集

蔡氏沈曰高宗恐德不類於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惟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養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審所夢之人繪象旁求於天下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立以為相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高宗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啟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

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匡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尚書集傳

胡氏一桂曰相業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責之以納誨輔德為第一義蓋其思道精見道明故其言如此尚書彙纂

陳氏樸曰高宗命說之初已有渴教之意今欲遂沃其渴教之心說果開誠心以進言高宗心心相孚必有如土受水之沃如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矣尚書解

孫氏繼有曰說之納誨者一而臣皆納誨則其輔益廣說之啟心者一而臣皆啟心則其沃益深尚書會編

周公曰高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般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尚書無逸

蔡氏沈曰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之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尚書集傳

王氏樵曰傳中和字因發言和順而生其實和之發於身本於恭默思道和之達於政著於民本於不敢荒寧是高宗之得力處亦在一敬字而已尚書會編

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

周公曰祖甲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尚書無逸陸氏鍵曰人君惠民易而保惠難必仁恩無虞不到無念不徹使民實被我澤方能保惠不侮亦保惠中事尚書彙纂

臣謹按事有經史同紀而兩岐者則誰從曰從經殷王祖甲史記稱為人淫亂而殷衰乃尚書無逸篇則謂為迪哲之君夫周公豈有以淫亂者而謂之迪哲且欲成王取法之哉或曰書經注疏及子由古史皆以祖甲即太甲也是又不

然周公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若祖甲即太甲則當先云我聞曰在昔殷王祖甲矣其自時厥後立王者明指祖甲後王而言也則祖甲知小人之依而非淫亂主明矣近有據史記而目祖甲為淫亂與夏王孔甲同讖者臣特援尚書而為之辨

伊尹名摯處士湯使人聘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亂德伊尹放之於桐宮太甲位暴虐不遵

通湯法亂德伊尹放之於桐宮太甲位暴虐不遵

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尚書咸有一德

林氏之奇曰既曰常德又曰一德者惟一故常惟

常故一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推遷萬物之生育所以悠久而不變者惟其一而常常而一故也尚書解

朱子熹曰一者是純一而不雜德至於純一而不雜所謂至德也蓋歸於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欲間雜之然易之恆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德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曰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

纔有間斷便不可左右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才多是為下為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為上為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才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為上為下須是為德為民必和必一為此事也德無常師四句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非也協於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

有不同者敬無常主必是合於一乃為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而純乎義理矣語類

蔡氏沈曰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

兼君德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
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
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
君子也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
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
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
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
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
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
所謂一貫者幾矣尚書集傳

真氏德秀曰易以日新為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
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善
之也始敬終肆以一出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
事德何日而新乎為云者意有所主之名言人臣
之心為上則為君成德為下則為君牧民意之所
主惟此二者二者之外不雜他念然後為一德之

臣大學衍義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
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置置然曰我何以湯之幣
為哉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
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
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孟子萬章

朱子熹曰樂堯舜之道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
樂之也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翼翼無欲自得之貌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
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
而已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
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
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
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
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
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子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集註問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或問以饑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會一一學來不是每日耕鑿飲食過了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

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語類

楊氏時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於其義而已與之畜取之微雖若不

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文集
孟子曰伊尹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聖之任者也孟子萬章

朱子熹曰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集註

仲虺

左相即萊來也湯之後為湯

仲虺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尚書仲虺之誥

朱子熹曰日新須是常接續不已纔有間斷便不可或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為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反著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而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

地便也是凡人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自是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語類

蔡氏沈曰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道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

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尚書集傳

真氏德秀曰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昭大德也明明德也建中於民新民也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推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當而無一事之不中心有萬慮未易執中矣已之中乃民所由中也王者所以為法後世者道備於身

而無缺則德垂於後而有餘大學衍義

孟子曰若伊尹萊來則見而知之孟子書心

胡氏炳文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四書通

傳說說為各靡於傳 丁集之為相 藏

說進於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無啓寵納侮無取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尚書說命中

孔氏安國曰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書傳

王氏安石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裘葛雖善何施惟未動審於慮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

矣不顧可否於時而動非聰明也新經尚書

蔡氏沈曰天之聰明無所不聞見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毋開寵倖而納人之侮毋取過悞而遂己之非過悞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集傳馬氏森曰心者萬化之所從出也使心蔽於物欲

則危殆不安而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矣故必安於義理之所止而無物欲之搖奪則大本立達道行而政事之間無一不得其當矣書經章句

說曰王人多求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尚書說命中

朱子熹曰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個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學於古訓至匪說攸聞蓋聖賢說出道理在裏必學乎此後可以有得

經籍古人言學方自說命始有遜順其志捺下這悉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於茲二者則道乃積於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教學半蓋已學已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文義是教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於學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

始至終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也 語類

蔡氏沈曰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
訓者古先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說稱王而
告之者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
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
所聞甚言無此理也遜於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
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修如泉
始達源源乎其來矣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
身不可如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
乎已者如此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

立教學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
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
始嘗在於學無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
然者矣 集註

真氏德秀曰大學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
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諸行事者舉而
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為一
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
後世學與事為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為粗迹任事
者以講學為空言不知天下嘗有無理之事無事

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
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
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 大學衍義

箕子 王封諸箕子於朝

六五 箕子之明夷利貞 周易明夷卦辭

程子頤曰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上六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伴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於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 程子易傳

朱子熹曰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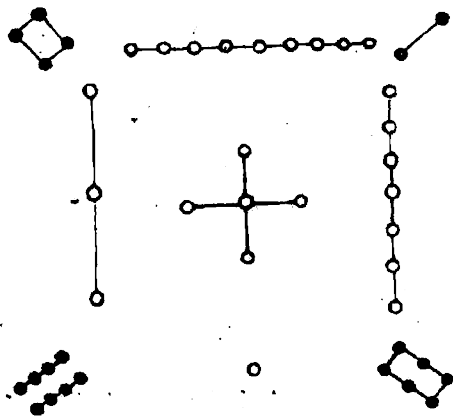
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 朱子本義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周易象下傳

程子頤曰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遇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 程子易傳
蘇氏軾曰六五之於上六正之則勢不敵救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此最難處者也如箕子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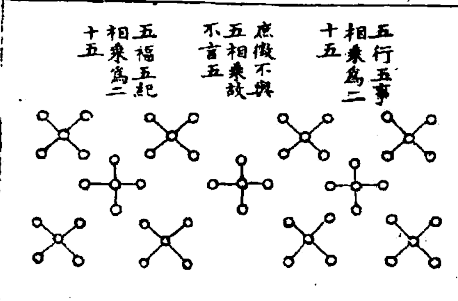
復可箕子之處於此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也 東坡易說

洛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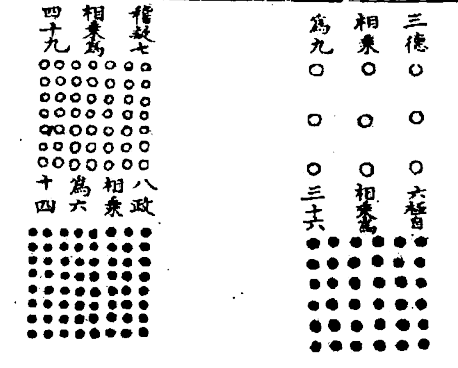


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而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而究於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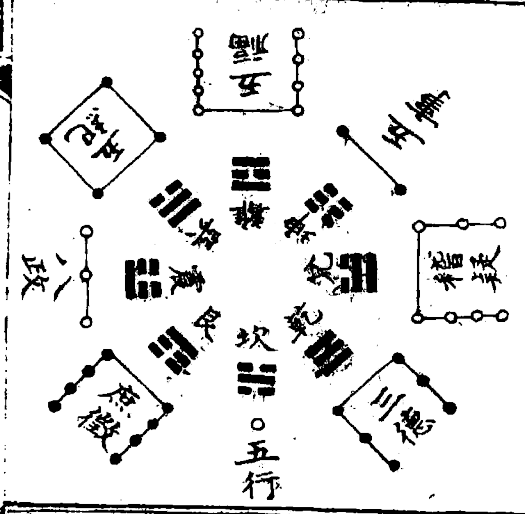
九疇相乘得數圖



五疇相乘象天圓而有變
 四疇相乘象地方而無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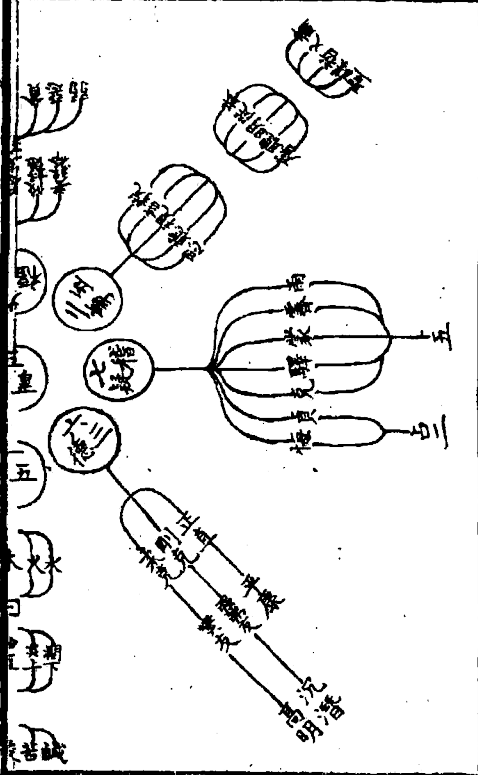


九疇本洛書數圖



一合九而
 為十二合
 八而為十
 三合七而
 為十四合
 六而為十
 此洛書以
 虛數相合
 而為四合
 者則以九
 疇也若九
 疇則以實
 為相合而
 為五十矣

算子洪範



次五圖	三四五皇極至八九 四三二一 九八七六	皇極居
用十之圖	疇外有六極用十也 	九疇虛五 皇極虛五無數也九 二八為十 四六為十 三七為十 一九為十 六七八九
疇數之圖	二總而為大衍之數五十 	九疇合八 合為十者二合為十畫亦 五五為十 三五為十五 五五八五皇極三德三 五五八五無數三七八 六八為十五 五五為十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曰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尚書洪範

周子惇頤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太極圖說洪範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

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善為直為義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

程子頤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各於其所聖人所以叙彝倫也洪範九疇聖人使天下順治之道也非能為物作則惟止之各於其所順乎陰陽相協之

妙而已陰陽相協彝倫天叙也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也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天人相圓天下事大綱出不得此九者世間只順了個陰陽相協之妙便彝倫常叙自古聖人只理會得此而已矣遺書

張子載曰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五事已正然後邦國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

嚮勸終焉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燃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變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正蒙

曾氏鞏曰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已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

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修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徵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為大法也 文集

范氏祖禹曰治天下者不過三德曰正直剛柔而已不剛不柔曰正直正直者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也柔克謂柔勝剛也如經云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克 文集

劉氏彝曰天地之於物也能生之而莫能終而遂其性也能終而遂其性者聖人也天地之於人也能性之而莫能化而一於善也能化而一於善者

聖人也非聖人則不成天地造化之功非天地則不能成聖人皇極之治其道相參其能相須其力相敵故曰三才也一德正其中則五事治於外一氣正於中則五氣順於時以形而言之則各宜類舉聖人觀之所以念已政之得失也以德而召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以應天道以淵默也 文曾氏政曰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用聖者人之極也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自誠而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者也自明而誠者思之弗得弗措湯武身之者也 尚書彙纂

林氏之奇曰箕子之陳九疇其八疇皆詳言其所以為是疇者獨於皇極一疇不言其所以為皇極而遽言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蓋自五行至五紀即聖人所以建皇極以教民者非是於數者之外別有皇極也自皇建其有極至於為天下王皆是聖人建極以教民之事其文比於諸疇最為詳備蓋聖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舉而措之以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盡在於此故箕子反覆為武王陳之其義無所不盡也人君之所以

贊天地之化育至於皇極建三德又稽疑明則夫陰陽二氣見於雨暘燠寒風者各以其時所著見者無非休徵也然聖人雖有召和致祥之道可以取必於陰陽之不乖者而其所以警戒修省之心則不可忘也是以其所念者不獨休徵而又有咎徵焉陰陽之氣一失其和則反身自省曰是吾之咎也故蚤夜以思去其所以咎而反之於休則其徵莫不各以序矣故五者之咎雖聖人之所必無而其徵則不可不以之省也 五事之與五氣雖各以其類應然聖人之修五事以為參天地贊化

育之本者又豈務為表暴之飾以彊之於其外哉其肅又哲謀聖蓋根於天命之性出於所固有之物則其充實輝光之發脾胃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其所以通乎神明光於四海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非天下之至誠固不足與此文集
朱子熹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既修可推之於政

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糊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 凡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居中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說惟此說好 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蓋固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於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為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為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為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

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
 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
 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
 政則修身不止於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
 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
 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五紀則治
 不止於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歷明時仰
 以觀於天文矣五居中夾爲八政之中縱橫以成
 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爲皇極
 耳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
 內環觀者皆於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
 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
 三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
 盡其變於人矣七位在酉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
 著矣故爲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
 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於幽明矣八位
 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爲庶徵庶徵
 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
 位在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爲福
 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於天

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
 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
 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
 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
 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行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
 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大極動靜之分也九疇
 本於洛書者如此後學不悟此章具洛書之文例
 以空談而說之則陋矣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
 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
 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
 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
 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矣而四外望之以取
 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
 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
 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
 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
 彼是以其說輾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
 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
 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
 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

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致其禍福於人如絮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

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王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又集蔡氏沈曰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於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首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

曰威所以懣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作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序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

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奸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明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星辰也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極其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

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
 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之
 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
 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
 以相與者如此也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
 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
 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
 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
 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
 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
 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
 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
 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
 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
 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
 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
 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
 不明於天下也宜哉克治友順變和也正直剛柔
 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咸福予

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變
 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者
 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
 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
 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
 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
 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
 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
 如此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
 筮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
 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
 之然後使之卜筮也徵驗也所驗者非一故謂之
 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
 少也叙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叙庶草且
 蕃廣矣則其他可知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
 五事脩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
 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
 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縲固不通而不足與語
 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夫得之機應感

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人有壽而後能享諸
福故壽先之富者有慶祿也康寧者無難也攸好
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意
緩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
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集傳

項氏安世曰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
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皆道之體治之由
出也三德決於人也稽疑決於天也庶徵驗於天
也福極驗於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成也就兩
截言之又以前四者為綱後四者為紀也合而言

之皇極為綱八者皆為紀蓋皇不立極則八者孰
舉之哉文集

真氏德秀曰禹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
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
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
因次之以為九類即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即
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
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
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居九疇
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

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
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五者治身治心之要
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
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
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
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
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生故曰農用
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
歲月日時星辰歷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
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

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
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為民之
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
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人之
強弱故曰又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已而
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
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
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
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
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驗也天

人相應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
 念用庶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
 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
 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
 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
 此人君所以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
 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
 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為萬
 世著龜也 大學衍義

伯夷 姓墨胎氏孤竹君之子伯夷名允字公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論語公冶

朱子熹曰伯夷叔齊其介如此宜如無所容矣然

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集註

伯夷叔齊要見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

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過便自無可惡

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

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

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

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

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 語類

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

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 語錄

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論語述而

朱子熹曰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

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

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

之有 集註

蔡氏清曰伯夷叔齊之讓若天王判之當屬伯夷

本伯夷之國也故孟子一則曰伯夷二則曰伯夷不及叔齊權衡審矣蒙引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孟子萬章

張子載曰無所雜者清之至勉而清非聖人之清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正蒙

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而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

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史記伯夷列傳

韓氏愈曰士之特立獨行通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照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所謂士者一凡人舉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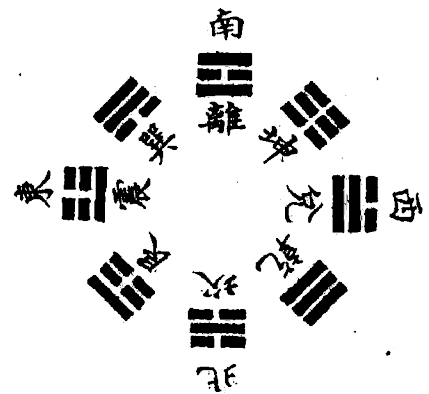
理學萃成卷三

周國名周號曰王所居

文王武王名昌有太王孫王季子伯為文西王伯

西伯演易於美里通鑑編

文王八卦方位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
 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深齊也離也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
 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
 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
 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
 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
 乎艮坤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

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周易說卦傳

邵子雍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

是矣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皇極經世

朱子熹曰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

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又曰嘗考此圖而更為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艮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

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 啓蒙

蔡氏元定曰伏羲八卦是數之自然文王八卦者見之於目或謂先天乃總寓天地所以然純乎天理者也後天乃整頓天地所當然之理參以人事

此意固好然先天豈非人事後天亦是天理之自然顧有明體致用之不同二者不可相無故夫子釋帝出乎震一章又以先天說六子之用也邵子以帝出乎震為文王所定今觀連山首艮以萬物成終成始恐古亦有此矣 易解

文王八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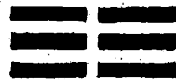
乾父



艮坎震

震長男 得乾初爻
坎中男 得乾中爻
艮少男 得乾上爻

坤母



兌離巽

巽長女 得坤初爻
離中女 得坤中爻
兌少女 得坤上爻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周易說卦傳

朱子熹曰坤索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得坤之六二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得乾之九三以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

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爲兌故曰三索而得女凡此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爲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 啟蒙

朱氏震曰將說天地生萬物而先言入者天地之性人爲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爲陰之父坤地也爲陽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 易集傳

乾元亨利貞 周易上經象辭

程子頤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

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易傳

朱子熹曰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象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 朱熹 林氏希元曰乾德剛剛以體言健兼用言剛則有立健則有爲人而有立有爲則志至氣至本立道

生事無不立功無不成不見艱難無能阻心如乾旋坤轉如雷厲風行何天之衝殆不足以擬之是不惟亨而且大亨也中者不偏不倚正者無過不及體用之分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可見乾之中正也乾道大通而至正在人容有不正者故聖人因以爲戒 周易折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周易上經象辭 王氏弼曰至順而後乃亨故惟利於牝馬之貞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

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 易註

孔氏穎達曰乾坤合體之物故乾後次坤地之為體亦能始生萬物各得亨通故云元亨與乾同也此對壯為柔故云利牝馬之貞不云牛而云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無以見坤之德馬雖比龍為純而亦能遠象地之廣育也先迷後得主利者以其至陰當待唱而後和凡有所為若在物之先即迷惑若在物之後即得主利以陰不可先唱猶臣不可先君卑不可先尊故也 正義

程子頤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易傳

朱子熹曰此卦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

得坤馬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此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字也過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 本義

楊氏簡曰君先臣後夫先妻後當後而先為迷迷為失道君為臣之主夫為妻之主後而得主利莫大焉 周易折中

習政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周易上經泰卦

胡氏瑗曰此卦在八純之數其七卦皆一字名獨此加習字者何也蓋乾主於健坤主於順若是之類率皆一字可以盡其義而此卦上下皆險以是為險難重疊之際君子之人必當預積習之然後可以濟其險阻故聖人時加習字者此也 文集

程子頤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以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易傳

朱子熹曰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

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謂重險中實
為有孚心亨之家以是而行必有功矣 本義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周易上經泰卦

王氏弼曰離之為卦以柔為正故必貞而後乃亨
柔處於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
善也離之為體以柔者也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
而吉於畜牝牛也 彙纂

程子頤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
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
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

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
為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
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
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易傳

朱子熹曰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
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
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本義

咸亨利貞取女吉 周易下經泰卦

程子頤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
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

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
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
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
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
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
夫婦之以淫媾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
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
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
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易傳

朱子熹曰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
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
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
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正取女則吉蓋感有
必通之理然不以正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本義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周易下經泰卦
程子頤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
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
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
夫所謂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

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易傳

朱子熹曰恒常久之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正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本義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周易下經象辭

孔氏穎達曰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成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脩業至於

終極則危亂及之正義

程子頤曰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未有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無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易傳

朱子熹曰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本義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周易下經象辭

程子頤曰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惟在慎虞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水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為危壯勇之狀書曰汔汔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致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易傳

朱子熹曰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本義

臣按文王象辭廣大悉備而程子頤上下篇義有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以為之序臣是以于上下經象辭第舉四卦以例其餘周公爻辭孔子象象傳俱倣此

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尚書泰誓

欽氏沈曰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於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於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遠於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集傳

時氏瀾曰歎昔而言我周受命之本也文王之德與堯之光宅天下舜之重華一也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耳西土者所治之地近而尤顯光華所自發也文王之德既如此惟我有周所以大受多方秉策

陳氏雅言曰此武王稱文王聖德輝光被於遠而著於近故能受天命而得民心也集註

王若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武成

陳氏經曰大邦以力自強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以為可畏小邦以德望人遇文王而獲適所願故以為可懷文王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彙纂
時氏瀾曰大邦畏力小邦懷德非於大用力而小用德也文王地止百里甲兵不多力亦有限獨德為有餘固不以力加人亦未嘗以德而求人之懷

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于大邦自見其德盛之可畏于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懷而已尚書彙纂
王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尚書康誥

蔡氏沈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慎罰務知之之謂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慎罰也鰥寡人所易忽也於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克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

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暨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也集傳

周公曰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尚書無逸
孔氏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書傳

孔氏穎達曰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 尚書正義

朱子熹曰柔者須藏恭者須懿柔而不藏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正柔易於時弱藏者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藏藏之意 語類

恭氏沈曰早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柔謂之藏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

其微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縹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縹寡之人垂首喪氣養子賜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於日之中自中至於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宣泰始皇術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 集傳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車疊 文王令聞不已 二穆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七 毛詩文王

鄭氏康成曰勉勉乎不勉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 毛詩箋

歐陽氏修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者據武王以為言也言武王雖滅殷而有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據后稷公劉以來為言也言周自上世以來為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興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言為天所親輔也 詩譜

程子頤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于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

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暨登強勉之貌。今聞善譽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績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于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集註

輔氏廣曰。文王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上昭於天不已。於今聞者止在於敬之緝之熙明不已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

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文集

劉氏因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天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文集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毛詩大明

孔氏穎達曰。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來記引此詩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毛詩正義

朱子熹曰。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文集

朱氏善曰。聖人之德。敬為大。泛言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興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

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來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之者為之也。毛詩集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毛詩棫樸
朱子熹曰。追琢也。金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集註

許氏謙曰。言文王之德之純也。文之見乎外者。固

若金玉之追琢質之存乎中則寶金玉也表裏如一豈敢飾於外而已哉勉勉其德之我王能綱紀乎四方也集註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章二難難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章三肆或疾不殄列假不瑕不闕亦式不諫亦入

章四毛詩思齊

孔氏穎達曰文王聖德生知無假學習不問人之道說亦自合于德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于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毛詩正義

朱子熹曰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后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內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厥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于善也所謂性與天合是也集註

嚴氏梁曰文王之誠一也在室則和在廟則敬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知在其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集編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質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章四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章五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華不織不知順帝之則章七毛詩宣奕

朱子熹曰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

又清淨其德音使無非問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力無有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深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其理也集註

呂氏祖謙曰聲以色謂聲色與笑貌也夏以華謂侈大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

以準則不縱私意矣此明德之實也 文集

文王有聲遠馭有聲遠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黍哉 大雅文王有聲

朱子熹曰詩言文王遠豐而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集註

錢氏天錫曰凡人君舉動出于為民者帝王之盛節出于自為者世主之私心此天理人欲之判也

文王先言求寧而除暴驅殘見得為天下為生民無一毫私意于其間也 詩經彙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毛詩周頌維天之命

毛氏棻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 詩傳

鄭氏康成曰天之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詩箋

孔氏穎達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命猶道也 毛詩正義

程子頤曰言天命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

萬物者曰天命此是理自相通不已非是人為之也

故不息 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 集傳

真氏德秀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

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大學衍義

薛氏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行不已即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朱子所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詩書錄

晉成綽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

德正應和曰莫昭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論

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編服曰順擇善而從

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

祿子孫頤之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八年

杜氏預曰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

子孫帝度其心漠然清淨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

夫類也故誨長人之道作威作福君之職也唯順
故天下徧服比方善事便相從也經釋相踏故織
成文九德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襲受也 左傳集

解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鶉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
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
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
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禮記文王

世子

陳氏澠曰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三
聖人有過人之行也 集說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 大學傳三章

朱子熹曰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
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
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
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

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集註

真氏德秀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
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
敬也得仁敬孝慈信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
雖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未善為已善須窮究至
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於
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
各有當止處也 四書輯釋

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
亦不已 中庸第二十六章

程子頤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
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程氏遺書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雖妻下
朱子熹曰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
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
不自滿足然日乾乾之心也 集註

孟子曰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文王則開而
知之孟子盡心下

胡氏炳文曰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
功大矣 語錄

武王 名發而文王之子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周易革卦彖辭

程子頌曰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
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
也 易傳

朱子熹曰順天應人言順天理應人心 語錄

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
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弔敢有越厥志天矜
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尚書泰誓上

林氏之奇曰天之所以立君者只以為民而已民
欲為君天必佑之武王首言元后作民父母又論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又言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民紂不能割其
所托而又暴虐之則其所以滅亡者皆其自取非
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堯舜非輕以天下與人也
天實與之湯武非利於取人之天下也天實奪之
取與皆天非人之所能為也 書經彙纂

朱子熹曰氣質之性古人所不曾說者考之經典
卻有此意如人惟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天乃

錫王智勇皆此意也。蓋聰明作元后，須是剛健中正，方能立天下之大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勇智過人。道理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正大？先相上帝，寵綏四方，付這道理，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又教導，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語類

兼氏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眾萬民之眾，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萬物，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其可不知作民父母之義乎？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萬

之師以敬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教，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天人固合應也。集傳

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子一人。尚書本誓中

朱子熹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命之？只是文王要德地，便是理合德地，便是帝命之也。語類

王氏樵曰：天矜於民，以天之心言。天視天聽，以天之用言。天矜猶云天至仁也。天視天聽，猶云天至聰明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無心，而以民心為心，自我民視聽，見天無為，而以民之神為用。尚書會編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二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三毛詩大雅下武

朱子熹曰：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武王所以成王者之信，而首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

以其孝可為法耳集傳

蔣氏悌生曰孝者根於人心之同然者也武王躬行於心而心純乎孝以是道而化天下亦惟因人心之所同然者而振作興起之故能為法於天下而民信之亦莫不興起於孝而親戴於其君繼述之善又孰有明著於此者乎詩經彙纂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毛詩周頌執競

毛氏萇曰無競競也烈業也詩傳

鄭氏康成曰競強也能持強道者雖有武王耳不強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強也詩箋

蘇氏轍曰武王持其強心為而不捨故天下莫能與之競遂成其王業而安之為天下之所君詩說李氏樗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位乎上陰陽日月迭運推移以其健故也人君法天亦當自強然後可以成功武王能於自強之心執而勿失違次類沛未嘗敢捨則其功烈所以莫強也其言無競維烈蓋言執競之效如此毛詩詳解武王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秋之銘曰惡乎見於忿愛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

忘於富貴乎之銘曰道乎道乎少聞弗忍終身之羞大戴禮疏作篇

戴氏德曰惡者何也忿者危之道杖危故以危戒也相忘於富貴言身杖相資因失道相忘乃嗜慾安樂之戒也重言道乎道乎之不易也少聞之不忍則為終身之羞以君子於殺之中禮起存焉大戴禮注

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志遠孟子補注下

朱子熹曰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志德之盛仁之至也集註或謂武王之不泄

邇不志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之言也聖人之心無以異乎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以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疴瘵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擻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志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或問聖人之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涌漱一時皆得無有遺漏語錄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

太保曰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
 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勿敬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
 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於
 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於民君王敬作所不可
 不敬德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
 永命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
 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正若有夏歷年式勿替
 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尚書召誥

林氏之奇曰此篇大意在於祈天永命而其所以
 祈天永命者敬德而已蓋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
 修其在人而在天者自至召公於成王之初服即
 以此告之賢者之愛君必止亂於未形而閑邪於
 未然成王之成厥德蓋有自來也 書經彙纂
 蘇氏沈由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
 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
 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
 窮之憂於是嘆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
 不可以弗敬也切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踈遠

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者甚言其能稽古人
 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則於事有所謹稽謀自天則
 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王雖
 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誠
 和君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
 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後於敬德用顧
 畏於民之君險可也言化臣必謹乎身也王能以
 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
 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宅新邑初
 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觀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

以歷年也居天下之上必有昔天下之德王位在
 德元則小民甘儀刑用德於下於王之德益以顯
 矣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
 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
 天永命者歷年之寶也 彙傳
 真氏德秀曰永命之道無他惟修德與愛民而已
 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為心耳 大學
 衍義
 王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今予小子祇勤於德

夙夜不逮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弗畏入畏尚書周官

孔氏穎達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邦
不安則危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
前尚書正義

林氏之奇曰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
者也蓋自以為存者必至於亡自以為治者必至
於亂故自以為不足畏者必至於可畏書經堯纂
蔡氏沈曰制治保邦於未亂未危之前祇勤於德

早夜若有所不足責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
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足祿當
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容笑貌為哉當有實
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
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
拙矣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
知祗畏則入於可畏之中矣集傳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禋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毛詩周頌昊天有成命
晉叔向曰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

者也國語

朱子熹曰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
也密靜密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
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致康寧而其夙夜積德
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龍繼續光明文
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
之命也集傳

輔氏廣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
深則見不微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
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矣夙夜者
無間斷也才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缺昧處而
已之心亦不能盡矣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
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詩義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及則問
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
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
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
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
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

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文侯也故成
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足以慮無失計而衆無過
事賈傳新書

康王名釗成
王之

成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難柔遠能邇安勸
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
幾尚書顧命

蘇氏沈曰用敬保元子釗大濟於艱難懷來馴擾
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
以見君道所施公平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亂
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衆一身之則
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
之則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
治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又言羣臣
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
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
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
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
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
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
王氏樵曰動作威儀之則此固修身者所當自致
其力而無假於外然主之者心也心或冒貢於非
幾威儀不可得而治矣務防其未萌之欲正其未

形之邪使心不入於非幾而後可尚書會編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毛詩周頌執競

朱子熹曰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集傳

姚氏舜牧曰君德只是個剛與明武王持自強之

心成大功烈天下莫與為競成康繼世而亦持此

心使不為物欲所蔽而可以昭四方斤斤其明詩

經東萊

理學萃成卷四

周公且文王武王

周公作爻辭隋書經籍志

初九潛龍勿用周易乾卦

孔氏頴達曰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乾離

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

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

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

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著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

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

此周易正義

程子頤曰下爻為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

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

變不側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

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

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易傳

朱子熹曰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

而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

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

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

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

做此本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周易乾卦 鄭氏康成曰二於三才為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也周易註

孔氏頴達曰陽處二位故曰九二陽氣發見故曰見龍田是地上可營為有益之處陽氣發在地上故曰在田初之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見大人以人事託之

言龍見在田之時猶似聖人久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衆庶利見九二之大人先儒云若夫子教於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稱大人周易正義

程子頴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易傳

朱子熹曰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故此九二

剛健中正出潛離愆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本義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周易乾卦 鄭氏康成曰三於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有人道君子之象周易註

孔氏頴達曰以陽居三位故稱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稱大人陽而得位故稱君子在憂危之地故終日乾乾言終竟此日健健自強不有止息夕惕者謂至何夕之時猶懷憂惕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無咎是實有危也 周易

正義

程子頴曰三雖入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元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 易傳

朱子熹曰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本義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周易乾卦

孔氏頴達曰或疑也躍跳躍也言九四陽氣漸進似若龍體欲飛猶疑惑也躍於在淵未即飛也周易本義

程子頴曰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唯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无不時也辭之歷

試時也易傳

朱子熹曰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時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何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本義

陳氏琛曰九四以陽居陰本非躁進之資又居上之下適當改革之時是其欲進以有為而商度之未決蓋將待時而出見可而動也有如龍之或躍在淵焉其象如此占者誠能隨事進退則其進也

非貪位退也非沽名可以投事機之會可以免夫身之辱何咎之有哉淺說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周易乾卦

楊氏雄曰龍之潛无不獲中爻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見之占太元經

鄭氏康成曰五於三才為天道天者清明無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易註

孔氏頴達曰言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此自然之象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為萬物所瞻睹故天下利見此居上位之大人

易本義

程子頴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易傳

朱子熹曰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時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法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本義 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

大人此說得最好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括頤
上九亢龍有悔 周易乾卦

王氏肅曰窮高曰亢知進忘退故悔也 集說

程子頤曰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忘而亢過則不至於悔也 易傳

朱子熹曰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周易乾卦

程子頤曰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光凶之道也 易傳

朱子熹曰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有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過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

坤卦辭此為之真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本義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說為標著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於此發之此歐陽舊說也當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者可以見其一隅也 本義

初六履霜堅冰至 周易坤卦

程子頤曰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易傳

朱子熹曰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

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

能相元者既以健順之屬明之而无所偏至至其

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

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

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本義

王氏應麟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

坤初六始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集說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周易坤卦

王氏通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中說

孔氏頴達曰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

地之義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當

如地之所為周易正義

程子頴曰二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

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

地之道也由直方大故其不習而无不利不習

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

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

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如牝馬也言氣則先大

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

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

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

相應易傳

朱子熹曰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

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

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

而无不利占者有德則其占如是也本義

蔡氏清曰乾九五一天當得乾一卦蓋乾孔子以

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正是聖人作而

物觀者故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致萬國之咸寧者

惟九五一天足以當之若坤之六二柔順中正得

坤道之純是又當得一全坤也若初則陰之微上

則陰之極三則不中且不正四則不中五則不正

惟六二之柔順中正為獨得坤道之純象引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周易坤卦

王氏弼曰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於陽應斯義者

也不為事始須唱乃應待命乃發含章而可正者

也故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致為首故曰或

從王事也不為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

周易註

程子頴曰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合

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
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
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
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
也易傳

朱子喜曰六陰三陽内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
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
成而後必有終又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
此占也本美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周易坤卦

程子頤曰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
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
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
既晦藏則无譽矣易傳

朱子熹曰括囊吉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
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
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避也本
美

六五黃裳元吉 周易坤卦

孔氏頴達曰黃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飾坤為臣道

五居尊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居於臣職
故云黃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
也周易本義

程子頤曰坤雖臣道五實居位故為之戒云黃裳
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
分也元大而善也又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
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
知後人之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
也在它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
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

拜芥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
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
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
曰廢與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易傳
朱子熹曰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
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
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
南蒯將叛筮得此文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
之事則可不然必取外強內溢也而以率貞信
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

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關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本義

項氏安世曰陰以在下為正陽以在上為正故二

五皆中而乾之天德獨以屬五坤之地道獨以屬

二下非陽之位故乾之九二為在下而有陽德者

上非陰之位故坤之六五為在上而秉陰德者黃

者地之色裳者下之服文者坤之象皆屬陰也 集

說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周易坤卦

程子頤曰陰從陽者也然盛氣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于外

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 易傳

朱子熹曰陰盛之極至于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其凶可知 本義

用六利永貞 周易坤卦

孔氏頴達曰言坤之所用用此象爻之六坤是柔順不可純柔故利在永貞永長也貞正也言長能

貞正也 周易本義

程子頤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

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 易傳
朱子熹曰用六言九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解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云 本義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周易坎卦

程子頤曰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于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易傳

張氏浚曰陰居重坎下迷不知復以習于惡故凶失正道也傳曰小人行險以僥倖初六之謂 易說

朱子熹曰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周易坎卦

程子頤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易傳

楊氏時曰求者自求也小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文義

朱子熹曰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本義

陳氏仁錫曰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為江河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外然後為流水也集說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周易坎卦

程子順曰六三在坎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

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于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易傳

朱子熹曰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閒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本義

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周易坎卦

王氏弼曰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乘履得其正位

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無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

之酒二簋之食无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乃可蓋之于王公薦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周易註

程子順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開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為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文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

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櫛如篦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于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祗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于所不

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評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多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執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

使質于齊此其蔽于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于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易傳

朱子熹曰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盃為一句貳用古為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挾周旋而貳是也凡五尊位六

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先咎故其占如此本義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周易坎卦

程子頤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祗宜音祗抵也復卦云无祗悔必抵于已平则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于險然下无助也二陷于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于險則為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易傳

朱子熹曰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周易坎卦
程子頤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于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易傳
朱子熹曰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周易雜卦

孔氏穎達曰身處離初故其所履踐恒錯然敬慎不敢自寧故云履錯然敬之无咎若能如此恭敬則得避其禍而无咎 周易正義

程子頤曰陽圖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于躁動其履錯然謂文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于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易傳

朱子熹曰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本義

六二黃離元吉 周易雜卦

王氏弼曰居中得位以來處乘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黃離元吉也 周易註

程子頤曰二居中得正麗于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于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夫善之吉也 易傳

朱子熹曰黃中色乘離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周易雜卦

程子頤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咸震相繼異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已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

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具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遠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但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也此處生死之道也 易傳

朱子熹曰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本義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周易雜卦

程子頤曰九四雖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異謀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啟然今四突如其求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燦之勢氣焰如焚然故曰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矢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眾所棄絕故云棄如至于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易傳

朱子熹曰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本義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履易離卦

程子頤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于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 易傳

朱子熹曰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于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本義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周易離卦
程子頤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則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于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註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易傳

朱子熹曰剛明極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初六咸其拇 周易咸卦

程子頤曰初六在咸卦之下與四相應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于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易傳

朱子熹曰拇足大指也感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
感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

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本義

蘇氏清曰本義云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

而不宜動此即以虛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及先儒

所謂無心之感者皆謂此也蒙引

六二感其腓凶居吉周易成卦

王氏弼曰感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者也感

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處不乘剛

故可以居而獲吉周易註

程子頤曰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感腓之戒

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

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之動則躁妄自失所

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

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感而應五故為此

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易傳

朱子熹曰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

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

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
也本義

九三感其股執其隨往吝周易成卦

程子頤曰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無主于

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于正道以感于物而乃應

于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

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

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

然其所執守者隨于物也剛陽之才感于所說而

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易傳

朱子熹曰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尊者也執者主當

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

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周易成卦

程子頤曰天地之常以其心善萬物而無心聖人

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

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近思錄

程子頤曰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

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

直言感之道不言感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
 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
 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
 初故戒于貞感之道无所不適有所私係則害于
 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
 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
 也懂懂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無不通若
 往來懂懂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
 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
 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于一隅一事豈能廓然

無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
 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
 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應雖百而其致則
 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
 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
 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
 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
 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

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
 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
 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
 動皆為感應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所
 以不已也尺蠖之曲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
 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
 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
 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龍蛇之藏所以存
 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

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于神妙所以
 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
 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
 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
 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于此矣故云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終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
 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于此矣易傳
 朱子熹曰九四居股之上趾之下又當三陽之中
 心之象感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

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本義

胡氏炳文曰寂然不動心之體感而遂通心之用憧憧往來已失其寂然不動之體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貞吉悔亡無心之感也何思何慮之有憧憧往來私矣易通解

九五感其晦无悔周易成卦

程子願曰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此

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晦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易傳

朱子熹曰晦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本義

上六成其輔頰舌周易成卦

程子願曰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

于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于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易傳

朱子熹曰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感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本義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周易恒卦

胡氏瑗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為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賢可到為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

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為事之始責其長久之道未遠之效是猶為學之始欲並至于周孔為治之始欲化及于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貞正之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無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是也易說

程子願曰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

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于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易傳

朱子熹曰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乘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

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正亦凶而无所利矣本義

九二悔亡 周易恒卦

程子頤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又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于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能恒久于中則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于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易傳

朱子熹曰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本義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周易恒卦

程子頤曰三陽又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于上六不惟陰陽相應風復從雷于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本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者乎易傳

朱子熹曰位雖得正然遇剛不中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

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本者正而不恒為可羞者申戒占者之辭本義

九四田无禽 周易恒卦

程子頤曰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又如田獵而無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易傳
朱子熹曰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欲也本義

六五恒貞貞婦人吉夫子凶周易恒卦

程子頤曰五應于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夫天而以順從于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况人君之道乎在屯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易傳

朱子熹曰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

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上六振恒凶周易恒卦

王氏弼曰夫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無施而得也周易註

程子頤曰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以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

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易傳

朱子熹曰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本義初九或其輪濡其尾无咎周易既濟卦

程子頤曰初以陽居下上應于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于悔咎故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于咎也易傳

朱子熹曰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本義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周易既濟卦

程子頤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為矣則于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入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志于終况其下者乎于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

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第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第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于今必行于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易傳

朱子熹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征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

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第之象第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本義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周易既濟卦程子頤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

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戒豈淺見所能及也易傳

沈氏該曰既濟初吉銳于始也終止則亂怠于終也中興之業既就遠方之伐既成而使小人預于其間貪功逞欲億民不息則必以亂終不可不戒是以小人勿用也集說

朱子熹曰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本義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周易既濟卦

程子頤曰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于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易傳

朱子熹曰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豫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本義

郭氏忠孝曰既濟思患豫防而四又居多懼之地

是以有繻有衣初之戒勿以既濟而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無怠時也 易說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周易既濟卦

程子頤曰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或祭也

禴薄祭也或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

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道也故受福五處濟極

無所道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于反耳理無

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于極雖善處無如之何矣

故爻象惟言其時也 易傳

朱子素曰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

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

其象占如此本義

楊氏簡曰既濟或極則乘至若子當思慮豫防時

盈以虛保益以損六四已有終日之戒矣而况于

五乎西隣之時守以損約故終受福 易說

上六濡其首厲 周易既濟卦

胡氏瑗曰物或則衰治極必亂理之常也上六處

既濟之終其道窮極至于衰亂如涉險而濡溺其

首是危厲之極也皆由治不思亂安不慮危以至窮極而反于未濟也 易說

程子頤曰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

而在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

于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

可立而待也 易傳

朱子素曰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

孤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成危之道也本義

初六濡其尾吝 周易未濟卦

程子頤曰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

安其居有應則志行于上然已既陰柔而四非中

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

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

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易傳

朱子素曰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

象占如此本義

九二曳其輪貞吉 周易未濟卦

程子頤曰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无過剛之

義也于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

之道未濟者若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若位而

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者陵
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
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戎其輪則得正而吉也
倒戈其輪殺其勢履其違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
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
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
于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于九二則
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易傳
朱子素曰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
而不違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曰如此 本義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周易未濟卦

程子頤曰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
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
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
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
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
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
不能也 易傳
朱子素曰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
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

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足也 本義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周易未濟卦

程子頤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
之主又已出于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
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
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
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
故以為義力勤而速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
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

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易傳

朱子素曰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
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
力之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本義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周易未濟卦

程子頤曰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
其心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
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非非我
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九君子

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易傳

朱子熹曰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無悔又有

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本義

楊氏萬里曰六五逢未濟之世而光輝何也日之在夏種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熾六五變未濟

為既濟文明之盛又何疑焉 易說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周易未濟

卦

程子頤曰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

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則

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

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

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于

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

忿躁隕覆入于凶咎矣若從樂而能肆過禮至濡

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

其宜也如是則于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

無可奈何而故意不及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易傳

朱子熹曰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

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敬而不反如狐

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于自信而失其義矣 本義

王若曰惟公德明光于天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運衡不逮文武勤教 尚書洛誥

呂氏祖謙曰天下皆在周公先宅之中誠其不已

之心者成王也天下皆由周公日新之化誠其運

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

同然征誅四國思兼三王其勞特甚信乎其為勤

施也不曰既平而曰運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久矣

近則有登豐方進之思焉勤勞勤德如是 文集

蔡氏沈曰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逮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

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 集傳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則知小人之依 尚書無逸

孔氏安國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

書傳

張氏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

咨嗟歎息服習于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資王素
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
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
心法之要端在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
于驕逸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
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
之所由興歟文集

呂氏祖謙曰凡人乍動乍惰亦有無逸之時然能
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
所如魚之于水鳥之于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此

非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之論也蓋古先備嘗稼穡
之艱難乃處于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嘗知
稼穡之艱難而遠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
之甚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于深宮
遠處人上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
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文集

蔡氏沈曰君子以無逸為所動行合息無不在是
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遠者
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
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

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
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于
后稷四民之事莫勞于稼穡生民之功莫盛于稼
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于此有以哉集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曰載發二之日采日無衣
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邾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
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
萑葦雝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

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
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獲十月陰禘一之日于貉取
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穡
獻新于公五月斯蠶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
塞向墮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
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直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穉禾麻
菽麥嗟我農夫稼穡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

彌索納巫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毛詩豳風七月

孔氏親達曰氏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為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為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養蠶時節易過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

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畧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耘耔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菜可衣者多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先公之教重於衣食四章之末說曰蠶習哉卒五章之初說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閑于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 毛詩正義

朱子熹曰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營稼朝夕諷誦以教之此

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峻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于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桑者聚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

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于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時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于八月荏菁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于鳴鵲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元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

上而爲公子之蒙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自此章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菹菹茶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言納于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並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年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水之役又相戒速甲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集說

真氏德秀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替矇歌之宮中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休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闢生人之大命是以版天下之勤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搗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役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于農也雖夫與婦雖父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纖薄于秋求桑于春躬蠶績之勞以爲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蕘蕘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者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獲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決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

民相與獻酬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衆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厲之意哉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粟無所從給豫措收斂之入以為稱貸之資糲飯蒸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晚霜未釋忍饑扶犁凍皸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燥氣將炎農興以出俚俚如咏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

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穠莠是除爬沙而指為之度侶俚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懼人畜之傷殘轉草田中以為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獲而歸婦子咸喜春榆簸踈就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權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慮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米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紉勞苦稱足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况士大夫

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此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况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斌入侍經筵因講萬章之詩言于孝祖以為周公之告成王見于詩有若七月見于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于農畝之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虐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拭之論最

為慙至願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動之狀作為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趨而不狃汰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橫加賦歛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藉之有司大夏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振贍之廣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惟仁聖垂意焉 大學村義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離婁

張氏栻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

建官禮樂刑政雖起于上世而莫備于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

心此章發明至矣文集

朱子熹曰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集註

召公奭周同姓武王之友後食邑於召謂之召公

維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契太保乃作旅葵用訓於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違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後耳目百度惟負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夫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

賢則通人安鳴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凡迺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

王尚書板契

林氏之奇曰西旅聞武王之威德有慕義之意於是獻契以表其誠太保召公深慮武王之志漸息而好戰喜功之心由是而生故進諫於王以為不當受也人臣之諫其君必救之於其始始之不救其末將有不可勝救者才通道於外域而受旅葵之獻四夷聞之則將爭以珍奇進而人主之欲窳廣矣此所以諫王也明王於所貢之方物不責彼

之所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不責彼之所難得而其所獻者皆其易得之物也不求我之所無用則其所受者皆有用之物也孟子曰夫人必有侮然後人侮之苟盛德之至則周旋中禮尚何狎侮之有既不旬侮則何人侮之有此君子所以爲之竭其謀慮小人所以爲之致其筋力君子小人以其位之貴賤而言之耳耳不役於聲目不役於色則玩好不可得而惑中心至正湛然無營此百屢所以惟貞也太保拳拳之意既盡於此矣故又嗟嘆而重申其義也言明王之慎德其於蚤夜之間兢兢業業無所不勤也夫苟以細行爲無益於德而弗謹之則日積一日其爲大德之累也必矣爲山假說以見其意耳蓋武王之心必自以爲盛德之盛矣雖納一糞未足以爲損也太保則謂損盛德者惟在大此而已矣此其進諫之本心也太保既以是訓王厥後凡四夷所獻中國所受一如太保之訓觀肅慎民楛矢之類可以見矣所謂凡進茲者也周之子孫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信乎其世王也夫却一糞之獻亦細事耳而世王之兆實見于此則知夫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以爲社稷無疆

之休者蓋不在大也范祖禹曰聖人能從諫於未然賢王能改過於已然太保因振糞而作訓武王虛已而納之是從諫於未然之時也又兼蔡氏說曰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昭示也德之致謂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於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於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天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已玩人耶狎侮君子之事玩物耶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入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

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孔頴達曰遊觀
為無益奇巧為異物韓賦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
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
切至矣或猶言萬一也呂祖謙曰此即謹德工夫
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忽則非謹德矣矜矜
持之矜八尺曰似細行一嘗指受獎而言也信能
行此則生民保其君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
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
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
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

加念之哉集傳

真氏德秀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
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厭奠之受為無損
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
簣虧而全功俱虧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
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大
學衍義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遊來歌以天其音
伴矣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倫矣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有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豈弟
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顯顯印印如圭如璋
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
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鳳凰
于飛翩翩其羽亦傳於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媚於庶人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
萋萋萋萋雖難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
既閑且肥夫詩不多維以遂歌毛詩大雅卷阿

朱子熹曰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

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叙以發端也言爾既伴
矣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
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
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
致此之由也言爾土宇販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
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言得賢以自輔
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
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承上章言德馮翼
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細矣鳳凰于飛
則翩翩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

維王之所使而皆竭於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於出征以佐天子云爾承上章之興也
莽莽萋萋則雖雖暗暗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虞載歌也集傳

范氏處義曰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險人其惟吉士蓋險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使人主於用人之際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

之雖其天資靜重不求赫赫之名誠足以壽風俗之朕焉國家之福也彙纂

朱氏熹曰當閑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以保之於無窮周之先公皆能享壽考福祿之盛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歌勸之也彙纂

太公望

伯也 姓姜氏 封於呂 尚其名 牙其字 周也 伯也 通太公 於渭之 陽與 路大 說曰 自 其是 耶吉 太公 望子 久矣 故號 之曰 太公 望立 焉師

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慈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六韜明傳

武王名師尚父而問焉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三日王瑞冕師尚父亦

瑞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南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弟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為子孫恆者此言之謂也大戴禮說作焉

散宜生教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

召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散宜生又曰無能住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於國入尚書

君典

孟子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孟子建心

胡氏炳文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孟子大全

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故曰惠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論語微子

朱子熹曰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馬者也集註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論語微子

朱子熹曰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

意義合人心集註

蔡氏清曰既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者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無他善也蒙引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孟子曰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孟子萬章

張子載曰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蒙引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子盡心

朱子熹曰介有分辯之意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集註

楊氏時曰觀惠之和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文集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孟子盡心

下

朱子熹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終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大全

理學萃成卷五

孔子上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生魯昌平鄉陬邑後授國史弟子三千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學聖經

朱子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取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足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

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象此而錯之耳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集註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

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肝訣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其理以下之事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知覺是心之靈因氣為之然亦不專是氣理與氣合便能知覺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譬之磨鏡鏡由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已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

所與我嘗昏只知道不昏便不昏矣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所為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反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剝服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違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善在他雖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如是也語類李敬子問大學之意當持敬以養其所知之本格物以廣其所知之端使吾心虛明洞徹舉無不燭則是非當否各以呈露而至善所在自不容有所蔽矣周舜獨以謂知止者非萬理并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為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答曰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概論也文集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

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語類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飢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大略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推送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聖人總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由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

內 八條目若必待行得一節了後進一節則沒
世窮年亦做不徹看來日用之間須是隨其所在
而致力方得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
且待我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者不成說身
未修且待我身修了却來齊家無此說但細推其
次序須著如此做著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
做始得語錄

黃氏毅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具
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
已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眾理者之所為
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
也文集

黃氏幹曰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揚德淵惠書亦錄
示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
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便之自此思索却見得分
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為兩物也如回也其
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
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
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為兩物
而又欲安排并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為性

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
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
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
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
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
正不須安排并合也文集

胡氏炳文曰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修身而
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
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
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
意也未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
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為情
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功是體統說心
發而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之功
是從念頭說四書通

金氏履祥曰格物者亦謂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
耳自其心而論之則四端之性情理欲之界限志
意之邪正在所當格也自其身而論之則言行之
節文際動作之宜容止威儀之節在所當格也推
之於家則有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夫婦之別朋友

秩姻之文凡其為事皆所當格也推之於國則國
 之事不異於家也而所以為君臣上下之義事長
 使眾之節仁民恤下之政教化之施刑政之意制
 使之度至於百官有司之事皆所當格也推之於
 天下則天下之事不異於國也而所以為綱常經
 紀之化均乎充拓之道禮樂刑政之達開物成務
 撥亂反正之規四海九州風氣民俗之殊綏懷化
 禦之略至於財用甲兵之節制皆所當格也隨遇
 皆物隨物皆格極其小雖草木鳥獸之微非可遺
 極其大雖天地陰陽之化非可外而其為法或素

之念慮心術之間或審之隨事接物日用常行之
 際或求之經籍詩書聖賢言行之法或考之古今
 治亂人物是非之迹即事即物推而言之莫不求
 其所以然之故與其至善之所在而不可易者此
 謂物格也疏義

薛氏瑄曰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
 性孟子言仁義一理也心明則理亦明故朱子釋
 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
 應皆虛靈之所為所謂心統性情者也天地萬物

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其知或讀書或
 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
 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致知格物者欲推極
 知識以知性也故朱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
 則知至之謂也知至乃知性知天也知至處即性
 之一源不知致知格物之功即始條理之事有缺
 矣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為一理知至是知萬物
 萬事通為一理物格是逐物逐事上窮至其理知
 至是萬物萬事上心通其理格物猶是物各為一

理知至則知萬物為一理大學致知格物連誠意
 說則格物先於格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
 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大學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觀知至連意誠說
 則致知物格先於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身心性
 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知至而意未誠見明
 善未能誠身也未能誠身則所明者不能實有諸
 已矣讀書錄

蔡氏清曰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謂性也但
 中庸性字並指人物而明德則專指人非物所得

而同矣章句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雖云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物欲蔽於有生之後見兩平說但凡爲氣稟所拘者則必爲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於氣稟之拘也二者理實相須故序文云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不及物欲一違者氣稟不齊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若孟子待文王而後興章註云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蓋以上智之資氣稟清明則物欲自不得而蔽之也又或問湯之盤銘章只言利欲昏之而不及氣稟蓋以其爲利欲之昏則其由於氣稟之拘亦不待言矣故或兼言氣稟物欲或單言氣稟自可以談夫物欲又或單言物欲亦自可以談氣稟經傳中如此類者尚多讀者可以類推而意會矣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此一句實朱氏所學之家法亦從古聖賢爲學之通法也至朱子屢發之以開示來學故此云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中庸致曲章曰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

本然之量云云而傳之九章亦曰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蓋學者惟不欲爲聖賢之學則已但欲爲聖賢之學即便是這箇樣子外此再無別法以此見孟子擴充之說大有功於來學而孟子蓋又得之子思致曲之說歟抑其所由來者遠矣止至善若就八條目言須兼橫說直說方足以明德言如能格物致知矣而或未能誠意正心能誠意正心矣猶或未能修其身則是明明德未能止於至善也然知之致也意之誠也心之正也身之修也一或少有苟且而未能各達其極使無一毫之遺憾焉是亦未能止於至善也新民之止至善亦然章句猶本云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後依祝本改云必自慊而無自欺也以愚所見元本尤爲明白蓋意之所發有善惡一於善而無自欺則意誠矣無自欺就見得必自慊且先之以一於善字面尤見端的意者此其定本歟朱子小註謂心兼動靜或謂動即意也一意對心似專指靜然考之後註曰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又曰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或問又引孟子曰操則存曰求

其放心可見只是指所存主處言非專指靜時也
 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心之時
 分多意之時分少正心只是主靜之法靜亦靜動
 亦靜也故曰敬以直內周子單言主靜則自兼得
 誠意若以敬直內義方外對言則修身以下皆方
 外之義而誠意正心皆屬內之直矣格物之理致
 吾之知是者必極其所真是非者必極其所真非
 善必極其本之所由來惡必極其幾之所由起此
 之謂物格由是而往則意可誠而無一念之或欺
 心可正而無一息之不存身可修而無一動之或

偏矣故謂致知為夢覺關也蒙引

林氏希元曰心惟虛靈不昧所以能承受許多道
 理又能發出來應事其他臟腑則不能矣其靈又
 本於虛但不可把虛靈分體用動靜又不可謂虛
 具眾理靈應萬事蓋虛靈雖有兩樣却不可作兩
 時看其靜時未嘗不靈其動時未嘗不虛曰心官
 至靈何止言動是靜亦有靈也曰以虛受人是動
 亦本於虛也何止是靜又具則能應是一事又
 傳集錄非朱註謂於事事物物止求至善却是義
 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即

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
 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
 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
 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據其說止至善只是
 去人欲存天理不可說於事事物物上講求蓋恐
 落於義外也不知若不講求將有錯認人欲作天
 理若申生之死孝子路之死忠者豈可不講求而
 此理只求之於心亦不謂義外也又謂要此心純
 乎天理之極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
 之差千里之謬夫曰須有學問思辨之功依舊是
 講求也不知如何又如此說豈不自相矛盾其謂
 心即理又心即性又朱子說人為學分心與理未
 免為二亦不是天心與理性自有分謂心為虛靈
 知覺則可謂理為虛靈知覺斷不可此可以見心
 理之別矣性是心所具之理故曰心統性情豈可
 謂心即性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即性曰
 心不違仁是心與性固有分也又陽明謂於事事
 物物上求至善是義外良失記萬物皆備於我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之說也物備於我則
 格物於我物則秉彝則格物於秉彝安得為義外

也 胡致堂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替而噴此知不可亂也即此是知止不幸替而噴此知不可亂此兩句尤好體認定而後能靜意靜者內念不與外物不搖兼內外說如今看書自家既有定說更不復起疑便是人有異說亦不能打動我此是靜也此靜比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知也吳氏季子謂萬感俱寂一真自如是認作行說不是靜所以欲作知者蓋此條自能得以前尚在知一

邊能得以後方是行看知止后又有一節事者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慮又是臨時研審工夫無事之時固當講究臨事之時又當研審不講究於平時則胸中無主而臨時無以慮不研審於臨時則或惶惶失措平時之所得者不無失之故知止後不可不慮然非知止亦未能慮也 正心是心之應物得其當誠意是發心真實要為善惟真實要為善則此心都在義理上了日間應接始可隨事求理仗得其當若不真實要為善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如何使他應接當理緣應接不當理只是

喜起憂懼之發不得其當却非惡也意不誠全是箇惡人了身有大病不說疥癬所以緊要在誠意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理皆具於吾心之所知不外乎理但人氣稟不齊心知因之有蔽故學莫先於致知然足知豈想像虛空可得而致哉不過即物之理而求之耳然求物之理豈求之於外哉不過求之於心爾所以求之心者何物以求之不通以心而思索之爾以心而思索物理思到通時則此心洞然而知在我矣此所以致知必在格物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這物

字所該極廣後面齊家治國平天下許多事物皆在這一物字內或曰物在外知在內曰致知在格物得無義外若陽明之所論乎曰物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所以說萬物皆備於我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皆以心具萬物之理言也心具物理有不知者蔽於氣稟爾氣稟雖蔽而知依舊在格物致知是窮極物理還復這知還復這知雖云格物然是格之於內不是格之於外不是格之於外者物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故也所以致知在格物不是求之於外陽明謂是義外並未了此也知

行工夫要隨事理會如今日知得這一事就要行
這事知得那一事就要行那事不足說才知得一
事姑停却待眾理盡知然後誠意正心修身也朱
子云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
不正身可以不修云云朱子此說發前人所未發
嘗見陽明之徒非朱子致知補傳云必待豁然貫
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為之患正為不
知此語妄生識語存疑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論語上

程子頤曰習重習也時復思輝浹於中則說也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求故可樂說在心樂主發散
於外雖樂於及人不足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樂
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
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
也習為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
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
進自不能已矣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
溫舍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

在人何愠之有集註

胡氏炳文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
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為為猶學也猶曰學先
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
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初是已
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致知即是明善意誠心正
身修是復其初秦漢而後所謂學者記誦辭章而
已無有說到性善者惟程夫子作頤子所好何學
論必先從性善上說故朱子從之四書通

陳氏樸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

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所為不過知行二
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
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
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
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
朱子所謂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
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能
指行而言知能皆從性分上用工四書發明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

程子頤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程氏遺書

游氏酢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喜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文集

朱子熹曰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自治不勇則恐日長故有過當速改不

畏難而苟安也集註

黃氏幹曰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重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文集

真氏德秀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則曰入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得盡處自

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文集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

程子頤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自守矣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

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有聖而姑為是退托也集註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也

朱子熹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語類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

朱子熹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通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

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集註

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

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性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好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語類黃氏幹曰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有

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人所不可不留意者但三者最重而藝稍輕四者之序則志者向之而不志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而不離是三者皆不可須臾捨也游則若用力若不用力而已上三者則互舉並行而不相悖游藝則有不必專心致志耳文集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朱子熹曰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倪馬日有尊尊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

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警學者當如是也集註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

張子載曰四者有一焉與天地不相似正蒙

朱子熹曰絕無之盡者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集註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

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意又生必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閒一節重

似一節也語類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

程子頤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權與權衡之權同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

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之成甚世界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處而實不離乎經也權者經之所不及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經之要妙處也語類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論語憲問

程子願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程氏遺書

鏡氏魯曰同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己自足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己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文集
問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子 論語憲問

朱子熹曰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集註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語類

張氏拭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而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文集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堯曰

程子願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集註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論語子罕
程子願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

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
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
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
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
德也有天德便可與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近思錄
朱子喜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
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
故繫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
間斷也集註

黃氏幹曰夫子所云合道器兼體用而言語錄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

程子頤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
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
相近之有哉程氏遺書

朱子喜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
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
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集註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
相近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
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

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語類性相近以氣質言
性善以理言喚做近便是兩個物事這便是說氣
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
一般語錄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
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
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
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
質之性者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
謂天命之性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
言則因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或問人生而靜靜者

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
不容說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
得性者纔說性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
合了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
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
一性也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
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
在形氣之中不全性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
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氣稟
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

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未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濟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文集

陳氏櫟曰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

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文集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

程子頤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論其性則皆善也論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庸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

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惡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知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非性之罪也思錄

朱子熹曰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集註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氣質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則程子為密蓋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如后稷自幼而岐嶷越椒自幼而

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其才之謂善固是好畢竟氣稟有善惡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等說來自濂溪大極圖始推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或問

蔡氏清曰上智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為氣質昏濁埋沒了故不移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程子說分明與孔子不合主於垂訓則可矣蒙引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

朱子嘉曰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不能已者而賦丹之重可以不大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其甚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情然何由知其可畏燒知得便自不容不

畏語類

真氏德秀曰小旻詩有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毛氏曰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左氏昭元年晉樂王緡曰小旻之卒章吾取之杜氏註曰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不敬小人亦危殆王緡取此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亦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矣及其身以此義參之不獨大人之當敬雖小人亦不可不敬也荀卿乃有愛而敬畏而敬之別其意謂於君子則心敬小人則貌敬豈其然邪書曰德盛不狎侮蓋德盛者自不為

衆寡無敢慢深味斯言則荀氏之醇疵可見矣此章專言畏蓋銖子重問敬宜何訓朱子曰惟畏庶幾近之勉齋黃氏則云嘗聞之師曰敬之為義惟畏足以盡之蓋敬者人心畏懼之名也故字之從人從敬則曰做從言從敬則曰警從手從敬則曰擎無非畏懼戒懼之意先儒有以主一無適言者有以常惺惺言者皆足以發明主敬之意而訓義親切使人體而易知則未有易畏之一字也案黃氏說與子重所記不同而朱子所跋薛畏翁畫贊亦曰惟畏可以近之實先王親筆則曰近者為

當况畏於敬雖最切然其字有二義若所謂祇畏抑畏寅畏皆敬之意也至所謂畏法畏懦之屬又安得為敬乎是又不容不辨集編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楊氏時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文集朱子嘉曰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集註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

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第二十章

程子頤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禮義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問官名於鄭子何害於孔子禮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四書輯畧

朱子熹曰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怠則其至一也集註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萬行之有弗學學之弗得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為弗措也人一龍之已百之人十龍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中庸第二十章

程子頤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文集

呂氏大臨曰君子所以為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益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

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又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文集

朱子熹曰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為行所以力行而為仁利而行也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於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集註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程子頤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好其言善其色致歸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集註只爭一箇為己為人若動容貌正顏色只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為不仁也容貌辭氣之

閒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悅人之
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
疎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五內方外之實事
乃是為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又小人計以
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
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慮之
語類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
者利仁論語里仁

朱子熹曰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

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
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

奪矣集註

饒氏廣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

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

有間故曰於仁猶未仁仁不過利於仁耳又集

胡氏炳文曰仁義禮智者吾之本心而仁統三者

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故此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

心四書通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

游氏酢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
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
以能好惡也文集

朱子熹曰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所謂得其
公正是也集註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某怕
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有人好惡當於
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
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心正是箇
無所偏向處語類

胡氏炳文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

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
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而非能好能惡也四書通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

楊氏時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

無矣文集

朱子熹曰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

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集註

林氏希元曰此為為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謂

今人多曰我欲為善然常不免有為惡之事者此

特志仁未誠耳如其心真實是志於仁了則所行

皆善更有為惡之事者決無矣存疑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論語里仁

朱子熹曰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
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
貧賤也如此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貧
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
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違次急遽苟且

之時顛沛傾覆沉難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
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
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違次顛沛之
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
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集註富與貴貧與賤一章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
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處先注喜曰這裏看
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若上
面事愈覺分曉 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
賤上做工夫不足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

夫終不成闕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
人分別得箇路頭下面便說到箇細密處須是先
說箇粗後面方到細處若不足就粗處用工便要
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到了一重又
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語錄

真氏德秀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
苟此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
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
至於違次急遽之時患難頃覆之際若非平時存
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
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
無粗底根基豈有還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
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集

編

鏡氏魯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
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
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
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
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
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

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為榮然義之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為辱不得之若可以為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為樂人能如此而於二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首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間而有終食之違焉這汝

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致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間斷無毫釐之空闕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輯釋

蘇氏清曰集註以此為存養之功按存養二字原出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實兼動靜後人因中庸章句次言存養首察之要一句遂專以為是靜工夫不知道不可須臾離一節亦自無所不談故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云云也如此章之言造次顛沛豈專是靜時事耶動意更多也則存養亦將以為

存養於未應事之先乎是可思也首察要亦是存養中一端但保最要緊處故特提出以警學者使與存養為對耳蒙引

陳氏琛曰正蒙云言有教動有法蓋有為育有得息有養靜有存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也總是心常存而不放說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論語里仁

朱子熹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足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入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

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欺人之莫肯用力於此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集註為仁者亦用力乎曰蘇氏言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欲蔽塞之也解其蔽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禮為仁或問

陳氏植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

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足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文集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程子頤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程氏通

言

朱子熹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集

註

張氏斌曰仁豈遠於人乎志人不欲之耳欲之斯

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文集

饒氏魯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遠仁也文集林氏希元曰欲仁工夫亦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其次則仲弓敬起是也存疑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

程子頤曰非體知仁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集註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教

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語類

知者不感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

朱子熹曰明足以燭理故不感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集註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知者不感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

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語類或問仁者不憂但不憂似亦未足仁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日間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或問勇者不懼舉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說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懼未得蓋爭一節在所以聖人曰勇者不懼語類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敬尊親之等禮所止也中庸第二十章

朱子熹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但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集註

蘇氏清曰仁者人也與孟子于仁也者人也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但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為大也人字內有惻但慈愛意故起得親親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義者宜也此宜字就人分別其所宜而言不然便足義外矣親親即仁尊賢即義其等殺處即禮蓋此仁義禮正與孟子于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是以其發用者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蒙引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第二十章

程子頤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程氏遺言

朱子熹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德雖人所同德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

林氏希元曰知者心之明也仁者心之公也勇者氣之壯也存疑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中庸第二十章

呂氏大臨曰愚者自足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迂儒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

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

儒文集

朱子熹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集

註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

仁

謝氏良佐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徇在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

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論語說

朱子熹曰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誠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以據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反為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 文集

饒氏魯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己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著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徇在自

恣門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群靈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 文集

蘇氏清曰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義之與比又不是兩邊都要有看理在何邊理在這邊便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理在那邊便一向那邊去不復顧這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此正所謂時中者也此正是不任情而任理比從也與比者與義比也謂只倚在義一邊去如倚靠之倚裝引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論語衛靈公

程子頤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遜出此信
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
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
以成之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
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
道也集註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
不知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語類

張氏斌曰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
為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為
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所以行此者
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知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
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
遜所以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
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文集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中庸第十六章
朱子熹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
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集註

胡氏炳文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
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彥始謂不欺之謂
誠徐仲車為不鬼之謂誠至于程子始曰無妄之
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
言誠自商書始言鬼神專人之誠而中庸直
言鬼神之誠其言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
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
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
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
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

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
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
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
為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木非幹不立葉非幹易傾
幹字釋體字最有方此事枯鬼神之顯處以示人
人之齋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
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齋明相接章句謂此
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鬼神無
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
神來說足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

必有所以顯者未斷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
此夫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
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
可掩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
有指鬼神於佛老而競為淫祀以徼福者一何怪
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知天命之
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
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
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為憂之也深而慮之

也遠信哉四書通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中庸第二十章

朱子喜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
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
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
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
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
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

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
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
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集註

陳氏淳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上天言之
雖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
古循環無一息之間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
動植青黃白黑萬古皆常然不易又如日往月來
寒往暑來萬古皆然無一息之差矧此皆理之真
實處乃天道之本然也以人道相對誠之乃人分
上事若就人論之則天道汎行賦子於人而人受

之以為性此天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故五峰謂誠
者天之道蓋人得天命之本然無非實理如孩提
知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不學而能即在人
天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凡求
以盡其誠實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生知
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真實無一毫之妄
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
方行得路中否則雖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
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也自大賢以下
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真實無妄故

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辨析眾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為物所移力行之功也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於真實無妄此人道也 四書發

明

蘇氏清曰天之道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所謂復其初也天之道也是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者也或以元亨利貞言則是以命為天道非指性言矣今但以理之本然為

天道則正所謂人心天命之本然者善即真實無妄之理也更以孟子註所云理之在我者一句證之不特多言矣且以人心駕在天命之上命詞之意可知也 朱引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

程子頤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如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

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以為大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集註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文集顏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益子路所言只為對着一箇

不與朋友共敵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足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語錄

真氏德秀曰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志私然後方可達矣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蟲賊如戈戟然又要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况於聖人地位又高

又達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文集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

程子頤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經如浮雲然又曰須知其所樂何事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

無所動於其中也其註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賤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的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自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

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是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歷數在爾躬九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足不要保守文集

陳氏用之曰欲知樂之實味頂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灑然無纖毫窒碍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論語大全

陳氏標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

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如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文集

朱氏公遵曰孔子渾然天理而無所不樂顏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貧而樂者以此大全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二章

朱子熹曰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

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
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
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集註堯舜舜授禹
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
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
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
差異矣語類

許氏謙曰既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
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
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
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為中凡
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文集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
程子願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以深
喻足以篤好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
之所欲集註君子之於義見委曲透徹故自樂為
小人之於利亦是曲折集註間都理會得故深好
之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

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
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文集喻
利喻義只事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
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銘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
可以沃戶樞語錄

楊氏時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害之則人
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
義哉其所喻惟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
反是文集

張氏栻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無所為而
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
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
擴前聖之所未發文集

陸氏九淵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
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
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
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文集

饒氏魯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所以於義
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
象山是喻以前事文集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

朱子喜曰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果註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足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脩省

不知恐懼脩省則過矣無大過者為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諷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文集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字是一理易却說得濶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

義以前不知如何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耦遂為八卦又錯綜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又文王又為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為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見自家未嘗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无咎若於此而不能潛

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廉節所以見得透着他說多以盛滿為戒如云飲酒要微醺不使成醜酌他經兒有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的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攬着也又曰易中多

言正如利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語錄

真氏德秀曰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

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集編

蘇氏清曰聖人生知其心自與易理相契安而行之其身自與易理相符若無待於假年以學易而僅得無大過而猶言此者蓋深見夫易道之果無窮且使人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不可不學者聖人猶藉之以圖無過人其可不學乎不可易而學者聖人又有待於假數年以學易然僅得無大過人其可以易而學哉蒙引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

程子頤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程氏遺書朱子熹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集註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文集

輔氏廣曰詩所以吟咏性情故誦之者可以理性情禮猶治也書所以記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計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誦讀之也文集

態氏未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論語大全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程子頤曰思無邪者誠也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故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思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傲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

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集註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詩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行無邪未足誠思無邪乃可為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有所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乃可謂誠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折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

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三百篇之義了三

百篇之義大概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此一句包說得盡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思無邪蓋是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文集

范氏祖禹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文集

胡氏炳文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文集

蔡氏清曰孟子七篇其要不外乎體驗擴充以至大學之敬中庸之誠皆是也象引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

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論語陽貨

朱子熹曰感發志意考見得失而不沉怨而不
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其緒餘又
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
盡心也 集註

輔氏廣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
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
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感和而不沉以
處羣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
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

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 文集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論語泰伯

程子願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
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里
巷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
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
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甘
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
古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
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甘無之是

不得成於樂也足以古之成材也易今成材也難
程氏通言

朱子熹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
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
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有已
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
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
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
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
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
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於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
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
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
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然身所得之
難易先後淺深也 集註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成 論語八佾

朱子熹曰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
也純和也繳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然也

集註

謝氏良佐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俞如古
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
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繳如
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違如貫珠
可也故曰輝如也以成文集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胡氏安國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
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
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

遠也罪孔子者以為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
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是亦一治也集註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
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
言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
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
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
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

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
春秋者也經解

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
學而

程子頤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
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
推其極克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
近而已矣程氏遺書

楊氏時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
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

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
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
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不被其澤矣然此
時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足心則雖有
政不行焉文集

胡氏寅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文集

朱子熹曰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
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
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
五者亦務本之意也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讀

者宜細推之集註自漢漢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盖有足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語類

黃氏幹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用程子語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齋箴所謂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正得主一無適

之義也然師說又有以敬字惟畏近之何也盖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故畏字於敬之義為最近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心有所畏之時自無雜念閒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盖相表裏也等而視義

輔氏廣曰前四者為學之本此五者治國之本又集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

程子頤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程氏遺書
范氏祖禹曰為政以德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頤所處者至靜而能制

動所格者至寡而能服眾文集

朱子熹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環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者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集註又為政以德不足把德去為政是自求有這德人自歸仰如眾星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曰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乙之當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

此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眾星於北辰是自然還向非有意於共之也亦不足現然全無作為只是不生事擾民德係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為政以德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盖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為但人所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眾星之共北極也語類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論語為政

朱子喜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耻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本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然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致

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集註如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耳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為天下何嘗廢政刑來集註後面餘意見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語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纓遠色賤貨而責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廉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第二十章

呂氏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文集

朱子喜曰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

猶吾于此視臣視民之別也此言九經之效也過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重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故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問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濟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疏餼康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棄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盡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餉貢薄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見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集註

理學萃成卷六

孔子下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周易象上傳乾程子頌曰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資始于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最以和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傳朱子晝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

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此釋乾之事也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聖人在上高出

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成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無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本義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

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所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已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慈地運轉又曰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

小元亨利貞語類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行地無疆周易象上孔氏穎達曰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云資生乃順承天者乾是剛健能統領於天坤是陰柔以和順承奉於天以其廣厚故能載物有此生長之德合會无疆凡言无疆者有二義一是廣博无疆二是長久无疆也自此已上論坤元之德也包含弘厚光著盛大故品類之物皆得亨通此二句釋亨也牝馬以其柔順故云地類以柔順為體故行地无疆不復

窮已此二句釋利貞故上文云利牝馬之貞是也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者重釋利貞之義是君子之
所行兼釋前文君子有攸往也先迷失道者以陰
在物之先失其為陰之道後順得常者以陰在物
之後陽唱而陰和是後順得常乃與類行者以陰
而造坤位是乃與類行乃終有慶者以陰而詣陽
初雖離羣乃終久有慶善也安謂安靜貞謂貞正
地體安靜而貞正人若靜而能正即得其吉應合
地之无疆也周易正義

程子頤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

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
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
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
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
中正純粹也含已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
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
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
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
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
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

合坤德也乾之用陽之為也坤之用陰之為也形
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
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
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
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
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
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
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象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
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
无疆馬之健行也易傳

朱子熹曰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
也此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
施地之道也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言利貞
也馬乾之象而以謂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
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
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陽大陰小陽
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于乾之半也
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安而且貞
地之德也本義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

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周易象上傳習坎
孔氏頴達曰釋習坎之義險難也若險難不重不須便習今險難既重是險之甚者若不便習不可濟也故注云習坎者習重險也商易正義

程子頤曰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于險中而未出于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于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

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

分明等威儀物采允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易傳

朱子熹曰釋卦名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極言之而贊其大也本義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商易象上傳離

程子頤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乎天百穀草木則麗于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

无元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重明以麗乎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二五以柔順麗于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剛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為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以言易矣易傳

朱子熹曰釋卦名義以卦體釋卦辭本義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周易象下傳咸

程子頤曰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為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為堅懇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于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于正也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易傳

朱子熹曰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

也亦通極言感通之理 本義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周易象下傳恒

程子頤曰恒者長久之義也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初下居于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為恒也恒之道可致亨而無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夫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于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于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于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

也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

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

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于常也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

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

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

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

之易傳

朱子熹曰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

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

初也亦通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為

久于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常

久亦以正而已矣久于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

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極言恒久之

道本義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周易象下傳既濟

程子頤曰既濟之時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未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

其位當位其當也乃正固之義利于如是之貞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也天下之事不進則

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

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于未窮不使至于極也克變是也故有

終而无亂

易傳

朱子熹曰濟下宜脫小字以卦體言指六二本義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孤沆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

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周易象下傳未濟

程子頤曰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

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

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

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

有當從之理故果于濟如小孤也既果于濟故有

濡尾之患未能出于險中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始

雖勇于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雖陰

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

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汜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

皆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

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易傳

朱子熹曰指六五言 本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周易象上傳乾卦

程子頤曰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

象諸卦皆取象以為法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

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

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

健也 易傳

游氏醉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

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

三月不違仁是也 文集

朱子熹曰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

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

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

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未

義

何氏稽曰使而無息之謂乾中庸言至誠無息者

通之于天也自強言不息不言無息學之為法天

事耳始于不息終于樂息故中庸於無息之下文

而推原之曰不息則久自強之法何如曰主敬君

子莊敬日強 集說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周易象上傳乾卦

程子頤曰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 易傳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周易象上傳乾卦

程子頤曰見于地上德化于物其施已普也 周易

程傳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周易象傳上乾卦

程子頤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易傳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周易象傳上乾卦

程子頤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易傳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周易象上傳乾卦

程子頤曰大人之為聖人之事也 易傳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周易象上傳乾卦

程子頤曰盈則變有悔也 易傳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周易象上傳乾卦

程子頤曰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

則過矣 易傳

朱子熹曰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

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

象 本義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周易象上傳坤卦

程子頤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

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

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 易傳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周易象上

傳坤卦

程子頤曰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于堅冰小人

雖微長則漸至于盛故戒于初馴謂習習而至于

盛習因循也 易傳

朱子熹曰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

也 本義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周易象

上傳坤卦

程子頤曰承夫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

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

哉 易傳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周易象上

程子頤曰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

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

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

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

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象只舉上句詳義

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

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

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易傳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周易象辭上傳坤卦

程子頤曰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易傳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周易象辭上傳坤卦

程子頤曰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

下故為元吉 易傳

朱子熹曰文在中而見于外也 本義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周易象辭上傳坤卦

程子頤曰陰盛至于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易傳

用六承貞以大終也 周易象辭上傳坤卦

程子頤曰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

道利在盛大于終能大于終乃永貞也易傳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周易象上傳習
坎卦

司馬氏光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
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
事文集

程子頤曰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
仍洊之象也水至涓滴至尋丈至于江海洊習而
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
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

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
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于聞聽然後
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難嚴
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易傳

朱子熹曰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本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周易象上傳習坎卦

程子頤曰由習坎而更入坎當失道也是以凶能
出于險乃不失道也易傳

求小得未出中也周易象上傳習坎卦

程子頤曰方為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
不至陷于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
也易傳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周易象上傳習坎卦

程子頤曰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
于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
地尚致悔咎况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
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
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易傳

樽酒簋飯剛柔際也周易象上傳習坎卦

程子頤曰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飯實
實之至剛柔相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
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
五謂君臣之交際也易傳

坎不盈中未大也周易象上傳習坎卦

程子頤曰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
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
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
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
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易傳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周易象上傳習坎卦

程子頤曰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

故其凶至于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

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

于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

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 易傳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周易象上傳離卦

程子頤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

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而為離繼

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游隨之義然離之義尤

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

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元

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

之易傳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周易象上傳離卦

程子頤曰履錯然欲動而如敬慎不敢進所以求

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

動矣 易傳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周易象上傳離卦

程子頤曰所以元吉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

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易傳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周易象上傳離卦

程子頤曰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

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

為凶也 易傳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周易象上傳離卦

程子頤曰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棄棄天下所

不容也 易傳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周易象上傳離卦

程子頤曰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

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

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易傳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周易象上傳離卦

程子頤曰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容

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易傳

山下有澤成君子以虛受人 周易象下傳咸卦

程子頤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

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

之象而蘊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

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易傳

朱子熹曰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本義

吳氏慎曰虛者感之貞也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者虛而已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所謂以虛受人也集說

咸其拇志在外也周易象下傳咸卦

程子頤曰初志之動感于四也故曰在外患雖動

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易傳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周易象下傳咸卦

程子頤曰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感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易傳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周易象下傳咸卦

程子頤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此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

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于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易傳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周易象下傳咸卦

程子頤曰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于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易傳

陸氏九淵曰咸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感通為尤至曰貞吉悔亡而象以為未感害也蓋未為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正無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為未光大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除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歟此所以退藏于密而能同于民交乎物而不墮于膠焉溺焉之一偏者也集說

咸其脢志末也周易象下傳咸卦

程子頤曰戒使背其心而戒勝者為其存心淺末
條二而說上感于私欲也 易傳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周易象下傳咸卦

程子頤曰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于口

舌言說豈能感于人乎 易傳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周易象下傳恒卦

程子頤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

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其方所也 易傳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周易象下傳恒卦

程子頤曰居恒之始而求望于上之深是知常而

不知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 易

傳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周易象下傳恒卦

程子頤曰所以得悔亡者由其得恒久于中也人

恒久于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易傳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周易象下傳恒卦

程子頤曰人既無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

恒處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

身也 易傳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周易象下傳恒卦

程子頤曰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為喻故
云安得禽也 易傳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周易象

下傳恒卦

程子頤曰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

以從為正以順為德當終守于從一夫子則以義

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為凶也 集傳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周易象下傳恒卦

程子頤曰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

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

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易傳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周易象下傳

既濟卦

程子頤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

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

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集

傳

曳其輪義无咎也 周易象下傳既濟卦

程子頤曰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于極其
義无咎也 集傳

七日得以中道也商易象下傳既濟卦

程子頤曰中正之道雖不為時所用然無終不行之理故喪第七日當復得謂自子其中異時心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易傳

三年克之德也周易象下傳既濟卦

程子頤曰言德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

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易傳

終日戒有所疑也周易象下傳既濟卦

程子頤曰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長慎如是也易傳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周易象下傳既濟卦

程子頤曰五之才德非不善不知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正中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易傳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周易象下傳既濟卦

程子頤曰既濟之窮危至于濡首其能久長乎易傳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周易象下傳未

濟卦

程子頤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于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于其所也易傳

何氏稽曰慎辨物者物以羣分也慎居方者方以類聚也集傳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周易象下傳未濟卦

程子頤曰不度其才力而進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極也易傳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周易象下傳未濟卦

濟卦

程子頤曰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易傳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周易象下傳未濟卦

程子頤曰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無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以從應則利矣易傳

貞吉悔亡志行也周易象下傳未濟卦

程子頤曰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易傳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周易象下傳未濟卦

程子頤曰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克而

濟卦

光盛至于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易傳
飲酒馮首亦不知節也 商易象下傳未濟卦

程子頤曰飲酒至馮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
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不失其常矣 易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商易繫辭上傳

朱子熹曰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寔體乾坤者易中
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
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

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
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
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
之屬變化者易中著象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
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寔體為卦爻之法
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本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又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周

易繫辭上傳

孔氏穎達曰初始無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
成之物事可營為故云作也易謂易略無所造為
以此為知故曰乾以易知簡謂簡省不須繁勞以
此為能故曰坤以簡能若於物艱難則不可以知
若於事繁勞則不可能也易知則有親者性意易
知心無險難則相和親易從則有功者於事易從
不有繁勞其功易就有親則可久者物既和親無
相殘害故可久也有功則可大者事業有功則積
漸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者使物長久是賢人之

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者功業既大則是賢人事業
聖人能行天地易簡之化則天下萬事之理並得
其宜矣 周易疏

朱子熹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
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
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
而陰之重濁有迹也乾健而動即其所以能始
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
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人
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

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
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
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已
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
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成位謂成人之位
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
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本義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

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

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

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繫辭上傳解

韓氏伯曰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

數也德合天地故曰相似方體者皆係於形器者

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惟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

體明周易註

孔氏穎達曰範圍謂範圍謂周圍言聖人所為所

作模範周圍天地之化允無方無體各有二義一

者神則不見其處所云為是無方也二則周游運

動不常在一處亦是無方也無體者一是自然而
變而不知變之所由是無形體也二則隨變而往
無定在一體亦是無體也周易疏

朱子熹曰此窮理盡性至命之事以者聖人以易

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而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

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

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

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

歸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

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

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

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

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

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天地之化

無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

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如此

然後可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

體也本義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

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

子

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

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盛德大業至矣哉繫辭下傳

邵子雍曰道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
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
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皇極經世
程子頤曰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
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道者一
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
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此道則為善也成之
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

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
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
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
聖人有心而無為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道具
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
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
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
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
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
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顯自內而外
也仁謂造物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
機藏之妙業之本也朱熹

項氏安世曰道之所生無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
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
也成之者性猶孟子言人之性天之性牛之性
吳氏澄曰仁者生物之元由春生而為夏長之亨
此仁顯見而發達於外長物之所顯者生物之仁

也故曰顯諸仁用者收物之利由秋收而為冬藏
之貞此用藏伏而歸復於內閉物之所藏者收物
之用也故曰藏諸用二氣運行於四時之間鼓動
萬物而生長收閉之天地無心而造化自然非如
聖人之於民有所憂而治之教之也仁之顯而生
長者為德之盛用之藏而收閉者為業之大其顯
者流行不怠其藏者充塞無間此所謂易簡之善
極其至者故贊之曰至矣哉文集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
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

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難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義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周易繫辭下傳

朱子熹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斃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難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克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寡怨謂少所怨尤辨謂安而能應 本義

胡氏度芳曰三陳九卦自有次第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九卦之材第三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 周易大全

臣謹按九卦孔子所論彖辭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其對待若相配而成其義蘊有相因而見者遠辭文誠有以通神明而體天地何則上篇之卦陽也天道也下篇之卦陰也人事也陽卦陽爻之盛及陰陽長少先後有序者天道之正也屬之上篇陰卦陰爻之盛及陰陽交感雜亂長少先後無序者人事之交也屬之下篇是乃文王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之至精者乃孔子繫辭於六十四卦中獨取九卦而叙之者易故蓋上下二篇之卦每相對待推其所配凡十有二綜舉其數止取夫九乾之與成恒也履之與損益也謙之與困井也復之與巽兌也困以下之兩對上之一然而乾衆卦之宗成人事之首其始也兌少女之次其終也巽其終始第取其中間之卦而陰陽消息盛衰之漸亦已著矣且夫陰陽消息盛衰之漸體之於身即爲修德防患之事孔子繫易原欲以盡人事者明天

道而於九卦尤其深切而著明時為先釋其名
 次言其體末推其用三陳之義蘊陳希夷雖反
 覆其旨惟朱子本義參諸陸氏象山說而愈明
 天澤有定分和而至者以由禮則和也故曰履
 德之基也自卑而尊人其光顯者以節制有禮
 也故曰謙德之柄也心不外而善端存言動念
 慮有以自克故曰復德之本也字不變而常且
 久動用酬酢惟一日新故曰恒德之固也懲忿
 窒慾者先難後易而害遠遠善改過者長裕不
 設而福致故曰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自驗
 其力謂德亨而自反焉不變其所謂博濟而養
 人焉故曰困德之辨井德之地也至於順時制
 宜原非形迹可見有隨輕重而應者故曰巽德
 之制也凡此朱陸之解兩相發明其異同在論
 無極太極而不於九卦有若是哉然則九卦之
 德皆為修身防患之要務殆如皋陶之九德有
 缺其一而不可者在已雖然九卦之對待實有
 非偶然者上篇自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至
 履凡九卦馬下篇自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
 蹇解至損益亦九卦馬上篇自履泰否同人犬

有至謙凡五卦馬下篇自益夫垢萃升至困井
 亦五卦馬上篇自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至
 復凡九卦馬下篇自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
 至巽亦九卦馬上篇自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
 離而成八卦馬下篇之恒自巽无妄節中孚小
 過既濟未濟八卦馬下篇之乾次第先後巽非
 造化生成之妙用信乎旨遠辭文誠有以通神
 明而體天地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
 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
 元亨利貞 周易文言傳
 程子頤曰它卦象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
 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
 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
 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體法於乾之仁乃
 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此而敘之
 謂之體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
 豈得為嘉非理安有亨乎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
 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固所以能幹事也行

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易傳

朱子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而聚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聚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

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矣乎承天而時行 周易文古傳

程子順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復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坤道其順矣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易傳

朱子熹曰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主

下當有利字復明亨義復明順承天之意 本義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說卦傳

邵子雍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

性之在物之謂理 皇極經世

朱子熹曰和順從容無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

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

而合于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本義

項氏安世曰道即命德即性義即理和順于道德

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反復互言也易之

奇耦在天之命則為陰陽之道在人之性則為仁

義之德在地之宜則為剛柔之理和順于道德而

理于義自幽而言以至於顯此所謂顯道也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自顯而言以至於幽此所謂神德

行也 易說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

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說卦傳

朱氏震曰易有太極陰陽者大虛聚而有氣柔剛

者氣聚而有體仁義根于太虛見于氣體動于知

覺者也自萬物一源觀之謂之性自稟賦觀之謂之命自天地人觀之謂之理三者一也聖人將以順性命之理曰陰陽曰柔剛曰仁義以立天地人之道蓋互見也易兼三才而兩之六畫成卦則三才合而為一然道有變動故分陰分陽迭用柔剛

易傳

郭氏雍曰分陰分陽非謂立天之道陰陽也言三才二道皆一為陰一為陽見于六位也迭用柔剛非立地之道柔剛也言三才陰陽分為六畫迭以九六柔剛居之也故三才二道不兼九六言之則

曰六畫兼明九六柔剛而後謂之六位 易詳

朱子熹曰陰陽剛柔仁義者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則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則剛却主于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作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語類
吳氏澄曰性之理謂人之道也命之理謂天地之道也天之氣有陰陽地之質有柔剛人之德有仁義道則主軍其氣質而為是德者也 文集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孟子滕文公上

朱子熹曰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陽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也 集註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孟子公孫丑

上

程子頤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或有問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子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能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 玉山

陳氏

陳氏標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廣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

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
堯舜遠哉率于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
之科宜矣 文集

胡氏炳文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執
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為堯之
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
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
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即此一節言之其
功賢於堯舜可知矣 中庸大全序註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
子也 孟子公孫丑上

朱子熹曰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
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
世之王無有能違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
也 文集註

林氏希元曰聞樂知德德須兼功說蓋樂以崇德
象功也以詒武來看最明見禮知政自王者言之
政是紀綱法度所以為治者禮是文為制度所以

文飾治道者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馭臣馭民皆
帝王之設施以為治者也尊卑上下之等車旗服
色之辨賓祭昏喪之儀皆帝王之制作以飾治者
也禮與政皆出於一心之經畫其飾治者如此則
其為治者可知矣故觀汗尊杯飲之習上古朴略
之政可知矣觀籩豆簋簠之美後世尚文之政可
知矣此以帝王言之若在人身者雍容禮
度之可觀則設施之合天理當人心亦可知也 存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春
山之於丘陵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
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
也 孟子公孫丑上

朱子熹曰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
孔子之尤盛者也 集註

趙氏順孫曰三子所論皆以事功言 纂疏

陳氏琛曰孔子其出類拔萃中之尤者乎 淺說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
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

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孟子盡心上

朱子熹曰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益魯城東之高山而泰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雖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明之有本矣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註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遠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時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為此地位也文集

蔡氏清曰其出無窮故人但見其道之大而不知其大之有本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嗚呼盡矣聖道之大者如中庸所謂能盡其性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者也其

所本者何也即至誠无妄是也但看其言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云云則以有本而大可知矣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而已矣聖道之一本只是一理渾然而已矣蒙引

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繫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知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中庸第三十章

朱子熹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

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繫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註大德是教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教化底來這便是忠恕便是做那起底起便是流出

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
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文集

胡氏炳文曰中之一字克舜始發之自克舜至文
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克舜
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於水王曰
下襲便是夫子之時中遵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
外近守其法遠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
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
本襲水土如居魯而繞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
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

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
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
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燦然者也夫德敦化是其渾
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燦然者已包於
其中燦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
故燦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所謂時中
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
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
句以為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二句所謂天
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

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所以為大
夫子其即太極矣乎文集

林氏希元曰天地自然之運本於太極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水土一定之
理本於太極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
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
同運而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事如是
而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細末亦如是該
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飲食寢處
之類纖纖瑣瑣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于見齊

象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
矣小德川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
天命流行上說非二事也存疑

薛氏瑄曰並育並行皆大化之源故曰大德敦化
不害不悖則自大化中流出如飛潛動植各遂其
生而不相害日月四時代明錯行而不相悖故曰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如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流請
書錄

陳氏琛曰自其無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譬如天
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疇焉自至無一時之間斷

言之則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為是聖人之道直與天地同大也哉說

蔡氏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濟此言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為理兼該眾善悉備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兼收並蓄而無遺矣象引薛氏瑄曰並育並行皆大化之源故曰大德敦化不言不悖則自大化中流出如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不相害日月四時代明錯行而不相悖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如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流

言錄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孟子萬章下 張子載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思不勉而至焉者也 正蒙

朱子熹曰孔子任止久遠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然足任底意思在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一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言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知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各奏一音則其一音

自為始然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也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而玉終絃然也故並奏又音則於未作而先擊特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既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

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
 雖至於聖而智不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
 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乎眾理所以偏者由
 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
 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
 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兼註三聖是知之不至
 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
 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為
 聖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
 直是無纖毫渣滓孔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

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
 長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樂之始作先撞鍾
 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然如此而
 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眾孟
 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
 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
 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始
 條理是知然條理是行問智之事聖之事工夫全
 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
 知工夫有得道理有偏故其然之成亦只至一偏

之極孔子合下知得至到看得道理周備精切無
 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亦兼該眾備而無一德一行
 之或闕曰然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
 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
 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
 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不可謂之
 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
 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
 處工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
 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金玉備巧力全者孔子也

若顏子之博文而約以禮竭才而不能及則金聲
 已備而玉有未振巧屐以中而力有未完者缺故
 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
 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
 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
 以進則其所進未可量也惜不及見其成耳然就
 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語類
 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孔子則聞
 而知之孟子盡心下

朱子熹曰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集註

理學萃成卷七

顏回字子淵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速復无祇悔元吉周易繫辭下朱子熹曰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本義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爲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語類

吳氏澄曰程子云顏子无顯形之過夫子謂其庶幾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速改乃不速復也過未形而改何速之有文集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爲政

朱子熹曰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

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
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集
註如夫子吾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
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
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發夫子之
言也語錄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

程子頤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

之當喜怒哀樂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
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
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
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矣便能知之纔
知之便更不萌作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
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
真好學矣集註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
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
聽言動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語

類

黃氏幹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
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水消霧釋
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
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文集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論語雍也

程子頤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
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
不仁程氏遺書

張子載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
幾非在我者文集

朱子熹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
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
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集註仁與心本
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
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之
明鏡來本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
鏡明矣語類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

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或問其餘日月至日至是一日無間斷月至是一月無間斷雖不若顏子之常存然而必工夫純熟積累深久者始能至於此耳文集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纒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纒入便出蓋心安於內所以為賓

語錄

黃氏幹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

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仁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而在宅之外也文集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程子頌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冬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程氏遺書朱子熹曰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

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力則庶乎有以得之矣集註竊意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於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程子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語類

陳氏植曰孔顏之樂如九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蓋行處即是

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欲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意工夫豈足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樂處也文集

薛氏瑄曰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讀書錄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

尹氏焯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文集

朱子熹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凡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至若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若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漆雕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然藏了事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

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塵收藏器具室塞都滿運轉都不得語類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四也與論語子罕
范氏祖禹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這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文集
朱子熹曰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語類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四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
程子頤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絜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違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
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
克覺知止有定剛邪存誠非理勿聽其言箴曰人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榮辱妄內斯靜專則足樞機
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誠傷煩則
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致哉訓辭其動
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
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
聖賢同歸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

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
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
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
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
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
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
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
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顏
子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
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

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
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
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矣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
力有以勝之故直以己任而不疑也此章問答乃
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
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集註連萬卿問仁
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
所以滅天理以為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
天理者復動容中禮仁孰大焉曰仁禮之說亦得
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文集克已須要復

禮但克已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矣然人只有天
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
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跛倚是人欲
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
能如齊之時不保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
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固是克了已便是
理然亦有但知克已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
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已為仁須著箇復禮庶幾不
失其則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已者雖謂之無己私
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復禮為

主若但知克已則下稍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
 矣語類天下歸仁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
 如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比若有老髮之私留於
 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拚矣人亦必以其
 實而稱之何歸仁之有文集目不視邪色耳不聽
 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速惟明鏡不遠便是
 明聽德惟聰鏡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
 視聽言動但有此箇不循道理便是非禮非禮勿
 視勿聽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惡禮不接心術
 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語類此章止是約禮底

事博文足道問學之事的禮足尊德性之事語類
 陳氏櫟曰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故辭辯讓偏言
 之禮也復禮為仁專言之禮也克已復禮則天理
 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仁在其中矣文集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
 程子願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問之以此蓋三代之
 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
 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為世常行之道發此
 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程氏遺書

朱子喜曰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夏時
 謂以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
 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
 首而三代選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
 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
 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
 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商輅木
 輅也周人歸以金玉則通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
 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周冕有
 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梳黃帝以來蓋

已有之而制度儉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
 於衆禮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文
 而得其中也取其善善盡美故謂禁絕之鄭聲鄭
 國之音佞人卑詭辯給之人殆危也集註顏子問
 為邦孔子正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
 天下之道莫非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
 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是他即克已復禮陋巷簞
 瓢便只是這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
 不甚曾說處却是正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
 理會及到象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如精一執

中等語是也或問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其他如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遠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也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若行夏時乘殷輅也只做得漢高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只欠這一節是都不

論其本矣語類

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忍尤可畏於剛忍剛忍禁嚴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之誦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昵聰明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是故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為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保此法也文集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第八章

朱子熹曰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集註蘇氏清曰擇乎中庸自博文而來也服膺勿失則約禮之至矣要引

顏淵謂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聽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猶猶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

程子頌曰此顏子所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程氏遺書

胡氏寅曰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顧其要也惟夫子猶猶善誘充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專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忘所從必求至於卓立之地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文集

侯氏師聖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文集

楊氏時曰自可欲之謂聖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之積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問也文集

朱子熹曰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集註橫渠高明不可窮是說仰之彌高博厚不可極是說鑽之彌堅中道不可識則聰之在前忍馬在後至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方見如有所立卓爾謂

之如則是於聖人中道所爭不多才着力此便過緩放慢此便不及真是不容着力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看夫子猶猶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博文的禮兩事是堯舜以來便自如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博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亦有博文

如講明制度文為這都是文那行處方是約禮也

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不足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語類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嘆見得他煞苦切處楊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他足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真是峻極要進這一步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又曰甚苦也甚其所以為樂也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

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要着力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段着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到這裏直待他自熟語錄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論語公冶長

朱子熹曰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集註

蔡氏清曰顏子之所以無伐善無施勞者蓋有以見夫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其善與勞都

是盡其在我者本無足驕於人也象引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滕

文公上

德行顏淵論語先達

朱子喜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類類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或門

孟子曰顏淵具體而微孟子公孫丑上

朱子喜曰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朱

註

曾參字子與南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

程子頤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起者人道忠者無妄起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起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者異矣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起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教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程氏遺書

朱子喜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足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辨其指即應之達而無疑也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

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集註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個約却沒貫處曾子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語類曾子之孝主於誠身其

於聖人之日用三者而服習之蓋已熟矣雖未能即此以見大道之全體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曾子於是默解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為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大集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便是天地之志起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志起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志起一貫與忠恕問答規模總一貫但有生熟之異耳一個忠做出許多恕便是一理貫通乎萬事一以貫之足自無底忠恕起是勉強底一以貫之語錄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

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悌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政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也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經

司馬氏遵曰孔子以曾參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
作孝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

尹氏焯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錄

謝氏良佐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
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
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文集

朱子熹曰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
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集

註

黃氏震曰朱子集註首載尹氏守約意已定矣次
載謝氏專用心於內之語竊意用心於內者無形
動求諸身躬行也其所指之一虛一實已不同蓋
心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
國乎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
內近世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是
裡面出來又皆源於謝氏之說吾正不可以不辨
日抄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

朱子熹曰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
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

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集註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

語表伯

朱子熹曰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
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以其所保之全
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集註

曾子言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遵豆之事則

有司存論語表伯

尹氏焯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益以修己為為
政之本又集

朱子熹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
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
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遵豆之
事及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
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集註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論語本伯

朱子熹曰其才可以輔切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集註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本伯

程子顥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足硬脊梁漢方擔得精美

程子頤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達到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體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集註

蘇氏橫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曾子平日三者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或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啟手敢足猶戰兢而不已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

責也 文集

參也 魯 論語先進

程子頤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近思錄曾子之學誠為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責也 程氏遺書 尹氏焯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文集

蘇氏清曰曾子真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為之營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當時已與榮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說是

魯亦何傷適足以見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勵也 蒙引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論語顏淵

朱子熹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集註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論語憲問

程子頤曰上下皆山故為兼山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卦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遠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

非據乎易傳

朱子熹曰此艮卦之象辭也集註

張氏栻曰位非獨職分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他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文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論語子張

尹氏焞曰親喪固所自盡於此不用其誠恐乎用其誠文集

朱子熹曰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集註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論語子張

謝氏良佐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文集

朱子熹曰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類足以思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語類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大學誠意章

朱子熹曰言雖幽獨之中而善惡之不可揜如此

可畏之甚也集註

胡氏炳文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文集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大學誠意章

朱子熹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不可徒苟且以徇外

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集註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裡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謙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謙自欺正與自謙相對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謹獨

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與衆人對坐自
 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語類問知
 至而後意識則知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
 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
 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
 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
 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
 必如此方能意識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
 狂一毫少不謹慎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
 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語錄

林氏希元曰慎獨就是誠意工夫蓋意者心之所
 發正是獨知之地誠意工夫含慎獨無可為者存
 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大學正心章

朱子熹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
 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
 能不失其正矣集註心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
 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個期待之心或事已

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
 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個物事到別事來到
 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雖然
 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順
 應此心原不曾有這物事語類

熊氏禾曰此章直指心之全體學者必以此心之
 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
 得其正按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
 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
 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

為善也凡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
 心孔子之心不踰矩顏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
 文集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教誨而辟焉之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大學齊家章

朱子熹曰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
 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
 矣集註

真氏德秀曰偏之一字為修身齊家之深病集編
熊氏禾曰修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
王之幸修厥德孔子修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
足學者心既正而猶待於修身者內外夾持動靜
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文集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大學治國章

朱子熹曰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
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

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集註

陳氏用之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
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
慈即國之所以使眾者能修之於家則教自行於

國矣輯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
也大學平天下章

朱子熹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如影響所謂家
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

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
物使彼此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而天下平矣集註先說上行下效則挈矩處是就
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
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
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
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
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
語類

金氏履祥曰首三句是化挈矩足推既有以化之

而與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
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
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文集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
反而不縮雖獨寬博吾不揣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

朱子熹曰此言曾子之勇也集註

鏡氏魯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揣吾往指氣言理者
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
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眾在

所必伸四書通

曾子曰吾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

許氏謙曰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

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

從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大全

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

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禮記祭義

閔損字子騫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論語

胡氏寅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

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

歎而美之文集

韓氏嬰曰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

蘆花衣子為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

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

成慈母詩外傳

臣謹按蘆花事出自韓詩外傳今考韓詩外傳

實未載此事胡氏炳文正不知何所據而引以

實之乃闕里志孔虔記諸書固備載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知之何何必改作子

曰夫子不言言必有中論語先進

王氏安石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

舊貫之善文集

朱子熹曰言不妄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集

註

陳氏櫟曰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公居於長府即此

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雍簡當如此四書發明

季氏使閔子為費宰閔子對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論語雍也

謝氏良佐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

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此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文集

德行閔子為論語先進

閔子侍側閔問如也論語先進

朱子熹曰閔問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語類

冉耕字伯牛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雍也

朱子熹曰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可知矣集注

張氏栻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至於足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文集

德行冉伯牛論語先進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

程子願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者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
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
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
此則前乎此其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
此也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
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
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
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兼註修已
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已以恕則私意無所施
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
邦家無怨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致也夫為仁非
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以足自考耳語
類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效言此六句
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效驗說却

幾乎開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個應處到這裏
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語
錄克己復禮足截然分明別個天理人欲是則行
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
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或問
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坤是個無頭
底其躁靜曰利北馬之貞先迷後得乾爻皆變而
之坤其辭曰見羣龍無首吉乾便從知說起故云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故云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有致知底工夫

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在依本分做將去顏子
極聰明警悟仲弓儘和粹或問

鏡氏魯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
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
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
此謹之則得其用力之要釋

林氏希元曰敬兼身心有交相養意此心放畏則
身亦隨以敬肅所謂心清時則視明明聽聽四體不
待簡束而自然恭謹是也此身嚴肅則心亦在此
不放逸所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是一心

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然氣有為而理無為心之靈覺寂感皆氣之為故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心機不測最難靜定馳騁奔放更無一時寧息心既馳騁奔放則私欲就縱肆此理為昏昧抑塞不能昭著流行則德亡矣心既馳騁奔放雖未必逐於物故然即其身在此而心馳亦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舉皆亡也况又逐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可止乎此是心放則欲肆欲肆則理亡理亡即德亡也故便是把持這心的方法能敬則把持得心在這裏則靜亦定動亦定隨所遇而心皆在更不容馳逐於外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言必從耳目四肢之欲亦無自而生則私意無所容私意無所容則此心主宰運用皆是這理昭著流行而德全矣存疑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子路

程子頤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心則一

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程氏遺書

范氏祖禹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文集朱子熹曰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大者於事或有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才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集註饒氏魯曰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輯釋

德行仲弓論語先道

理學萃成卷八

宰子字子我

袁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八節

朱子熹曰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欲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集註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足論語公冶長

范氏祖禹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宰予晝寢自棄孰甚故夫子責之文集

胡氏寅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儻足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

荒寧為懼勤屬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

疑學者持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文集

朱子熹曰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集註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論語雍也

朱子熹曰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集註

或問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審矣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語類

宰我問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音不甘聞樂不樂居

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陽貨

范氏祖禹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思，欲其有以跂而反之爾。文集

尹氏焯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

爾文集

朱子熹曰：禮，父母之喪，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而宰我不察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集註

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家語

言語宰我論語先進

端木賜字子貢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

朱子熹曰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

答之如此蓋許其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足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集註此章論進學之實效非論悟入深淺也悟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文集子貢舉詩之意不足專以此為貧而樂

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語類

林氏希元曰要之成貧富亦是為學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又不專在貧富上說故曰告往知來存

疑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

周氏孚先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集註

范氏祖禹曰子貢之患非言之難而行之難故告

之以此文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份

楊氏時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文集

朱子熹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

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集註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論語公冶長

朱子熹曰器者有用之成材瑚璉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集註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論語公冶長

胡氏寅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人而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也論語詳說

朱子熹曰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集註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何如曰聖

人固生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

又知得多問回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

如何曰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

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

明時又重聰明作元后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聖

人直是聰明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

曰然若不是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語錄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論語公冶長

程子頤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

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

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

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

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

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集註欲無加於人此等地

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

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語故夫子

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語類此章程子晚年

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

怒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熟底是仁生底是怒自
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怒無計較無規當底是仁有
計較有規當底是怒語錄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論語雍也

程子頤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
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
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

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
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今如是觀仁可
以得仁之體近思錄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
者二大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
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
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
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遇九州聖人非不
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
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

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足聖人程氏遺書
呂氏大臨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
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
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文集

朱子熹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遠其
極之名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
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
難而愈遠矣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
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

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起之事而仁之術
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
之公矣集註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
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
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濶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
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必
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二句當連看蓋云便是
聖人也有做不得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
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遊甚眾孔子
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

有病痛欲立是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
 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過
 害阻抑使之得以自達也博施濟眾是無了期事
 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
 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
 凡己之欲既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
 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
 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子貢所問為
 仁便是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
 得何況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
 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己欲達則思處置他人
 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
 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
 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
 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己欲立而
 立人欲達而達人見已到底能近取譬是未到底
 其次第如此語類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
 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
 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

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
 至於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
 攤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
 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語錄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論語述而
 朱子熹曰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
 摘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
 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
 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集註問子
 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
 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
 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
 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怨夷齊之讓
 是合當怨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
 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語類熹常問
 先生替瞶叔人事先生曰蒯瞶父子只為無此心
 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

轉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耳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蓋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瞶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執之心如何爾若執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瞶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若執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執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

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若謂蒯瞶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執不與謀其事遜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鐘為罪愈大又云遽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執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亦何心哉夫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

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執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執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個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文集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蔽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論語子罕

范氏祖禹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忍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莘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

必不枉道以從人街玉而求售也文集

朱子熹曰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責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集註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

何氏晏曰蓋美回所以屬賜也論語註疏

程子願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程氏遺書

范氏祖禹曰屢空者箠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文

朱子熹曰言近道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集註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朱子熹曰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苟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

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集註

黃氏幹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重輕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文集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馬論語顏淵

朱子熹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

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集註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論語子路

程子願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在氏遺書

朱子熹曰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

也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此其本末皆無一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牛芻之人言鄙細也子貢之問每下夫子以足警之集註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子路

朱子熹曰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無可好之實集註

林氏希元曰一鄉之人有善有惡若皆好之焉知無苟合之行若皆惡之焉知無可好之實故皆未可以決其人之賢惟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則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斯可以為賢矣存疑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論語憲問

朱子熹曰自責以勉人也自道猶云謙詞集註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論語憲問
朱子熹曰此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抑之集註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

謝氏良佐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文

集

朱子熹曰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說見曾子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集註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語類或曰子貢聞言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

貢之學至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
 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是萬之爲一耳故夫子當
 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亦曉然喻向者之萬
 殊爲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而復用力
 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混語
 之哉或問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
 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已爲多學而不
 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孔子只是
 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麼語錄
 林氏希元曰萬物之理咸具於人之一心理雖有
 萬其實混融爲一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冲漠無朕
 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萬殊一本也聖人氣質清明
 無物欲之蔽所謂一者不失故日用之間隨他千
 頭萬緒到面前只以此照之久而應于而孝君而
 仁臣而敬視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此理都
 足只一心之理照之此聖人之一貫也自聖人以
 下氣質不能清明物欲不能無蔽萬理之具於心
 者不能無昏昧障礙若不隨事隨物探討窮究許
 多道理如何得明多學而識正探討窮究以明之
 也然專靠多學而識都無箇本領源頭處不過口

耳形迹之粗而已安能有得於已故須有箇一貫
 道理然工夫未到心中曠曠強欲去貫他如何貫
 得故必博學多識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則心
 體光明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者復全於
 我萬殊一本之理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曾
 子子貢之所從事故聖人於二子皆必待其真積
 力久將有所得而復告之者正謂此也若謂凡從
 事於學者皆不可不知一貫之道則聖人於七十
 子何不一一告之而獨二子耶聖人未嘗不理會
 博學多識其實事事都理會如問禮問官之類可
 見但其中自有一貫道理也道理本在胸中事事
 物物雖皆理會但一看便破與學者絕異聖人是
 自上面源頭做下來學者必從博學多識理會做
 到徹時方得聖人一貫處是自下面水流做上去
 其不同如此存疑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
 尹氏焯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
 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
 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文集

朱子熹曰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集註

陳氏用之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已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已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已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恕之義甚濶大有漢以來恕字之義不明范忠宣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字就已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饒人的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恕之不輕

恕之意如此是已有過且自恕人有過亦併恕人乃相率為不肖之歸豈推已如心之義乎四書大全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

朱子熹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止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語以警之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

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集註子欲無言只是不消得說蓋以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又更說箇甚底若見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所以不消說得語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

朱子熹曰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

性者人所受於天之正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集註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緊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耳語錄

真氏德秀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相錯而成文黑

白合而成章文者聚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
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
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
學者言恐其僥度料想馳心元妙反躐等而無所
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足兼言
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
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
有此嘆也四書集編

子貢曰射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

朱子熹曰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身
於不善之地非謂射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集註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

張氏栻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
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
而德愈光焉文集

言語子貢論語先進

季康子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論語雍也

朱子熹曰達通事理集註

公會吳於橐泉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心不欲使子
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
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
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
亦可寒也乃不尋盟春秋左傳哀公十有二年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
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

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蓋見太宰乃請秉錦
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
也緩寡君盟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
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
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
者得其志矣且舍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墮墮黨崇
讐而思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春秋左傳哀公十有二年

冉求字子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八佾

范氏祖禹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
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
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
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文集

朱子熹曰言神不享非禮敬季氏知其無益而自
止又進林放以勸冉有也集註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

宰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治長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論語章也

胡氏寅曰使求說天子之道誠如口之說易恭則
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
日退而已矣此冉求所以局於藝也文集

朱子熹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
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集註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
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

范氏祖禹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
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
任為急故也文集

朱子熹曰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展
而友觀故既絕之而猶使門入正之又見其愛人
之無已也集註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
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論語先進

張氏栻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
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慮其不能
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
耳若冉求之資稟夫之弱不慮其不稟命也慮其
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
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
及之患也文集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

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論語先進

朱子熹曰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集註

蔡氏清曰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夫其為具臣使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蒙引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論語先進

蔡氏清曰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

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歛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矣蒙引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

胡氏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

太宗亦云唐且富矣西京之教無闕焉明帝尊師

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

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

彼二君者其能然乎文集

朱子熹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集註

鏡氏魯曰制田里薄賦歛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歛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

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而相因皆不可廢文集金氏履祥曰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食其口里居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歛則不多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穀粟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序遂則有序國則有學文集

蔡氏清曰明禮義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

六行孝反睦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禮義也禮義二字相連說禮必有義猶云道理蓋才說禮義便不止孝弟五倫矣易曰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也五倫舉其大綱言孝弟其尤重者也家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子路

朱子熹曰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謀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若為不知者而言

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集註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論語季氏

洪氏皓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正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文

集

朱子熹曰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代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之所當伐也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內治修然後遠

人服有不服則備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集

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句倒他身上

去亦未可知也語類

政事丹有論語先進

齊為鄰故國富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

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

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

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

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聚於齊之兵

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敏戰也宜政

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

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以之溝武叔

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

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

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

卹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

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

城入三百焉已徒卒老幼守宮火於霄門之外五日

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却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
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洄師
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帥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
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
曰義也春秋左傳

仲由字子路

子曰由論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馬疏

朱子熹曰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朱註子路粗莽見事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

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層是使人妄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語類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

程子願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程氏遺書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子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

朱子熹曰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集註

輔氏廣曰子路之於仁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其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少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四書輯釋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失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論語雍也

朱子熹曰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聖人道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集註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何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淄則見之不妨語類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述

而

朱子熹曰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敬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其非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孟子說禹湯文武周公許多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小大不同如惡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使都散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放心必休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豈是似醉人恣

意胡亂做去韓文闢難聯曰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碼乃謂都困了一以水噴之則便醒一噴一醒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亦說得好語錄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伐不求何用不臧于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論語子罕

謝氏良佐曰耻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文

朱子熹曰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言能不伐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果註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

程子頌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鬼神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不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然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集註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

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秉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矣張子所謂生吾順事沒吾寧也語類

張氏栻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為神往而不返則為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就一身言魂氣為神體魄為鬼文集輔氏廣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尚不能推原其始

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及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四書通

子曰由之瑟莫為於丘之門門人不設于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論語先進

劉氏向曰于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辟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射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既死

朱子熹曰于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于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

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與耳未可以一事之夫而遽忽之也集註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鐵鎗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論語子路

陳氏樸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乃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四書發明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論語

尹氏焯曰小和射以句釋奔雷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文集

朱子熹曰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及待其辭之畢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集註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論語子路
蘇氏軾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文集

吳氏名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集註

朱子熹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語類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自家喫此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稅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說得人語錄

胡氏炳文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說於始而

是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四書通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

范氏祖禹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

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文集

程子頤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程氏遺書

楊氏時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其實而事不成文集

謝氏良佐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文集

胡氏寅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耶耶辭公卒夫人

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耶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文集

朱子熹曰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素矣故孔子以正

名爲克集註問胡氏這是論孔子爲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爲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爲之臣矣語類問胡氏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事不成還是就正名上說施之政事又是推出說此當以夫子告齊景公問政君君臣臣父子子來參

看蓋君君臣臣父子子則人道立政事由是可行猶名正言順事成禮樂興而後刑罰中也語錄吳氏仲遠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自而起乎事夫其理而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濫禍及君子策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文集

林氏希元曰出公以父爲誓以祖爲父合下名已不正了言不順事不成都是就不正來父便是父祖便是祖如今說父是我誓祖是我父於理通乎故曰言不順說出來既不順依他這等做把父做箇誓與兵去相他把祖來做箇父承其國補他豈成箇事體故曰事不成存疑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論語子路

胡氏寅曰切切偲偲怡怡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思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文集

黃氏幹曰所謂士者涵咏於詩書禮樂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切偲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文集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輝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論語憲問

程子願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

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輝
廉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
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
又其次者也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
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稱成人之
名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
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
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

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
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有是忠信之實
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
矣集註

林氏希元曰四子之知廉勇藝未必得中皆有過
不及處故須節之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是箇得
中底物節之以禮者損其過益其不及使智廉勇
藝皆歸於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失也然猶或失於
勉強矯揉未至於從容和順也故又須用樂以和
之這樂是孟子樂之實之樂即樂也註謂和順從

容無所勉強是也和之以樂者勿忘勿助日就月
將使知廉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有純粹
之美而無駁雜之蔽也存疑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論語憲問

范氏祖禹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

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之文集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
程子願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

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

而四靈必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

是出以此事天饗帝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

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

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

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

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

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

若云吾治已定則非所以為聖人矣集註脩己以

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或問夫子之言豈其畧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已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

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功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語類
林氏希元曰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就是脩己以敬道理脩己以敬而極其至蓋是致中和道理致中和則見之政事以治人者皆得其道而人皆被其澤矣存疑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
林氏希元曰君子亦有窮乎者以常理言也子曰

君子固窮者以天命言也又曰小人窮斯濫者以義處命也存疑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論語衛靈公
朱子熹曰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集註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未之也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

程子頥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集註
佛胎名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胎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馬能繫而不食論語陽貨

楊氏時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文集
朱子熹曰公山弗擾佛胎名而欲往者乃聖人虛

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有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泥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泥已之意語類

張氏拭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皆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文集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陽貨范氏祖禹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夫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教其偏也文集朱子熹曰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

理則各有所蔽集註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

尹氏焯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教其失也文集

輔氏廣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四書輯釋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

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第十章

朱子熹曰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揮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集註

胡氏炳文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

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固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四書通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論語公冶長

范氏祖禹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可謂能用其勇

矣文集

朱子熹曰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集註

政事季路論語先進

子路行行如也論語先進

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史記

王氏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

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史記註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論語

公冶

言僮字子游吳人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足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

朱子熹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集註

輔氏廣曰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

知敬乎大全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僮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僮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

朱子熹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

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

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

故復足其言而自實其戲也集註

熊氏禾曰子游宰武城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

為先皆見其知本大全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論語里仁

胡氏寅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

止至於頌濟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

辱求親而反疏也文集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論語子張

楊氏時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文集

朱子熹曰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集註

鏡氏魯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足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人怕人事未忘本姑為之抑揚耳大全

文學子游論語先進

朱子熹曰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公為此縣之人不誣矣某惟三代之

前帝王之典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勾吳之墟則在唐虞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大伯承禰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后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不見詘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

所為文學固皆有以異於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宰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然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耶文集

卜商字子夏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

朱子熹曰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集註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八佾

楊氏時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

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意言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死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文集

朱子熹曰言人有此情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粉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予

言能起發我之志意集註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

程子頤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程氏遺書

謝氏良佐曰君子小人之分義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利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

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意其速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文集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

尹氏焯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膠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

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文集

朱子熹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

中則一也集註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

朱子熹曰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集註

孔子問居子夏侍子夏云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宥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前旬故之無服之喪也子貢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逮逮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言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

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及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違聖故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足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聞必先天降時而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勉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禮記孔子問居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

游氏酢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

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文集朱子熹曰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集註

張氏枋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學也蓋所以責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論語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不為也論語子張

楊氏時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用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文集

朱子熹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存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通於君子之大道也語類

黃氏幹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遠聖

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文集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子張

尹氏焯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已文集

蔡氏清曰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引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

子張

程子頤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程氏遺書

蘇氏昞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文集

朱子熹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然

故曰仁在其中矣集註近思者以類而推只是傍
易曉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
類去愛物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
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
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
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語類

黃氏幹曰心不外馳專主於心之所存而吾人惟
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其心
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
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所向

而不汎濫矣間不切思不近則所用心者皆在吾
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
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
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文
集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
子張

朱子熹曰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
不學則辱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
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

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集註
胡氏炳文曰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
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
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
致其道者也四書通

林氏希元曰學不外知行致其道者不惑於他歧
而必以正道又必造道之極致不可半途而廢也
如程門之流於佛子靜之流於禪龍川之雜於功
利同此學也其所趨不同者則以不能致其道也
存疑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論語子張

朱子熹曰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
以重其過集註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論語子張

程子頤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
之程氏遺書

謝氏良佐曰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
良玉溫潤而栗然文集

朱子熹曰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

確集註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論語子張

朱子熹曰事上使下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集註

林氏希元曰信而後諫固是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固是亦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者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存疑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子張

朱子熹曰言人能先立乎其長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集註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揆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語類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論語

子張

程子頤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

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終始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義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疎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義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集註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

此儻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
 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克舜孔子之
 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
 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
 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
 說大悞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
 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
 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
 者則須循其序也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處
 事便昭管不到理無大小小處大處都是理小處
 不到理便不周匝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
 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
 精粗故惟其所在而不可不用其極也治心修身
 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
 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語類既曰理無
 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其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
 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
 者不可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
 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
 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

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
 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
 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或問

黃氏幹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
 若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
 外乎此理特具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
 從容自在耳文集

胡氏炳文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
 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
 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四書通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論語子張

朱子熹曰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
 有以盡其事而後有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
 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集

註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論語子張

尹氏焯曰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言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文集

朱子熹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識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集註

文學子夏論語先進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推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擾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

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晦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辱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難難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

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執鼓控楬擗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筚篥以和之干戚旒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死封疆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簧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

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禮記樂記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

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大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故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詩序

子夏易傳序詩傳禮親受春秋玉海

子夏居西河教授史記

臣謹按子夏在孔門弟子中於諸經皆有書易則有傳詩則有序按詩於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又傳之魯申五傳而至大毛公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後漢馮融魏王肅為之訓詁春秋則親受之孔子而不能贊一辭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風俗通又云穀梁赤子夏門人而論語則鄭康成謂子夏所撰定後漢徐防上疏有云

詩書禮樂宗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尤其彰明較著者也然則經學之傳斷自子夏始矣

理學萃成卷九

有若 魯人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

程子頤曰孝弟順德也豈復有逆理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光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

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箇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程氏遺書朱子熹曰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某注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

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為性了周子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

坎愛物是第三坎也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衆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有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叔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楸棘非有彼

而無此也語類

蔡氏淵曰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譬如桃仁杏仁中具生理凡其根幹枝葉自華而實無非生理之貫通此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也然生理貫通又必自根幹而枝葉其發動萌芽必有其初以至於華而實焉此謂為仁以孝弟為本也纂疏

諸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於以見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於以見愛本於仁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無仁何以能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

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四書大全

黃氏震曰程子言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其說性尤精而性中曷嘗有孝弟之語後覺乍見亦或以為疑蓋實則父子之道天性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之外也晦菴或問中云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此語為婉而切似當收置集註使學者知孝弟即仁之事而仁即性之有可也固當思理一而已聖賢發明則愈久愈脩大舜時止說克諧以孝未嘗說仁湯時方說仁乃與寬對說孔

子說仁又多與智對說至孟子方說仁義禮智四者而理益大備程子謂曷嘗有孝弟蓋以孟子之說釋有子之說爾黃氏曰抄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

程子頤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程氏遺書

范氏祖禹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文集

朱子熹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愚謂嚴而恭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

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集註節者等
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
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
文禮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
故謂之天理之節文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
處有個和須是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
須是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
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至嚴
之中便是至和不可分作兩截看從容不迫那禮
中自有不是有禮後更添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

從容不迫便是自恣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
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總說要安排個安
便添了一個語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論語學而

朱子熹曰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
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
失之悔者矣集註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

楊氏時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
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
百度具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
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
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
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
不為迂乎文集

朱子熹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
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
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
厚民也君富則民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上
者所宜深念也集註

熊氏禾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
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
大經體用具矣文集

顓孫師 字子張陳人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程子頤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在其中者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于張之失而進之也景註此章是教人不以

干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也若其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耶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語類

師也辟論語先進

朱子熹曰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景註

子貢問師與高也孰賢子曰師也過高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

尹氏焯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終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文集

朱子熹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為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景註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論語頤淵

程子頤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程氏遺書

程氏焯曰子張之學病在於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為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文集

朱子熹曰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亦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

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其註遠是退後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底做

却自然會遠聞是近前一步底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語錄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論語衛靈公

程子頤曰學要鞭辟近裏若已而已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言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渾

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往常若

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其註參前倚

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

有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身如言見克於牆見克於牆豈是以吾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文集

林氏希元曰曰立曰在與亦即此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有疑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

任馬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張氏栻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

偏可知矣然恭其本體也文集

朱子熹曰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其註

蔡氏清曰子張問仁而夫子告以五者若無朱子解出心存理得字何處見得是仁恭寬信敏惠都要說箇心存理得意心存則理得不可分貼恭則

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息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此答

問仁與答樊遲問仁意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於身者言有以見於事

者言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象引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論語子張

朱子熹曰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集註

真氏德秀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獨有不待思而決也集編

林氏希元曰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思意竊不然人之生死大事若不思得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則思不待言矣存疑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無論語子張

朱子熹曰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集註

鏡氏魯曰執德弘者氣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個卓然底人文集

馮氏椅曰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輯釋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論語克己

朱子熹曰謝上蔡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亦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語類

張氏栻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

不怨於人者也欲不貪恭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然欲仁其本歟

通考

朱氏公遷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言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有不同蓋中庸是徹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貌言偏言之敬五美中之一也

文集

蔡氏清曰無象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能敬則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恭矣然恭白敬上來何驕之有蒙引

曾蒧 字相曾未父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論語先進

程子頤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克辟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程氏遺書

古

朱子熹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悠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

盖亦有以識此矣集註孔子與曾點與聖人之志同者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盖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這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問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看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克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賢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作有事有為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鍼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事列于御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云曠然無所倚着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大不同點天資

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挺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足從下做到一足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語類曾點若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克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掩便是曾點實未做得聖人盖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致此處便為至極也學者要當反之於身湏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為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人有天資甚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有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為學則初無不知也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者也文集

薛氏瑄曰朱子謂曾點之學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即取之左右逢其源語

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意詩古錄

林氏希元曰道理流行天地間隨處充滿無少欠闕自起居食息之微以極夫天地鬼神之變化此理無乎不在夫婦之可與知者此也聖入天地之所不能盡者此也夫子川上之歎此也子思為魚之詠此也曾點之鼓瑟浴沂此理也顏淵之簞食陋巷此理也夫子之老安友信少懷此理也克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亦此理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亦此理也人惟於此有見則隨其身之所在無不

是當盡之理無不是當為之事故當在聖門則鼓瑟浴沂在陋巷則簞食瓢飲在克舜之位則做克舜事在周公之位則做周公事位雖不同其理則一惟其理一故隨其所在皆能為之所以程子即其鼓瑟一事遂以克舜氣象許之也所惜者曾點狂者而行有不掩耳若顏子則行得到故為邦一問聖人以四代禮樂告之就做得克舜事業不但氣象而已考疑

孟子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

漆雕開字子開魯人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論語公冶

程子頥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得分明故其言如此程氏遺書謝氏良佐曰開之學雖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容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造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文集

朱子熹曰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集註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語類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成如此則非見乎其

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日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何如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斯為大意蓋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是也據他之材已自可任只是他不肯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身其不肯便做小成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語錄

饒氏魯曰程氏謝氏朱子釋說字有三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四言通

原憲字子思魯人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雅也

朱子熹曰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其註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論語憲問

朱子熹曰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捐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

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

自勉而進於有為也其註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論語憲問

程子頤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不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

有振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

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某註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者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個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是冰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畢

竟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林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個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湏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語類在裏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已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已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氣象迥別也克已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已便是開門赶出去索性與他打殺了不行是開了門藏在

語錄

裏面教他且不得出來作過文集 饒氏魯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是也臨事省視克已此勇猛決去法也文集 胡氏泳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別於天人理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循乎人欲用力於初發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

笑大全

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搨髮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南宮括字子容魯人宋歸作南宮括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

子謂南宮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

子妻之論語公冶長

朱子熹曰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

於亂世也集註

南宮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先進

范氏祖禹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

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

其行矣文集

朱子熹曰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蓋深有

意於謹言也集註

饒氏魯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

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

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算子之因

比干之死豈容苟免文集

南宮适見於孔子曰羿善射廩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

朱子熹曰适之意蓋以羿廩比當世之有權力者

而以禹稷比孔子也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
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集註

公西赤字子華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不知其仁也 論語公冶長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論語雍也

程子頤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

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
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
當益也求未違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

之蓋赤苟至及則夫子自必周之不待請矣 程氏

述古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論語

述而

晁氏說之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

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
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

子雖不足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
也可謂云爾已矣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

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文集

朱子熹曰此亦夫子之謙詞也聖者大而化之仁
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仁聖之道誨
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
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集註

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論語先進

邢氏曷曰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祀烝嘗及
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頡
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

殷頡頡即見也鄭元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

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
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命諸侯而命事焉

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
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

壇命諸侯而命事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
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

者按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
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
贊禮曰相又曰凡諸侯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

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
 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
 辭身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
 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一相彌相親也是
 相言者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
 擯士為紹擯王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棨兩
 闈之闈士介拂棨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
 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
 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身論語疏

高柴字子羔
 柴也愚論語先進

朱子素曰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其註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

佞者論語先進

范氏祖禹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蓋

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

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

使子羔以政為學夫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

而以口給樂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文集

朱子熹曰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

之治民事神困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

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

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

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身故夫子不斥

其非而直惡其佞也其註

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屣往來過之足不

履影啟整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

見齒家語弟子行篇

嗣蹟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馬家語致思篇

樊須字子遲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

朱子熹曰生事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天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某

註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論語雍也

程子頤曰人多信鬼神感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程氏遺書

呂氏大臨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文集

朱子熹曰專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避之失而告之集註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違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為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

也非遠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
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
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智也或問董
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正謂此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又豈無功但
不先以功利為心耳語類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
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論語

淵

范氏祖禹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
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
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惑之甚者也惑之者必起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
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文集
朱子熹曰善其切於為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
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
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
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
而懲其忿矣樊遲巖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

所以救其失也其註

林氏希元曰先事後得此就是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道理慝是惡之匿於心者人所不
知而已獨知之修慝工夫只是謹獨存疑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向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

語類淵

朱子熹曰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舉直錯枉知
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
反相為用矣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
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
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其註每常說仁知一
箇是慈愛一箇是區別各一向一路惟是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知仁合一處仁裏面有
知如裏面有仁惟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
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
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

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語類

胡氏炳文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為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 四書通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馬用稼論

語子路

楊氏時曰樊遲進於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文集

林氏希元曰此是教以大人之學 存疑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論語子路

可棄也 論語子路

程子頤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晬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程氏遺言

胡氏寅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 文集

朱子熹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集註

陳氏用之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

恭之存乎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四書大全

饒氏魯曰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此仁便無間斷 集說

陳氏樸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恭着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

時敬也忠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
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
所容而仁豈外是哉 四書發明

司馬耕 字子牛向勉
之弟宋人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論語顏淵
程子願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
亦止此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
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
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
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
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
者其致思焉 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恐而
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
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
外此矣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
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集註 仁者之人
言自然訥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
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
仁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
都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
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仁者心常

醒見這事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
知得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
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
做一兩句說了語類

陳氏櫟曰言行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
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言之四書

發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
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類

晁氏開曰不憂不懼由於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

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文集

朱子熹曰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

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集註

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

疚如何得來語錄

輔氏廣曰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活

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同纂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四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論語類

朱子熹曰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人所能移天莫之
為而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既安於命又
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
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

弟矣集註

趙氏開曰若安於命而不修己是有命而無義聽
乎天而不盡乎人矣四書附錄

公冶長 字子長魯人一云齊人家
諱云名茂苑諱云字子芝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 論語公冶長

朱子熹曰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
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
白外至者為榮辱哉 集註

輔氏廣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白外至
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
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
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无妄之災
則雖朝市之刑四裔之竄皆受之而無惡也 文集

宓不齊 字子賤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
焉取斯 論語公冶長

朱子熹曰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
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
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集註

劉氏向曰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
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 說

澹臺滅明 字子羽 武城人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論語雅也

朱子熹曰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

已徇人之私可見矣 集註

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

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

子羽 文記弟子列傳

申棧 字子綸 魯人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棧子曰棧也愆焉得剛 論語公冶長

程子頤曰人有愆而無剛剛則不屈於愆 程氏經說

說

謝氏良佐曰剛與愆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

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愆故常屈於萬物之

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棧

之愆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

疑以為剛然不知此乃所以為愆耳 又集

朱子熹曰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

子歎其未見愆多嗜愆也多嗜愆則不得為剛矣 集註

集註

蔡氏淵曰剛者天德惟無愆者乃能之神龍惟有

愆是以人得求其愆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

愆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蘓氏謂有志而未免於

愆者其志嘗屈於愆惟無愆者能以剛自遂某聞

之師曰剛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愆悻悻者

外雖有岨強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

此便是愆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

所主只是色莊便是德了 文集

真氏德秀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掩之謂慙言陷溺於物慙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掩過而不能出也 集編

饒氏魯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慙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為名這便是自好便是德

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 文集

胡氏炳文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故或人於申根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真 四書通

林氏希元曰此所謂剛即曾子所謂大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必自反而縮然後千萬人吾往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故曰棖也慙焉得剛蓋人心有一點慙則自反不直而氣缺然以餒矣必以集義為事使心純乎理而自反常直內省不疚然後浩然之氣自此而生不憂不懼千萬人吾往矣

存疑

臣謹按申根鄭成康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文翁圖所記則有申根申棠乃今史記弟子列傳又以棠為棠家語更以續為績是當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絮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為棠則申棠申根固自一人耳可無疑也

陳元字子禽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論語學而

朱子熹曰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言夫子未嘗求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集註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者此五字是如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方好文集

謝氏良佐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大全

張氏斌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

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真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文集

林氏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集編

輔氏廣曰有是德然後有是威儀內外之符也故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己之德集編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經之斯來動之斯和論語子張

朱子熹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經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集註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纔做出便自恣地文集

程子頤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通書

謝氏良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文集

黃氏幹曰立道綏動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聚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言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天則聲宏木深則未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文集

公哲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司馬氏遵曰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味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史記游俠列傳

顏無繇 字路顏 四父

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 文記弟子列傳

巫馬施 字子旗 魯人

商瞿 字子木 魯人

孔子傳易於瞿 文記弟子列傳

梁鱣 字叔魚 齊人

顏幸 字子柳 魯人

公伯僚 字子用 魯人

冉孺 字子魯 魯人

曹邴 字子循 魯人

伯度 字子祈 魯人

公孫龍 字子石 楚人

司馬氏遷曰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

業聞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

於左 文記弟子列傳

冉季 字子產 魯人

公孫向茲 字子之 魯人

秦祖 字子商 秦人

漆雕哆 字子叔 魯人

顏高 字子翰 魯人

漆雕徒父

壤駟赤 秦人

商澤 字子季 魯人

石作蜀 字子明 魯人

任不齊 字選楚人

公良孺 字子止陳人 賢而有勇

后處 字子里 齊人

秦冉 字開 魯人

公夏首 字秉魯人

奚容蒧 字子哲 衛人

公堅定 字子中魯人 或曰魯人

顏祖 字襄魯人

鄒單 字子家 魯人

句井疆 衛人

罕父黑 字子康 魯人

秦商 字子玉 楚人

顏之僕 字叔魯人

榮旂 字子旗 魯人

駘成 字祺魯人

左人鄆 字行魯人

燕及 字思

鄭國 字子洗

秦非 字子之

施之常 字子恒

顏噲 字子肇

步叔乘 字子車

原亢籍

樂敏 字子聿

廉潔 字子庸

叔仲會 字子期

顏何 字子內

狄黑 字射

却異 字子敘

孔忠 字子茂

公西輿 如字子

公西歲 字子上

司馬氏遷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
毀者或損其真釣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藉出
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
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

琴牢 字子開一字

孺悲 魯人

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
乎書 禮記雜記下

鄭氏康成曰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

人乃復書而存之 禮記注

方氏慈曰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

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可廢亦有所

因也 禮記注

仲孫何忌 字子之

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也 藏孫統

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於孔子使

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春秋左八傳

仲孫閱 字子之弟居

孔子將適周敬叔言於昭公資車一乘馬二匹與敬

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萋弘歷郊射之所考

明堂之制察朝廟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馬子

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家語

臣謹按鄭康成註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

孫閱是也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紹字子容

是一人仲孫閱說字敬叔是一人攷春秋名號

歸一圖仲孫即閱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

子也而不及适紹則夏說似屬可從

公用之表

序點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萊序點揚解而語公

罔之萊揚解而語曰如壯孝弟者蓋好禮不從流俗

修身以俟死不在此位也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

不倦好禮不變旋期稱道不辭者不在此位也禮記

射義

司寇蘭衛將軍文子之弟

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

夫子家語

孔璇

廉瑞

左邱明魯人

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口受其傳左邱明懼妄

意失其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

本

臣謹按左氏為孔子弟子主其說者眾矣謂孔

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

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者尹彭祖也謂左

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

尼與邱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

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

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

至切至真至順長於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

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

王充也謂邱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

植也謂邱明受經於仲尼是為素臣者杜預也

謂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

謂邱明之傳釋孔子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膝

者孔穎達也謂邱明躬為魯史受經於仲尼者

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於仲尼博採諸家叙事

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

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

仲尼之經而為傳者權德輿也謂邱明與聖人

同時接其聞見恭求其長左氏為上者陳岳也

蓋自唐以前皆以邱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有顏回左邱明二人迨宋群儒盡捨三傳說春秋而論世者惑於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於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紛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並不得與七十子之列豈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耶臣從唐以前諸儒之說以左邱明為孔子弟子

林放魯人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

范氏祖禹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文集楊氏時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蓋簋豆壘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

可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教所以節之也則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文集

朱子熹曰放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禮貴得中奢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論語集註

牧皮

孟子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盡心

朱子熹曰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孟子集註

賓年賈

賓年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年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禮記樂記

鞠語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丘

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春秋

常季見莊子

顏涿聚見史記孔子世家

臣謹按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孫會合傳有孔璣又別見惠叔蘭共七十八人燕轍撰古史著錄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豐也史記

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崇鄒單秦冉顏何也蓋以文翁禮殿之廉瑤林放魯峻石壁畫象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閱晏子之鞠語孟子之收皮通計九十八人而陳亢係子貢弟子入孔子門人仍計九十七人

馯臂子弓子夏門人楚人

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史記

橋庇子庸魯人

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漢書

高行子齊魯人

子夏授詩於高行子玉海

曾申字子西魯子之孫

左邱明授春秋於曾申又授詩於子夏玉海

公羊高齊人子夏弟子

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商授弟子公羊高春秋疏

穀梁赤魯人子夏弟子

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商授弟子穀梁赤春秋疏

檀弓魯人曾子門人

檀弓善於禮纂條論語

公孫陔

臣謹按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又陶潛曰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為道以和

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
屬詞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靜精微
之儒目按儒分為八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錄
有微而未詳其名考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
準發魏三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
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

理學萃成卷十

孔鯉 字伯魚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
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
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論語季氏

程子頤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
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事理
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
故能立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
知集問伯魚聖人之子陳亢意其有異聞及止聞
詩禮之訓乃知聖人遠其子愚意伯魚之資稟稍
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使具有會顏之資亦當以
會顏者告之矣若一以遠其子則是有心於為公
也聖人然乎哉文集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論語陽貨

朱子熹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
 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
 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不知所以脩身齊家則
 不待出門便已行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
 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集註
 程子頤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
 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
 猶正牆面而立程氏遺書

子思名伋 字子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第一章

朱子熹曰命猶命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
 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
 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
 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
 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
 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
 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
 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
 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
 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
 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道者
 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

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

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集註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一靜一晦一朔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為而非有為之者也然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是則陰陽之本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此也然所謂太極亦曰理而已矣楚詞天問註問中庸所謂戒謹恐懼大學所謂格物致

知皆是為學知利行以下底說否曰固然然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語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聞見處却可闕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

中見得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 答胡季隨書 君

子之於敬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也未發之前敬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敬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 答張敬夫夫書

胡氏炳文曰按致堂胡氏曰自賦予而言曰天命自稟受而言曰天性自流行不息而言曰天道自道中條理而言曰天理自主宰而言曰天心自偏覆而言曰天體自晷度而言曰天文自可推而言曰天數自甚美而言曰天休自可法而言曰天則自感應而言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曰天威宇宙間無有一能外於天者子思所謂惟道教亦無有

一不本於天者學者能知此身此心所自來者皆天也其學自不能已矣 四書通

薛氏瑄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元亨利貞也人得天地之心為心仁義禮智也是即天命之性也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仁為善之長禮義智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致中是窮神盡志之意致和是知化述事之意 讀書錄

蔡氏清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靜言思之理固然也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其陰陽五行之理則悉已交付在我之身矣是

天地乃吾種也至於萬物亦同是出於天地之陰陽五行所生者真箇是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如何不是一體初問天地以此理全付於吾吾却自戒懼謹獨而克之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能全盡其所付之理而又有以參贊乎天地如克肖子之能成父母之事者矣此蓋此章之大旨也 蒙引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中庸十二章

朱子熹曰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

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大雅旱麓之篇鸞鳴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結上文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 集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莫能

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鸞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感上面更有天存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使覺有疎動人處若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 語類

熊氏永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 文集

薛氏瑄曰舉日見天地萬物之理皆活潑潑地何止鸞飛魚躍理者何即天命之性是也所謂洞見道體者恐不過如此子思姑舉鸞魚二物示人以道體耳其實盈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道體之所寓也夫子川流之歎亦舉一端以示人鸞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夫不合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即鸞飛魚躍之意鸞飛戾天魚躍於淵是鸞魚率其性之道又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夫必義婦必從凡必

友弟必敬以至語默動靜必合其則萬事萬物之各循其理是人物率其性之道活潑潑地於是可見讀書錄

蘇氏清曰讀此一章直是使人有不敢離道之心蓋知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知與能乎此道則吾之未至如此之愚不肖者其可以自絕於此道乎如聖人之於此道猶有所不能盡處則吾之去聖人遠甚者又可不百倍其功而冀其有所造詣乎知天地之猶有憾則又當知天地雖大尚未能得太極之全體吾身雖微而太極之全體則實具

足於吾之一心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苟弘其道則兼天地贊化育又可以能天地之所不能矣知鳶魚之飛躍各以道則又當思吾為萬物之靈者當區處一世之民物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其所所謂鳥獸魚鼈咸若可也由是論之益信乎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已矣紫引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中庸第二十一章

朱子熹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道而後能實其善者

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入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集註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語錄

蘇氏清曰孟子集註云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今觀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則知孟子所謂性之者即此性字之義也紫引
胡氏炳文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脩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四書通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第二十二章

朱子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集註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

終在有所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者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便開通只是處處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煖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

語類

饒氏魯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

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

文集

胡氏炳文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

性知之無不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

四書通

蔡氏清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人理同也同一陰陽造化也泄破天幾只是此一句蒙引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中庸二十三章

程子頤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

與性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盡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通天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極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

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註集

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

陷只如人氣質濃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

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

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見

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

端是也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

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孟子明則動

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默著則明如見

面蓋背是著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今開廣譽施於

身之類語錄

蔡氏清曰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偏

處是一偏之誠也曲能有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

至於全體皆誠也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

誠之明故動則變註曰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

也曲能有誠只可謂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

則亦至誠矣或曰如此則聖人之至誠乃有待於

外耶曰非也曲能有誠之後豈容便無工夫耶聖

人之德日新月盛自不容已而物之化隨之未至

於聖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至於

聖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豈有間斷停歇時耶

故下文乃曰至誠之妙妙非指化字而言乃曲能

有誠者之所進也蓋其德至於神化方致物之化

也不然內面無根本以植其生意外面又安得有

許多光彩蒙引

陳氏琛曰曲一偏也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

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

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

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

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

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

此所謂致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

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

明之以復其初也淺說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然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中庸二十五章

朱子熹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真註問

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已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語類

蔡氏清曰誠以心言本也此本子思立言所主之意而發之蓋其詞則兼物意則專指人言何以見其辭之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可見也何以見其意則專指人言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者人之道也而言故下條本文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朱子於此先順按其文訓之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然後為

發其指意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詞意兩無間然矣其解性道教一條初則亦兼人物言至末則曰蓋人知己之有性云云則亦專就人言以發其立言之意此朱子解經之法也蒙引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中庸二十六章

朱子熹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微驗於外也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

博厚故其積也高大而光明謀久然後有微驗只一日二日工夫如何有微驗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悠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譬如為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文集
方氏逢辰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

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 中庸大全

林氏希元曰章句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意思如何至誠德澤及人之遠入人之深如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俊偉處自有一段光明昭著處故曰博厚則高明論語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可想像高明意思存疑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中庸二十七章

朱子喜曰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

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集註 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口鼻耳目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既不高明矣所已知良知也所已能良能也要見得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問工夫道體之大在德性上德性是吾心體之本然者何以見之蓋廣大者心體本自廣大也高明者心體本自高明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所謂良知

者則固其本然者也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慈愛惻怛之意所謂良能也則厚亦其本然者也故曰存心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厨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遇聲色不殖貨利他則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正高明却是中道中庸後其學便從人 語錄

黃氏紹曰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

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中庸解

蔡氏清曰道中庸是處事崇禮是謹節文分明是行亦謂之致知之屬者蓋道中庸必擇中庸為先禮之節文至繁密要一一依他行必先窮究得盡是其所重摠在知上故就其所重言之總歸之致知耳但曰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便是示人以有力行在矣看來者去朱子註自不差况此又是大節目所在朱子豈容

註有差耶蒙引

君子之道未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中庸二十九章

朱子熹曰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知天知人知其理

也集註

黃氏洵饒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與天地同體質諸也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通考

蔡氏清曰六事一節說深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以議禮言之如天秩有禮而我庸之天敘有典而我悖之其分之不相侵即天高地下之不可易也其情之相親即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理也是故君尊於上臣卑於下天地之大義也男正位乎外女正

位乎內亦天地之大義也此以分之不相侵者言固不悖於天地也以其情之相親者言之上下交而其志同與天地交而萬物通者一理也男女睽而其志通與天地睽而其事同者一理也此其情之相親者言亦見其不悖於天地也以制度言之如上衣下裳之制天地之位也方底圓蓋之屬天地之象也又如凡上下方圓剛柔動靜之類即天地之陰陽也凡金木水火土之用或青黃赤白黑之類皆天地之五行也以考文言之六書之法或象形或諧聲或會意或處事或轉註或假借其義

無不畢歸於陰陽五行與萬物而已先儒謂字生於聲聲生於氣三氣四聲之離合而天下之字窮矣二氣四聲之離合非天地之所為乎且有是物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字以天下之字名天下之物人但知其為聖人所制而不知實本於造化所為也二氣輕清重濁也四聲平上去入也清濁之內自該五音五音商角徵羽也宮為喉音屬土商為齒音屬金角為牙音屬木徵為舌音屬火羽為唇音屬水一皆天地之五行所敷宣也是何恃於天地乎以議禮言之如郊則天神格以此理之不疑於天神也禮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而羣神之載格亦以此不疑於羣神也又大概說以議禮言凡其所制親疎貴賤相接之體其勢相為屈伸其情相為往來各當於理而不失其偏一鬼神屈伸往來之義也以制度言之如在璫璣玉衡以齊七政而日月五星之運皆不違其度數之所窺如制著以筮制龜以下而可以探賾索隱可以鉤深致遠可以傳鬼神之意而斷天下之疑是亦所諸鬼神而無疑者也以考文言之如日之為奇月之為偶山有山形川有川形如此之類一造

化之迹之呈露也此以字形言也曰噓則聲隨以出曰吸則聲隨以入曰來則其勢自彼而之此曰去則其勢自此而之彼如此之類一氣機之出入變化也此又以字音言也又大概說凡車旗服色之制一陰陽變化之迹也其方圓動靜之象一陰陽造化之妙也又大概說其字形之曲折鬼神之變化也其字音之清濁高下鬼神之闔闢屈伸也建天地所鬼神若只概說大理則當云天地也當晝而晝當夜而夜當寒而寒當暑而暑當風而風當雨而雨山當峙而峙水當流而流草木當榮而榮當悴而悴之類其當然而然者即理也鬼神也當屈而屈當伸而伸當變而變當化而化當合而合當散而散當培而培當覆而覆當吉而吉當凶而凶其當然而然者即理也若聖人之議禮制度考文禮當如此者則如此禮當如彼者則如彼度當如此者則如此度當如彼者則如彼文當如此者則如此文當如彼者則如彼禮之親疎貴賤度之高下文之多寡清濁一一惟其當然而已故乾之確然示人易坤之隤然示人簡道之明者也建之而不恃鬼神之潛往而潛來無聲而無臭至幽

者也質之而不疑前之三王後之百聖莫不皆然
如此說甚閒雅而正大亦甚頌家然究其所當然
之實處則前諸說似不沒也蓋窮理須析之極其
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乃為得之蒙引

陳氏琛曰天得此理以清地得此理以寧鬼神得
此理以為造化聖人得此理以立人極觀其覆載
生成寒暑晝夜何者非所當然屈伸變化吉凶禍
福亦何者而非所當然順風氣以開人因時宣而
立政曾有一一之不合乎當然者哉故曰天地有
自然之中鬼神有莫掩之誠聖人有中正仁義之

極又曰仁者之心也鬼神之會也千百世之上有
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
焉此心此理同也使九制作之出自我者未能精
粹純白而稍者太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
人不無彼此先後之間苟皆至精至當盡善盡美
則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故謂我之禮度文章皆
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鬼設神施可也謂
我洩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舊章述
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而損益得宜亦

可也謂我立百王不易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
謂後聖有作必將因時補弊有損有益如我損益
於三王亦可也蓋其無徂不合者理也而不能一
一皆合者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也先後所值各異
其時也合而一之當論其理而不當論其迹也必
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當然反有不合者矣
所謂不謬不悖不疑不惑者意蓋如此然制作以
知識為先知見明則致用精識趨高則創業大然
則三重之制作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由其知
天之理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由其知人之

理也淺說

林氏希元曰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
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
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之至也然天人無二理知天
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知其性則知
天矣惟知人而至於知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又合
於天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
點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使不差毫釐若不是窮
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故蒙
引曰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合其理存疑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既其仁淵淵其淵浩浩
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中庸三十二章

朱子熹曰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
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
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
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
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
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
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
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
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既既既至貌以經綸而
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
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固猶實
也唯聖人能知聖人也集註夫焉有所倚自家都
是實理無此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
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著別物事然後能如此黃
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更不靠心力去思
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更不用心

力語類

許氏謙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先經之
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
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
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絮矩之義共成
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
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教即在其
中通考

蔡氏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只是聖人一身
而言天下大經與天下之大本同例不是天下人
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為天下法也只是聖人自
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哉足為天下後世法
也經綸天下之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
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當然之實
以其理言用也皆實理也化育是其大原處即所
謂天命也該四時五行庶彙萬品而言要見得廣
大之意故曰浩浩其天人只說得知字分曉而欠
廣大之意蓋天地之化育至廣大也能知之則已
之道至廣大也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
至誠之道一道相契兩情無間豈但聞見之知而

已哉 蒙引

陳氏瑛曰其入倫日用之間一慈愛之浹洽彼此相與之際一恩意之周流而眈眈其仁矣否則何以謂之經綸曰經綸則仁矣私意不萌而一性澄澈物欲無間而萬理空涵而淵淵其淵矣否則何以謂之立本曰立本則涵矣心存太虛渾淪而無外誠通造化廣運而無方而浩浩其天矣否則何以謂之知化曰知化則天矣至誠之道其妙未易知也苟非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而見猶滯於凡近明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經綸立本而知化育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真可謂至精之妙者矣 淺說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中庸三十三章

朱子熹曰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獨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

而此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 集註

陳氏孔頴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疾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謹恐懼意 中庸大全

胡氏炳文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疚則是胸中獨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觀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慎乎其所以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諸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為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

方動之機此章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發其為己之功可謂密矣四書通

蔡氏清曰動靜二者實相循環動之前原有靜靜之前亦有動二者齊手交做豈容一先一後若論工夫次第則先戒懼而後謹獨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必存心而後可以致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分明在發皆中節之前論工夫疎家則先謹獨而後存養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存養之功誠密於謹獨也此以入德之序言一

節深一節也蒙引

理學萃成卷十一

孟子上名制字子與期人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克舜孟子卷文

程子頤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克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

欲而失之克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克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集註胡氏炳文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關到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

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的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孟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四書通

陳氏淳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付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道到成此者為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

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物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就移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四書字義

黃氏震曰蘇氏謂孟子之於善見其繼善而已先生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無毫髮異愚謹按先生平日論易與孟子之言善本分兩截繼之者善言太極分陰陽繼此而生人物者皆此善是主造化而言孟子道性善言人性所得於陰陽造化而生之理渾然純粹是主人性而言人性之善正由本陰陽繼之者善故無不善蘊子誤認繼之者善為人物既生以後之事故先生不復如平日分兩截徑按其本言之學者更當參其平日之言黃氏口抄續論義雜學辨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椽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栝椽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椽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椽也如將戕賊栝柳而以為栝椽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孟子告子

朱子熹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朱註

張氏拭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文集

真氏德秀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栝椽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耶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栝椽必斲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

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 朱編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善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告子

朱子熹曰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水之過頽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朱註

蔡氏清曰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

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蒙引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告子

朱子熹曰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

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孟子又言果若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

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縲屨紛紜錯而此章之說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某註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語類須是去分別他同

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處處相同如饑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個義理便與他一般也惟是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彜這便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便是存箇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語錄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惟所以陰陽者是所謂道而無不善也或問黃氏幹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

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為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蘇

陳氏淳曰告子說氣與程張說氣不同嘗推之氣一也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所謂知覺運動者是統指夫氣之流行為用者而言程子才稟與張子氣質之性所謂清濁剛柔者是分指夫氣之凝定成體者而言知覺運動者統言可包得清濁剛柔而清濁剛柔者分言其中亦各具知覺運動但告子之說乃即是以為本性而大為包含之意渾無分別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程子之說則是於本性之外發此以別白其所未盡如大明中閩物象

瞭然更無隱漏矣如杞柳湍水之說亦氣質意也但程張分明斷作氣質則自不亂此性之本便為精確不易之說告子雖於杞柳說著氣之惡湍水說著氣之混而其意不認作氣質只專作本性者所以不可同日語也

文集

胡氏炳文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

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于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四書通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孟子

朱子熹曰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

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乎義也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外故義在外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
孟子

張氏拭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
文集

鏡氏魯曰告子雖知以仁為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為外可謂全無見識矣
文集

蔡氏清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正是以生為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

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
朱子

公都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桀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 告子上

程子順曰性即理也理則克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

明二之則不是 程氏遺書

張子載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正蒙

朱子熹曰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韓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此即湍水之說也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乃若發語解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

主於內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大雅蒸民之篇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之性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 程子說才字與孟子

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全書張敬之問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答曰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

為善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耳孟子指其
 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文集論
 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
 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
 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
 也氣質之性即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
 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
 得氣之清明則不蔽細此理順發出來蔽細少者
 發出來天理勝蔽細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
 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便兼氣質言之方備
 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有三品也是但不
 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
 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使張
 程之說發出則諸子說性善與善惡混等自不用
 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語類才只
 是一般能為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質
 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
 以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

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
 不善到周程張子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
 言之方備語錄
 饒氏魯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喚
 做性纔喚做性便滾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
 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
 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
 個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合做一個
 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
 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
 亦存否曰不曾反時則性亦未嘗無且如一虧吝
 人見殘疾也知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遜
 畢竟有個性在內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但人
 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
 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體問反之之工夫如何曰
 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
 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孟子說夜氣
 便是要使人涵養說四端及擴充便是要體驗充
 廣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說文集
 陳氏樸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其論甚正而明

但不曾說破氣質不周備耳論氣不論性是說苟
揚則全絆纏而說理不明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
說正而未備得程子性即理也之說足以助其善
正者又得張程氣質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
會萃提撮盡發其秘而無餘蘊其繼性開來之功
大矣哉 文集

林氏希元曰孟子說才本善其不善由於物欲程
子說才善不善皆由於氣二說不同自今觀之才
之善本於理也才之善不善由於氣也理雖善不
能不害於氣氣雖有不善理之善者未嘗亡孟子

言才自理言也程子言才自氣言也自理言之才
固本善特害於物欲然人固有生來便不善者孟
子未之及也自氣言之人之才雖有昏明強弱之
不同然其理之本然者未嘗不在於孟子之言固
未礙也此程子所以為密而孟子為疎也與 有疑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
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
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
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十
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離婁下

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 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其已然
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
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
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
其故而理自明然所謂善言天下者必有驗於人
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
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
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天下之理本皆利順
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高之行水則 因其

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
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天雖高星辰雖
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
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
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
至者連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胡夜半冬至為
歷元也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
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
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集註
林氏希元曰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

順其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首節言理本
自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末節言順自然之不
難也存疑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致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盡心上

朱子熹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
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
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
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

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
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
格物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謂操而不舍養
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不貳者知天之
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
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
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
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
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致壽貳其心智之盡
也事天而能脩其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

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
而不足以為智矣甚註所以能盡其心者先能知
其性知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
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而後知至盡心就見處
說見理無所不盡如格物致知之意然心無限量
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
處則纔拈來便曉得是為盡也存心却是就持守
者伊川最說得完全然亦不曾子細開說盡字大
抵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耳窮得此又却

不能窮彼便不可喚做盡心范侍講言窮理却是
言盡心以前底事謝上蔡言克廣得去却言盡心
以後事若橫渠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之說此
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亦不知未能知得此心之
理如何便能盡其心得無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
得或以私意脫落無有渣滓為盡心者曰若如所
論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
於理有所未明如何便到得這田地耶此處一差
便入釋氏見解矣况知者有漸之難盡者無餘之
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語類心性一物知

則皆知但盡之為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心則舉其全體也大集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性聖人乎佛本不假於存養豈竊希聖人之事乎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即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道理語類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文集

陳氏櫟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于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文集林氏希元曰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或謂如此則靜時存心就該得養性矣愚謂尚有毫釐之差蓋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存疑程子頤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程氏遺書張子載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正蒙蔡氏淵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致壽不貳脩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踰即中庸所謂勇也文集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踰孟子盡心上

朱子熹曰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蓋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或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集註

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土蓋有殘惡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

有忿恨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克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語類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孟子盡心上

程子頤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程氏遺書

楊氏時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性則可以踐形矣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日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充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文集

朱子熹曰入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盡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蔽也集註色在形裏

面猶言容貌也又曰人生天地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陷於氣稟徂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也語類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盡心下

程子頤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

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

者也 集注

林氏希元曰此是解釋仁道二字言仁即是人之

理而道則是仁與人合而言之也道猶路也因人

行方有個路亦因人行方有個道不是懸空有個

道路是因人然後有故但說道便粘著人無人說

不得道如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道

者事物當然之理當然之理仁也事物乃人也豈

不是合仁與人而言若單言仁則只是個性爾單

言仁只是個形爾合形與性乃謂之道故曰形而

上者謂之道亦可見是合仁與人而言也 存疑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

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

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盡心下

程子頤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

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

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

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

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

盡故不謂之命也 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愚問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

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

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

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

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

盡矣 集注 上節性字指氣質而言命字合理與氣

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

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

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

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

若射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若

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恣地不得今

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

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

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

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有不同但其命雖如此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連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知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知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斲削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逼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謂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語類

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循

私以滅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此脩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四書通旨

胡氏炳文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氣有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四書通旨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

子公孫丑上

程子頤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近思錄

朱子熹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乍猶忽也怵惕警動貌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固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

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結見於外也 集註 無天地生

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

物之心矣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見如見

赤子亦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一心之

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體用又各自有分

別須是見得分明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

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仁字是個生底意思通貫

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

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分

實微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

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 語類

黃氏幹曰陵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天地間充

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為心

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

皆是無有欠缺也此說極是 四書大全

陳氏植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目

言孟子時異端竊起性性以性為不善孟子苟但

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

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

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

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統都是一物所

以外邊纔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

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蹴爾噉爾之事感則義之

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過宗廟之感則

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

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形蓋由其中間衆理

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折而四之

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發然有條如此則

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體之理

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發然有

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

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其本根

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 玉山講義

臣謹按此條乃朱子因陳植以玉山講義為問

而答之後入竟以為植說而列於四書大全中

今姑從大全本

真氏德秀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

觀夫春夏秋冬性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

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

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

之心也 朱熹

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聞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告子上

朱子熹曰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朱熹 理是

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 語類 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義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為衆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討箇顏子

來證如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者得細了却無受用 語錄

陳氏建曰孟子言心陸氏亦言心孟子言陷溺陸子亦言陷溺然孟子惟恐人陷溺於利欲而無以存其仁義之心陸子惟恐人陷溺於文義知見而無以存其精神之心 學節通辨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樗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

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 告子上

程子頴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禮之養心耳但以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程氏遺言

程子頴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晝之所格為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格械之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既伐猶

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淺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足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道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

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量無玩而深省之也 集註 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旦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蘗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

與人相近今只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間却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這夜間只管添這氣便成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格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 語類 孟子不是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歇得些時便清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若不曾存得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睡夢裏亦七

撈八樣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這
 病根只在於其良心上蓋心既放而氣必昏氣既
 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格之反覆如下
 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
 頭語錄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却似
 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
 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
 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且晝
 之所為便深格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却不見
 了至其甚也夜間雖自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
 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且晝之所
 為處理會克己復禮德念宜愆今此氣常清則仁
 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
 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得甚事也 文集 孟子大意
 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
 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而露
 之潤他是要人於且晝時不為事所汨人心能操
 則存豈特夜半平旦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
 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
 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謂之

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
 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
 沉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御出者亡也入者
 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
 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
 邪正無所不備 語類 心不是死物須把個活物看
 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
 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
 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善忽有事至於吾前
 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
 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
 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
 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默自守人心
 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
 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
 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個
 界限節制操著那天然恰好處求放操存皆兼動
 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 語錄 操舍存亡雖是人
 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操
 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為乃舍之而

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圓節神明不測之所為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躡者之相掉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未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 文集

真氏德秀曰孟子之言以旦晝為主而朱子推行其義謂當無時而不用其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兢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愚嘗推行朱子之

說為夜氣之箴有曰孟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

根蟄其封凝然寂然不見朕兆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民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物俱聞窮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晏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表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

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可入之際天理徹乎其昭融愚謂物欲之害夜為最甚故其說以夜為本若異於孟子朱子者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 大學衍義

蔡氏清曰敬以直內兼動靜言可見大學正心兼動靜故上云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 蒙引 林氏希元曰耳目口鼻之欲皆所以放其良心也旦晝所為之不善只是這箇良心定於賦予之初如何生得而心為之喪物欲既退此心寧靜而義

理復明便似復生也 存疑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離婁下

朱子熹曰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天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集註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二句正相拘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

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語類潘謙之問
懋大人所以為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
已答書曰論赤子之心懋未然若大人只是守箇
赤子之心則於窮理應事皆有所妨矣文集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五
子非其下

朱子熹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
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
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
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象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

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

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集註

饑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

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

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語類問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

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

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

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

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

愛雖雜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

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虛明便推得去就一本論

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存是存所以異

於禽獸者因問存何物或云日用之間凡周旋運

動曰此乃禽獸所以與人同須求其所以與人異

者僧問佛如何是性曰耳能聞目能見他把這箇

作性不知這箇禽獸皆知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

義禮智若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語

錄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子告子上

程子頤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

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

已矣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

其生之性是也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

反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

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

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表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上兼言
 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
 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
 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氣稟清明義理
 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
 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
 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
 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
 失也 集註 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

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
 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
 收之心雖放在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
 無去來也孟子設學問求放心又設有是四端知
 皆擴而充之故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
 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所
 設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去底依舊收拾轉來
 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
 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只是知求則心
 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

放心使休 文集 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
 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
 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
 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亦是謂學問
 者無他皆是求放心耳此正與思無邪一般所謂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
 惡而戒亦只一箇思無邪耳 邦錄 求其放心與克
 已復禮恐亦不可分為兩事若放却心即視聽言
 動皆非禮非禮而視聽言動即是放却心此處不
 容便作兩節也 卷呂子始言

黃氏幹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
 生之性便是理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
 生出萌芽後乃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
 樂去 文集
 林氏希元曰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實心之所以為
 心也以心所具之理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二者固
 有分矣以心之所以為心而言則心即仁仁即心
 而實未嘗有所分也故謂仁為心之理可謂仁為
 人心亦可 存疑
 陳氏建曰孟子一書言心皆是以義理之心為主

不使為利欲陷溺而喪失其良心如說四端之心

同然之心故其良心失其本心等語皆一意仁人

心也故其心而不知求蓋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所失之仁而已求仁者去人

欲存天理而已若陸氏乃以靜坐取攝精神之說

與孟子求放心之說失之遠矣學非通辨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

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

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朱子熹曰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良心

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

理而物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

為大若能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

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某註立之如何亦曰

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文集

范氏浚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

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

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

足動靜提問抵牾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

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心說

陳氏建曰不專論事論未專就心上說蓋象山一

生論學總腦在此愚攷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

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

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而

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

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

千里之別學非通辨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

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下

周子敦頤曰養心不止於寡欲而存身蓋寡之又

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文集

程子頤曰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程氏遺

書

朱子熹曰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

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

深戒也某註周子之言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

無自而達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

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馬伊川教人

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言湯武反之也及復之及復得這本心如不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契之書只受一犬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語類

張氏拭曰寡欲為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姿寡欲者有天姿多欲者其為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姿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亦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克也若學者以寡

欲為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

清明高遠者為無窮矣文集

黃氏幹曰孟子嘗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人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

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集

輔氏廣曰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即前面不謂性章所言要之人之欲亦不過此五事但有淺深耳此即所謂人心也人雖不能無須是以道心為主有以宰制節約之方得不然即轉而他之則氣勢周張浩大而反勝夫道心此學者所當深戒纂說林氏希元曰孟子曰寡欲周子曰無欲者蒙引曰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言周子是指心之沉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若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安得而盡無也雖聖人不容絕但不至流耳存疑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論學上

朱子熹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斯

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據註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仁民愛物義是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實字要緊 語類

蔡氏淵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意貞則知之貞固則守之固蓋萬物

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為貞也惻隱羞惡辭遜皆是

一面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之為二可知矣又推之凡屬北方者皆有二如五行水土俱旺於子五臟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雀白虎皆一而元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貞之所以成而作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又弗去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為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為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知覺之妙經緯乎其中者也終之以禮樂又所以節之樂之使良心之發油然生生而不能已者也若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 文集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

朱子熹曰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

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
 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無幾心公理得而
 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心體之而實
 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
 得蓋註萬物不足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
 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其身誠是實有
 此理檢點自己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親
 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
 不愧天俯不忤人自然是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
 子不實則中藏愧忤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橫渠
 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強恕不言
 忠無忠何以為恕蓋有心為恕則忠固在其中矣
 所謂無忠作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
 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
 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
 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己可推亦無復
 近仁矣問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
 陳氏標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仰不愧俯不忤
 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
 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大學誠意章自慊之意言

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
 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
 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四書發明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
 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
 子盡心上
 程子頤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
 人程氏遺書
 朱子熹曰良者本然之良也孩提二三歲之間知
 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言
 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
 以為仁義也集註
 真氏德秀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
 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四書集編
 陳氏植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德
 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
 仁義之道無他人之心之所同然耳文集

理學萃成卷十二

孟子下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闢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于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宮於其事理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公孫丑上

朱子熹曰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含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割

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于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

動之大略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于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孟子先言知言而且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

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至大初無限重至剛不可屈撓盖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于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配者合而有助之意養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

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于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于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集義猶言積善盖欲事事皆合于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于義便可掩襲于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于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于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

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握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握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疆制其心則必不能免于正助之病其于所謂浩然者盖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故偏陂也

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蔽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蔽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

術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
 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難
 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集註言有所不
 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其不得于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
 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于氣雖可而未盡
 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養氣
 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能知言
 又能養氣自然不動心此所以異也不得於言以
 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於知言養氣

故淫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持其志無暴其氣
 內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
 氣二者工夫不可偏廢以氣一則動志志一則動
 氣觀之則見交相為養之理矣語錄知言便是窮
 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一
 一番處得是其氣方充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
 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
 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孟子之不動
 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
 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于胸

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
 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
 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
 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
 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之
 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
 亦曉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
 已之所長以著明于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
 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
 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

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則告
 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
 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他書不說養氣只孟
 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個心廣體胖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只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
 將個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
 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作時看這氣自然充塞
 乎天地之間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
 之理方集義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
 義與道則道義之行愈覺剛果更無凝滯尚何恐

懼之有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滿之意不然則發矣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勿正勿待也勿忘勿忘以集義為事也助長待之不至而扳之使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未至于浩然便作起今張主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更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是集義便通用些力亦不妨不要等待不要催促故淫邪遁蔽陷難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說該是備陳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字凡從皮皆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蔽則陷陷

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于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週遮浩濶纒地陷入深了于是一向背却正路關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于窮窮是說不去了故其辭過適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繼皆是適辭此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是說淫邪遁四者蓋天下事只有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新說楊氏曾曰說淫邪過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故淫屬陽邪過屬陰蓋說尚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淫是說之深過是邪之極如楊墨初以為我兼愛為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之一偏其終也至于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矣天下

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好底故淫邪道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于元仁義禮智起于仁意必固我起於意故淫邪道起于故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故淫邪道是病源所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于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于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其所以蔽則異孟子之言如明醫然纔見病證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所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

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者為物欲所蔽者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塞于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文集

胡氏炳文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于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于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于天下之言

而求其理孟子于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于已之言可知也四書通

黃氏洵鏡曰冥然無覺不能知言悍然不顧不能養氣冥然無覺不得於言勿求于心不能知言是也悍然不顧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不能養氣是也附纂

蔡氏清曰以人心對天理說自人心之裁劑曰義自天理之自然曰道猶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天人一也因是天理之自然故人心之裁劑無不然者蒙引

林氏希元曰集義則自反常直而心無愧怍人所以怕事而氣餒只緣自家心中有愧爾心苟無愧則氣自壯隨他甚樣大事都不怕這便是浩然處故曰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處都是出于自然不待勉強到集義後自然有此故曰非義襲而取義襲而取是行件事偶合于義便緣此欲做剛強不屈的模樣說道我能擔當事隨他死生禍福皆不怕不知此須集義工夫到無一毫愧怍于心方能有此氣他雖是一件事合義其餘不合義者多矣心中原自有愧所謂雖

揭寃博吾不端焉者有之如何得有此氣故曰行
有不慊于心則毀矣行有不慊于心則辱正是發
明非義襲而取意義襲而取是行尚有不慊于心
也故解存疑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
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難要下

程子頤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
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厭於其
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
不足以得之也程氏遺書

朱子素曰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
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
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懼處之安固
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
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註道是道
為之方此是趙岐之說蓋循此道道不已便是深
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
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
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

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
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安
資深而左右逢原矣語類

胡氏炳文曰深造是勿忘以道則有勿助在矣四書通

蔡氏清曰孟子說一貫有二與論語二處脗合此
章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下章即子貢所聞之一
貫也蓋深造以道則隨事精察力行而真積力久
也自得之至左右逢其原即是一本萬殊之妙而
泛應曲當者也下章博學而詳說之亦多學而識
之功也由多學而識而至於聞一貫之傳是亦反
說約夫未能自得以前則深造之以道下學之事
求之之功也既自得以後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其
原上達之事得之之驗也學必至於自得然後為
學之成也蒙引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難要下

朱子素曰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
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
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
而亦不可以徑約也註約自博中來通貫履便是

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某嘗不喜楊

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

守他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

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語類

陳氏櫟曰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

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

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四書發明

蔡氏清曰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

地耳分明是一貫之說此章要把博字詳字對約

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約上愚謂博學而詳說之

更重上章亦然自得固重深造以道尤重蓋自得

全要深造以道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所以

上章末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愚謂要繳着深

造以道才是如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既欲

其自得之也則豈可不深造之以道哉蒙引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孟子盡心上

程子頥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

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程氏遺書

林氏希元曰此節當以頥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

其中參看存疑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下

程子頥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

民則可於物則不可說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

則有序程氏遺書

楊氏時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

一而分殊者也文基

尹氏焯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文基

朱子熹曰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集注

莫氏德秀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

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

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

之施則有差四書輯釋

陳氏櫟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

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

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

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

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四書通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孟子盡心下

朱子熹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集註

輔氏廣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

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格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 文善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朱子熹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集註心之德是混論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

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軍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上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又曰

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 語錄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孟子梁惠王上

董子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漢書董仲舒傳

范氏祖禹曰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管仲之力也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前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之所不取也帝舉

朱子熹曰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語類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灣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朱子熹曰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雖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亟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

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集註

蔡氏清曰盡法制品節之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蒙引

林氏希元曰裁成輔相之道即所以左右其民存疑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

上小民親於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

朱子熹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

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什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于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井地即井田也經界為治也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野郊外都鄙之地也凡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

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死謂墓也從謂從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者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于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于什一爾集注孔氏頴達曰食貨志云井方一里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而失其本旨何休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咸以為然理不可通何則言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

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家
別二畝半亦入私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
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誤鄭箋云井稅一
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
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于諸儒又失鄭旨矣毛

詩前田疏

馬氏瑞臨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
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
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
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
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成之
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
以至下之為此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
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
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
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
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
趣政與教始殊違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
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

二者漢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
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
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
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
者皆以政學者也自以其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
基踣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
之治哉又况榮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
升者滔滔也于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
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于興衰理亂之故
矣 按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之說其後鄭康成註周禮以為周家之制鄉遂用
貢法遂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
所謂九夫謂井是也自是兩法晦養以為遂人以
十為教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註作
兩項為是而近世諸儒合為一法為非然愚嘗考
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受田之制國中什一者
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于九八居
四旁為私而一居其中為公是為九夫多與少皆
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
數遂人之十夫特始聚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

有九夫之貢法十夫自有十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為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為數則以太拘蓋自遂而達于溝自溝而達于洫自洫而達于澮自澮而達于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碁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為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于同其間所謂遂溝洫者狹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又至于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只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叢澤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壅辟故溝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經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始約略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即為水溝溝之下即為田耳非若匠人之

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按秦人所行什五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善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按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嘆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井之利其說固正矣至于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為確寔愚即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眾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眾男為餘夫年十六則別授二十五畝士工商授田五十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授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又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

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于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貧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照昏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寔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制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界老而歸不

通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兇以為收貸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使乎致叢而姦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公庶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眾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弊已不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說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凡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眾致叢難施故法制廢

弛而姦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若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今之遺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遷授其姦弊無窮雖慈祥和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于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于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乎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散又為隱數隱數在乎權宜權宜泥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于眾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為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于乎地廣人眾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遷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

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通因
 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
 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
 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運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
 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井如故矣蓋自秦至
 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
 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壞矣何三代
 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
 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
 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
 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
 姓矣秦于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法
 聚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日割裂其土宇以
 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
 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文獻通考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滕文下
 朱子熹曰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
 之惟其所得于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于己也

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某註居廣
 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
 如此語類

林氏希元曰得志與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也不
 得志獨行其道窮則獨善其身也居仁立禮由義
 則道充于已在外者不能奉之致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便是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道理存疑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 孟子滕文公下

陳氏樸曰傳先王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
 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
 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 文集

林氏希元曰先王之道廣矣夫獨言孝弟者孝
 弟人道之本也有子曰孝弟為人之本孟子曰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見守先王之道雖承上文入
 則孝出則弟說又須說得寬蒙引曰如論井田營
 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是也 存
 疑

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和說者不得
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滕文公下

程子頤曰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
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遺書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
矣 孟子盡心下

尹氏焯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

與道道猶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狷
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
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文集

朱子素曰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
與起於善也邪惡如御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
經不正故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惡並起
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
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惡不
足以惑之矣 其註孟子論御原亂德之害而卒以
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

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
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
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
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
明見善明則邪惡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
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
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 語類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離婁下
朱子素曰私猶竊也淑善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

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

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
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
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
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
三章廢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
然其所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集註

陳氏櫟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
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蓋好
辨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序尊聖

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
自任之重尤彰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
夫文集

朱氏公遷曰此見孟子以道統自任無有乎爾之
云亦是此類雖為自謙之辭實則自任之意也文集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
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孟子

朱子素曰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魯

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
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
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
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
可泯滅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
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
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集註

樂正克魯人

浩生不害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
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

張子載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
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
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
耳文集

程子頤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
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
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
矣程氏遺書

尹士焞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工
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文集

朱子素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
惡其為人也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凡所
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
人矣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

無待於外矣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以上又有一等神人也蓋在善信之間其註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

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美必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滿滿布茂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睥面盜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大而化則

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語類

胡氏炳文曰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然而為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爾四書通
蔡氏清曰有諸己之謂信全要學力必知至必誠意乃實有諸己荀或以名家之子而從曹操為之成就篡圖可謂長其善矣而司馬溫公又深取之且帝魏寇蜀故朱子謂溫公若生三國時亦從曹氏矣斯亦未得為信人矣蓋其偏也學之所像其重如此此章論人品是主學言故由善信而美大

由美大而聖神由始學至於成德正所謂由學而
至聖者也善人亦有由學者蒙引

林氏希元曰充實而有光輝此是工夫到後自然
之符驗大學之誠於中形於外中庸之誠則形是
也註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一理兩段皆
成語一出禮一出易其實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
中矣英華發外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大字全
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
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天人非無內發於外者
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美化是消融變化不見

了形迹如金與水方未融化便有個形塊及金見
火冰見日而消融無個形迹便是化大而未化是
暢於四肢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矜
持造作便有個形迹可見亦猶金冰之有形塊也
到工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
無為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亦如金之融化於火冰
之融化於日也存疑

理學萃成卷十三

漢王於巴而漢中因始

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
沛豐邑十陽里人

十二年十一月上過魯以太宰祠孔子資治通鑑綱

目

尹氏起莘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為
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絕滅
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天
下大亂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
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冠其規儒道不啻桐鑿之

不相入然通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傯之日故
綱目特筆子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
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
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除挾書禁置博士
官開獻書路遂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
尚之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者粗得其一二之緒餘
而精微體用未之明也雖然吾道在天地間如一
元之氣周流磅礴未始一日而不存不以秦而泯
不以漢而興時君世主苟能知其功用之大振而
起之則聖人較來動和之效帝王時雍迂衡之治

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以語此通鑑綱目

武帝諱徹景帝太子

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斥罷

秦可養治通鑑
四年置五經博士 漢書武帝紀

宣帝 諱詢武帝曾孫

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
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卯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博士 資治通鑑

光武帝 諱秀中興漢室

建武五年帝如魯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帝幸太學發
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通鑑綱目

明帝講莊光武子

永平二年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
尊榮以師禮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
及榮門生數百入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
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資治
通鑑

十五年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後漢書明帝紀

章帝講禮明帝子

元和二年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
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史會庭
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
禮資治通鑑綱目

建初四年楊賜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
渠故事永為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即官及諸
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
問侍中滂於菽萘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丁鴻
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資治通

鑑綱目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武帝興賢文舉仲舒對策為江都相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足以夙夜不皇康寧承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倫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衆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其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序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僕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詩繆而失其統與固天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高序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統未燭厥理伊欲風沉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條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序方外延

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論朕科別其條勿復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與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規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地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者在疆勉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運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

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絃之聲未衰也天
 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
 孔子在空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
 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
 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
 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
 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
 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
 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諫失
 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
 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
 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
 火復於王屋汎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
 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彙德之效也及
 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畔殘賊良
 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
 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膠盪而
 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
 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空也孔
 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
 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孰者之所為猶金之
 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傑勳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
 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
 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
 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
 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
 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
 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
 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
 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
 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
 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
 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

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責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朝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豈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保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

能致之資行高而思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惡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

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素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苛酷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保未嘗有以亂淫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鬻頑抵冒殊扞熱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巧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今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挹新

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備飾故受

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守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遺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未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為序朕夙寤展與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劬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遑廉耻賀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于大夫特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違事於文繫而不得騁效將所繇異術所闡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存司明其指略切磋克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

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殺餘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理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地運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之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闔天下大類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正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

曰春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王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刑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誥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

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計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憎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即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政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更王道德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

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克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造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衆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官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責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渾糅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

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砥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益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序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減寔明寔昌

之道虛心以改今吁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序當世之務哉係賈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于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忠之究之孰之復之請不云序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于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厚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係

賈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薄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黜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極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

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於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

以防欲也係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聚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入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沒微濩

滅漢明漢昌之道虛心以政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序深山非一日而顯也益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六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克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厚情性察厚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今名而桀紂之可

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火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與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既而不行衆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揀溢扶衰所遺更變然也故孔

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政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敝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

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
 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
 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度
 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
 能勿失耳若地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
 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
 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
 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天治上下和睦習俗美
 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因國空
 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

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盪而陵夷若是意者
 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
 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益者
 去其角博其翼者而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
 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
 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
 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
 下民安能知之哉是故聚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
 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

削月腹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
 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
 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
 民可眾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
 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
 之其家見織帛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飲溫而拔
 其簞曰吾已食祿又奉園夫紅女利辱古之賢人君
 子在列位者甘如是足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
 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競於誼而

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
 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叢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
 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
 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
 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
 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
 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
 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
 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
 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

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
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
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從矣 漢書賢良策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
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
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
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典義其
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此也帝
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親文籍之項文禮
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
記而脩春秋攢易道以融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頹亂剪截浮辭
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
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宣龍興開設學校考求
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載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

義世莫能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闢金石錄竹
 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
 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
 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
 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
 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
 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
 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庶群言以立傳約文中義數
 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
 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
 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
 隱也 尚書序

劉向 本名更生字子政楚元王之後少子

玉海

向講論五經於石渠於春秋尤深
 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
 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
 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
 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謂
 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運夫執狐疑之心者未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
 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
 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
 也詩又云雨雪應應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
 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
 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哉帝堯成王能
 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
 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
 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
 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
 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洪
 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秦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詳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以其

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逆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

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漢書楚元王傳向封事

歌道左氏春秋玉海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素蓬丘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義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彙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拆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

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
 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憫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
 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遺並蠹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
 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廼陳
 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
 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
 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
 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
 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寔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
 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
 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諛讓樂與士君子

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遠近臣奉旨銜命將
 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
 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
 餘道絕滅後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廼衆庶之
 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
 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往者書有博士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
 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
 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
 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漢書
 楚元王傳散張太常博士書

何休字節公任城樊人

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二年又註訓孝經論語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工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殺梁廢疾從漢書儒林傳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朝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共可闕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遠緣際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春秋公羊傳註疏序

趙岐字節卿又字聖卿

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後漢書趙岐傳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說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政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禮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浸辱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墜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一孟子闢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墮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汎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及劉之未奮連不得佐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

是故垂憲言以詔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
 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
 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
 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聚散
 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
 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
 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
 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

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
 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
 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於也
 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
 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答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
 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禹孟子孟子曰臧
 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
 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
 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故而託之者也孟
 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連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

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疏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
 漢興除秦虐禁闕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
 五經而已託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
 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
 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
 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採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
 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
 世尋王作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

嬰戚於天遭屯離蹇讒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
 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馬嘗慮有弛據於濟岱之間
 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幼瘳矜我皓首訪論
 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
 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
 之士擇而辨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
 妙蘊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
 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為上下凡十
 四卷究而言之不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辨
 惑愚亦未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政而正

諸不亦宜乎孟子題辭

鄭元 字康成北海高密人

元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
 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
 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
 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弟
 子傳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
 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議問
 畢辭歸融喟然嘆曰鄭生此去吾道東矣元自遊學
 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
 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
 錮遂隱居妣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
 著公羊要守左氏膏肓殷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
 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操我矛以伐我
 子初中與之後范升陳元亦有賈逵之徒爭論古今
 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元答何休義據通深由
 夏古學遂明元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
 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
 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
 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護其繁至

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問宗之後漢書鄭元傳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遠於高辛其
 時有亡載籍亦後云馬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混
 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
 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
 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歌
 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
 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

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
 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
 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
 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
 身失禮之後邛不尊賢自足而下厲也邛也政教尤
 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勅爾俱作東國紛
 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
 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
 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
 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

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
 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以上載數不明大更年
 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
 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刀則解於思
 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詩譜序

魏

何晏 字平叔

晏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義有不安輒改易之名
集解 晉書鄭冲傳

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
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
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
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
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常欲以
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

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于張問以
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晏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說曰張
侯論為世所貴也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
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
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
古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
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
之訓解至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
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論語序

魏

王弼字輔嗣
山陽人

弼註周易上下經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弼之門人韓康伯註又載弼所作畧例通十卷 晁氏讀書志後漢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 文獻通考

晉

杜預字元凱

預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顏子嚴之註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名曰經傳集解 文獻通考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註多遺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又有質文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

依經以辦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係之要故也身為國
 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
 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
 求之鑿而鈇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
 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
 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舉例
 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
 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
 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
 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
 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
 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
 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
 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
 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
 見意丹楹刺捕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
 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盡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

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屬類而長之附於
 三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記備矣或曰
 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
 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
 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
 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
 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
 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
 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適
 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
 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
 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
 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
 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顧子嚴者雖淺近
 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遺以見同異分經之
 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
 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
 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今
 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
 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以自衛反魯脩

春秋立素王卯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
 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
 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致問所安答曰異乎
 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
 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
 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
 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
 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
 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
 賢君也考乎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
 則周公之祚膺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
 公能弘宣祖業先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
 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求周之舊以會成
 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
 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
 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
 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
 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巨
 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卯明素臣又非通論

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
 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
 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起獲麟
 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
 亦無取焉春秋序

晉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姦倫攸致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日蠶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疏屬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與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凶吉聖作訓紀成敗故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益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

冰所由者漸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內觀表而臣禮亡未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迴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泰難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諫二儀之化育替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誠極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二字

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運市朝之捷德之所助雖賤必伸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逆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逸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致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于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虧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

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于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祇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壞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

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
 廢典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辨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
 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
 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
 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
 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蒼
 迴軫頻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侄研講六
 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巖之
 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辨
 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
 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畧名例數陳疑滯博示諸儒
 同異之說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
 梁傳集解春秋穀梁傳序

隋

王通 字仲淹太原祁人門弟子私謚曰文中子

通精志於學少有四方之志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
 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閻朗正樂於北平霍汭考
 易於扶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著禮論二十五篇樂
 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
 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講道河汾門人存其記馬薛收
 姚萇綴而名之曰中說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馬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矣故索馬而昏獲其述詩馬與衰之由顯故究馬
 而昏得其述春秋也邪丘之跡明故考馬而昏當此
 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馬 靖君亮
 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 子曰無救之國其
 刑必平多救之國其財必削 中說王道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 李伯樂見
 子而論詩子不答伯樂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
 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又有端序音若頌苑
 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
 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足徵存亡辨得失故小
 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

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
答則有由矣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
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
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
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
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
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
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
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 子曰我未見見諄而喜聞

舉而懼者 中說天地篇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
存乎其人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
畏天閔人思及時而動乎繫師元曰遠矣吾視易之
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
臧我思不達 中說周公篇

賈瓊問何以息諄子曰無辨曰何以止怨子曰無爭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
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詳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
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 中說問易篇

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
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其臣也 門人有問姚
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
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定志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
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
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
學書無以識制不學易無以通變四者非具體不能
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
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
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儀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

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
全則準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
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
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
敗度驟而語書則押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
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
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豈其深乎豈其深乎子
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至
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
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邱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

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滋汝思之于於見收
退而學易中說土命篇

唐

太宗姓李氏諱世民龍
八代隋而有天下

太宗初循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
饗貞觀十一年房元齡等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
饗從之十四年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
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
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皆得
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
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
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
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
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
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今學者習之首治通鑑綱目

唐元宗諱隆基大

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教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履以教教因親以教愛於是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溫觴於漢傳之

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問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疏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闢戶牖攀逸駕者必聘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劭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將集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教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焉之玩琰庶有補於將

來且夫子讀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周廣發揮考經序

開元三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啟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莫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子子人對於今受其賜不其荷歟嗚呼楚王莫封魯公不用禘天大聖才列陪臣棲遑旅人固可知矣年

祀寢遠尤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今三公持節冊命其僕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大求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充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顏子贈充國公閔子騫贈費侯冉伯牛贈郭侯冉仲弓贈薛侯宰子我贈齊侯端木子貢贈黎侯冉子有贈徐侯仲

子路贈衛侯言子游贈吳侯卜子夏贈魏侯又孔子
 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日項雖
 參於十哲然未殊於等倫又稽先旨俾修舊位庶乎
 禮得其序人馬式瞻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
 持節就國子廟冊冊畢所司奠茶亦如釋奠之禮又
 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又初西京及
 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衣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
 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
 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曾參贈邨伯顏
 孫師贈陳伯澹臺滅明贈江伯盛子賤贈單伯原憲

贈原伯公治長贈莒伯南宮子容贈邨伯公哲哀贈
 邨伯會黻贈宿伯顏路贈杞伯商瞿贈蒙伯高柴贈
 共伯漆雕剛贈滕伯公伯察贈任伯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有若贈卞伯公西赤贈郈伯巫馬期贈
 鄆伯梁纁贈梁伯顏柳贈蕭伯冉儒贈紀伯曹邨贈
 曹伯伯虔贈聊伯公孫龍贈黃伯冉季贈東平伯秦
 子南贈少梁伯漆雕子欽贈武成伯顏子驕贈瑕耶
 伯漆雕徒父贈須句伯壤駟赤贈北微伯商澤贈睢
 陽伯石作蜀贈石邑伯任不齊贈任城伯公夏守贈
 亢父伯公良儒贈東牟伯后處贈營邱伯秦子開贈

彭衙伯奚容箴贈下邳伯公肩定贈新田伯顏襄贈
 臨沂伯鄆單贈銅鞮伯句井疆贈淇陽伯罕父黑贈
 乘邱伯秦商贈上洛伯中黨贈邨陵伯公祖子之贈
 期思伯榮子期贈零妻伯縣成贈鉅野伯左人鄆贈
 臨淄伯燕叔贈漁陽伯鄭子徒贈滎陽伯顏之僕贈
 東武伯原亢贈萊蕪伯樂效贈昌平伯廉潔贈莒父
 伯顏何贈開陽伯叔仲會贈瑕邱伯狄黑贈臨濟伯
 邨吳贈平陸伯孔惠贈汶陽伯公西華如贈重邱伯
 公西箴贈祝阿伯蘧瑗贈衛伯施常贈乘氏伯林放
 贈清河伯秦非贈沂陽伯陳亢贈穎伯申振贈魯伯

琴牢贈伯顏哈贈朱虛伯步叔乘贈淳於伯琴張贈
 南陵伯文獻通考

顏師古 字籍京兆萬年人

唐太宗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詎旋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文獻通考

孔穎達 字仲達冀州衡水人

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聞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十禮記王氏易苦屬文通少歷嘗進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諸賢所疑遂大畏服唐太宗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珙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 唐書儒學傳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元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

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

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復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甲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為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

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為宗義理可證先以輔嗣為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大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孫德融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禪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易經序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綵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剪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摭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鑿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

之漢所求者照乘瓊瑰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穿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燼漢氏大濟匡宇廣求遠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定遺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犢費彪顧彪劉焯劉焯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估釋註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焯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辭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語惟在過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感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焯嬾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

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內焯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初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叙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駉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蘓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

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叙之云爾書起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有益於生靈六精靜於中百物益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運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慷慨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藉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噉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述

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察中古政繁
 亦詭評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議軒莫測其始於後
 時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
 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
 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
 與金石同和秦正燦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
 初詩分為四中公勝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賈
 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
 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代為義疏者有
 全椒何喬舒瓊劉執思劉醜劉焯劉焯等然焯焯並

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推秀幹於一時騁絕譽於千里
 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
 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焯等負恃才氣
 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
 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勤其會同時有頗躓
 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
 愛憎也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微事
 郎守四門博士齊威等對共討論詳得失至十六
 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
 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

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
 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
 醜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
 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
 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
 之於德義然襄陵之漫修隄防以制之泛駕之馬設
 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軌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
 無心於情情熾泰則大亨之溫鵬土鼓乃雲門之奉
 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
 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
 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
 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日
 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
 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
 頽陰陽錯於上人神怒於下故曰人之所生惟禮為

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夫哉豎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豎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顏網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豎乎道長而極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說雖紛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聞錯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邇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註

爰從晉宋達於周隋其博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場庾蔚崔靈思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遠皆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沿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乘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出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

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詹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頌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元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叙其意義列之方策爾禮記序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今協於禮與動順其節夫則貶其惡得其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日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綿邈無得而言豎乎周宣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借名號者何國

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
 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聖人達時若此欲垂之
 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
 之以道則不用虛歎衡書之風乃似喪家之狗既不
 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當史之有得失據周經
 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
 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
 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廢
 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
 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

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屣將
 絲線麻方鑿圓枳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
 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
 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
 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
 阿蘇寬劉焯然沈文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
 則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
 焯於數君之內實為魁楚然聰慧辨博固亦罕儔而
 探賸鉤深未能致遠其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
 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現

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
 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
 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索魯僖公三十
 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註云卻缺稱人者未為
 卿劉焯規云晉侯稱人與殺戰同索魯在箕晉文公
 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冀戰在冀晉文公
 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殺戰同此則一年之
 經數行而已曾不勘者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
 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間邱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
 註云蓋寡者二人劉焯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

只一人而已索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衞為質及宋
 逃歸索家語木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衞已能逃
 歸則十六七矣公衞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
 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
 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尚妄說况其餘錯亂良可
 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為本
 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遠則特申短見雖
 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
 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
 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

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
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
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
隨德業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三
十六卷莫貽諸學者以禪萬一焉春秋序

賈公彥

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惟天皇
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
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
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冥其
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拒燧皇
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
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是政教君臣起自
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
者也又素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
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
具是以春秋緯命歷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
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
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素左傳昭十七
年云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壽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
之祖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
故為雲師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
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
號緡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

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
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註
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
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
註云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
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為
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
九尾五雉並為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
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有官長故皆云師以目
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

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
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即司徒司馬
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為司徒者本名
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况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略
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
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
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
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
職逆濟窮赤此其三祀也註云窮赤帝少皞之號也
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

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
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
之故外傳犁為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
案鄭語云重犁為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
世命重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
相繼無隔故重犁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
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為
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中官為
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逆濟窮赤窮棄顓頊所居
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犁及

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
改楚語云堯復育重犁之後重犁之後即羲和也是
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正司
天犁為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和氏之子賢
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就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
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
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
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為之
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
六官案下驥覽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

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註稷稷也初堯天官為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平文云舜命伯夷為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惟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况之則羲叔為夏官是司馬也以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秩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玄分陰陽為四時者非得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為四時但分高辛時重犁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

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罷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益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

工放齊體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為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真之後命禹為之即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為四岳出則為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即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載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卿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

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說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已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

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茂云馬宗魯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司空各兼二卿宗願命太保領冢宰軍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盤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即官號沿革粗而言也周禮序

韓愈 字退之 鄆州南陽人 官史部侍郎諡曰文

愈慨然以興起名教崇獎節義為己任每言世所為文多為排偶所拘而謨詰之指歸不復振起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闡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佑佐六經云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揚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子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

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賙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壺鬱爲之政以率其倦怠爲之刑以鋤其疆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

行者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止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憂萬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

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如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呂黎美

原道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馬者善馬而已矣中馬者可導而上下也下馬者惡馬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馬者之於五也生於一而行於四中馬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者混下馬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恃於四情之於性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馬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馬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馬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違惡與始惡而違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族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教氏之

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來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腹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二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

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異言而不異呂黎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
而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
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
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
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料要其歸

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
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
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呂黎集諸荀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
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
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
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游余少之時將
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

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言
不知言之人焉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

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判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
泆不懲邪而叟叟以官其生邪行行與義乖言與法
違後雖無官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
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
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惡而斯得汝則勿思好惡無
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
見其尤從也為此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滅從
也為愧捨也為狂維維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

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顧沛齒
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知名內不足
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
法勿病無聞病其眩眩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
里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
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
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
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
顧禍亦宜然呂黎集五箴

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

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而無可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法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感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人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

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福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余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群儒區區脩補百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繚繚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

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 呂恭與王簡言

宋

太祖 姓趙氏諱匡胤源郡人代復周而有天下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開寶三年徵處士王昭素至闕昭素有學行著易論二十三篇學者多從之至是召見便殿年已七十七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殿客對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然惟聖人能合其象引援謙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嘉之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於屏几擢國子博士 續資治通鑑

太宗 諱炀 太祖

太宗端拱元年視國子監謁文宣王學官講周易之
泰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悅賜帛百疋明日
謂宰臣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奧足為君臣鑑戒朕
與卿等當遵守勿怠淳化五年帝視國子監五講孫
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嘉歎久之
帝學

真宗 諱恒 太宗

真宗嘗詔邢昺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
羊穀梁春秋傳考經論語爾雅義疏景德二年帝視
國子監閱庫書問邢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
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
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
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
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方興起道術又今昺
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
員 宋史

大中祥符元年帝幸曲阜加謚文宣王曰元聖文宣
王詔封叔梁紇齊國公顏氏魯國太夫人并官氏鄆
國夫人詔追封孔子弟子克公顏回充國公費侯閔
損琅琊公鄆侯冉耕東平公薛侯冉雍下邳公齊侯
宰子臨淄公黎侯端木賜黎陽公徐侯冉求彭城公
衡侯仲由河內公吳侯言偃丹陽公魏侯卜商河東
公邴伯魯參瑕邱侯陳伯顛孫師宛丘侯江伯澹
滅明金鄉侯單伯宓不齊單父侯原伯原憲任城侯
莒伯公冶長高寂侯邾伯南宮縚龔邱侯卯伯公哲
哀北海侯宿伯魯點萊蕪侯杞伯顏無繇曲阜侯蒙

伯商程須昌侯共伯高柴共城侯滕伯漆雕開平輿
 侯任伯公伯寮壽張侯向伯司馬耕楚邱侯樊伯樊
 須益都侯邽伯公西赤鉅野侯卞伯有若平陰侯鄆
 伯孟馬期東河侯穎伯陳亢南頓侯梁伯梁鯉千乘
 侯蕭伯顏辛陽穀侯紀伯冉孺臨沂侯東平伯冉季
 諸城侯聊伯伯虔沐陽侯黃伯公孫龍技江侯彭衙
 伯秦寧新息侯少梁伯秦商郵城侯武城伯漆雕哆
 濮陽侯琅琊伯顏驕雷澤侯須句伯漆雕徒父高苑
 侯北微伯瑗駟赤上邽侯清河伯林放長山侯睢陽
 伯商澤鄒平侯石邑伯石作蜀成紀侯任城伯任不
 齊當陽侯魯伯申振文登侯東牟伯公良儒牟平侯
 曹伯曹邨上蔡侯下邳伯奚容箴濟陽侯淇陽伯句
 井疆溢陽侯邵陵伯申黨淄川侯期思伯公祖句茲
 即墨侯霄婁伯榮期默次侯鉅野伯縣成武侯臨淄
 伯左人鄆南華侯漁陽伯燕伋沂源侯滎陽伯鄭國
 胸山侯沂陽伯秦非華亭侯乘氏伯施之常臨濮侯
 朱虛伯顏噲濟陽侯淳于伯步叔乘博昌侯東武伯
 顏之僕寬句侯衛伯遼瑗內黃侯瑕邱伯叔仲會博
 平侯開陽伯顏何堂邑侯臨濟伯狄黑林慮侯平陸
 伯邾邳高堂侯汶陽伯孔忠鄆城侯重邱伯公西舉

如臨胸侯祝阿伯公西箴徐城侯南陵伯琴張頓邱
 侯又詔封元聖文宣王廟配饗先魯史左邱明瑕邱
 伯齊人公羊高臨淄伯魯人穀梁赤龔邱伯秦博士
 伏勝乘氏伯漢博士高堂生萊蕪伯九江太守戴聖
 楚邱伯河間博士毛萇樂壽伯臨淮太守孔安國曲
 阜伯中壘校尉劉向彭城伯後漢大司農鄭衆中年
 伯河南杜子春緄氏伯南郡太守馬融扶風伯北中
 郎將盧植良鄉伯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九江太守
 服虔滎陽伯待中賈逵岐陽伯諫議大夫何休任城
 伯魏衛將軍太常蘭陵亭侯王肅贈司空尚書郎王
 弼封偃師伯晉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侯
 杜預贈司徒豫章太守范甯封鉅野伯命三司使兩
 制待制館閣官作贊 文獻通考

范仲淹 字希文 蘇州人

仲淹平生屬志聖賢之學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外和內剛樂善汎愛至於以中庸授張載以春秋授孫復而啟宋儒道學之原其所關繫者甚大而反為眾善所揜尚論者或未之先也 續資治通鑑

孫奭 字宗古 博平人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昭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遊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泝水懷山時晝昏整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提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膽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論安能至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註者則有趙岐

陸善經為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釋指歸偽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釐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為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煩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孫揮謹上 孟子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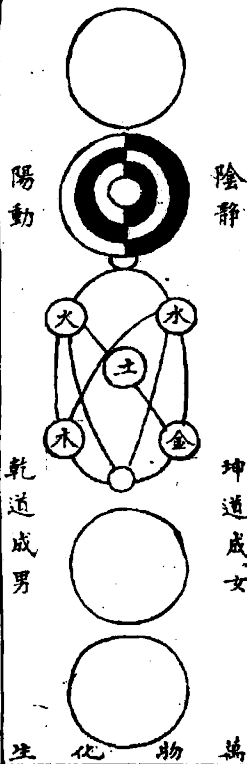
疏序

邢昺 字叔明 濟陰人

易學問精博受真宗詔校定周禮儀禮公羊教梁春
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宋史儒林傳
考經者百行之原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
乘與音微言已備解乎註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
盡討論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
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為講義也 考經註疏序

周惇頤 字叔道 州人 學者稱濂溪先生

周子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
銳於求志薄於徵福而厚於得名菲於求身而熱及
焚發隨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
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
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
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 宋史道學傳



生 化 物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

恃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太極圖說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通書誠上第一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通書誠下第二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通書誠幾德第三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通書聖第四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第五 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通書誠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通書道第六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矣通書師第七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通書幸第八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

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通書思第九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

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今名通書志學第十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

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通書順化第十一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

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通書治第十二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通書禮樂第十三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尊卑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通書務實第十四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

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

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通書愛敬第十五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

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今聞今其無窮兮通書動靜第十六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敎百姓太和

六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
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
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乎中德之盛也
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
禮樂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
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
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
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通書樂上第十七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通書樂中第十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通書樂下第十九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聖學第二十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
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通書

公明章第二十一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通書理性命第二十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
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
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
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

顏子亞聖通書顏子第二十三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
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通書師友第二十四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
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
聚不亦樂乎通書師友第二十五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獲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過第二十六
天下執而已矣執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

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
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通書勢第二十七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

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
而已噫弊也久矣通書文辭第二十八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

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
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

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通書聖臨
第二十九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情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

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通書精蘊
第三十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乾
損益動第三十一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

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
聯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

二女於鳩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
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

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
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通書家人聯復无妄第三十二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錄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通書富貴第三十三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通書禮第三十四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通書擬議第三十五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

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

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

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

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通書刑第三十六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通書公第三十七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

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通書孔子上第

三十八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子乎通書孔子下第三十九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民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

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通書蒙民第四十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學

顥資性過人克養有道和粹之氣蓋於面背門人文

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難

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

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

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泰

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

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

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

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

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

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

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

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

葦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夫

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

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

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
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質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
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
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
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
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
哉 宋文道學傳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
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

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在外時何

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
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
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
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苟親親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
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
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
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今以惡外物之心而

求昭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
繫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
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
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
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
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
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
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
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
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近思錄定性書

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
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
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
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
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
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
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
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

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嗷嗷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明道先生集上殿劄子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

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不修師儒不尊無以風勸養厲之使然也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息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蓋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遺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

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才識練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久之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

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明道先生

請修學校尊師備取士劄子

程頤字正叔河南人學者稱爲伊川先生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和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蠢唯緼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平生論

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宋史道學傳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何如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情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

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枯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

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繁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近思錄顏子所好何學論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

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
味自泰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
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
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
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

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
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易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做古之跡
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泰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
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

未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
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
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
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
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心乃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
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
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
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
可以法三代之治自泰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
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
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
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春秋傳序

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安危治亂之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脩况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口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所謂責任者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

早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撓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撓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吏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居心之疑下虞厚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耳君子

不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為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何如耳
卓陶為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承承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度哉願陛下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相為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患其不能為患其不得為蓋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

景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克為善行薦達為急務搜拔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伯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會不以為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

撫小差衆議器沸如真廟擢神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為陛下陳之願陛下以先徒虛言耳三者既行不患為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心以生民為念鑿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
伊川文集上 英宗書

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臣欲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讀既罷當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磨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為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

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
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樸質之物俾華巧靡
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
勸講者知之庶幾隨事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
過於此矣人居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
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
所養如此其成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
然滿假此古今天同患治亂所由也 伊川文集論經筵

劉子

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

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
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唯
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唐虞之治廟社罔無
窮之基乃臣之心也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
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者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
興致太平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
之計惟是輔養主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
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周公作立政之
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
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

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
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
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若止於如是則能
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設
官置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才質鮮不
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
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姿粹美
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今主但恐輔養之道有未至爾
臣供職以來六侍經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
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積年彌歲所益幾何
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勿
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
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
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
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罔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
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
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或又以為主上天
姿至美自無違道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

阜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
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蓋虞崇高之
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
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
侈麗毀其層觀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
有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
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夫
開發之道有方而明習之益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
伯禽與之處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
乞擇臣寮子弟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端謹穎悟者

三人侍上左右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情笑語亦勿
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歲月之間自覺其益
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入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
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
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
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
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今講讀官共五
人四人皆兼他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
大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夫
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滿

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
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之人
齊戒而告其君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
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
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人亦
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
聞此雖聞之必以為廷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
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
量以身任道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不虞天幸
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

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獨臣之幸哉
伊川文集上太皇太后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畧幸不責
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
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當慮及也餘所論
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
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
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
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為據旬旬而論字字
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伊川文集答楊

渠先生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後
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
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
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
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
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
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伊川文

渠答楊時論西銘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小進爾然亦不必
直待身後覺老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
患無受之者耳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
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
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
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
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伊川文集答張
宏中書

聖人之道坦然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

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
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
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
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伊川文集與方元崇手帖

張子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著東西二銘正蒙學者尊聞其書

乾吾父坤吾母予茲統焉乃汎然中處故天地之憲

吾其體天地之師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惇縵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

曰恃德害仁曰賊濟忍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

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

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類

封人之錫類不死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

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東銘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

縕相盪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

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縕不足

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

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

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

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

張子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著東西二銘正蒙學者尊聞其書

史

東銘

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正蒙太和篇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有天德然後天地
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蒙天道篇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
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精義入神事
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

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
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
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
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
成之性矣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
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
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正蒙神化篇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
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自明
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

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
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
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天所
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
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
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
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
能至於命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
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
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性於人無

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
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
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蓋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正蒙誠明
篇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此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性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正蒙大心篇

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正蒙有德篇

邵雍 字堯夫河南人學者稱為康節先生

雍於書無所不讀為學堅苦刺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北海李之才聞雍好學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密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述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與汪洋浩博多其所得者又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散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體做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密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

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印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付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伊川擊壤集 宋又道學傳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二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

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况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三以况天地人也 天體數四而用三地體數四而用三天尅地地尅天而尅者在地球畫之餘分在夜也是以天三而地四天有三辰地有四行也然地之火且見且隱其餘分之謂耶 有地然後有二有二然後有晝夜二以變錯綜而成故易以二而生數以十二而變一非數也非數而數以之成也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為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為人之用也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於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為基而常隱其基地以用為本而常藏其用也陽又晝數也陰又夜數也天地相衡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 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為用則尊陰以陰為用則尊陽也陰幾於道故以况道也 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之為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五十著之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著之小衍也故五十為大衍也八者卦之

小成則六十四為大成也著德圓以况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况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著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為基故存一也體以用為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著存一而卦去四也 奇數極於四而五不用策數極於九而十不用五則一也十則二也故去五十而用四十九也 奇不用五策不用十有無之極也以况自然之數也 歸奇合卦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八八則策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則策數皆四七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皆四八也為九者一變以應乾也為六者一變以應坤也為七者二變以應兌與離也為八者二變以應艮與坎也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八九七六之策也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

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
 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
 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
 剛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為百百分為千千分為萬
 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
 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是故乾以分之坤
 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則消消則翕
 也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
 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
 多也坎艮陰浸多也是以辰與火不見也 離在天

而當夜故陽中有陰也坎在地而當晝故陰中有陽
 也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
 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
 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
 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
 下尊卑之位也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
 門天地之所闡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
 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無極
 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
 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

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 陽不獨立必得陰而後
 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
 以陽為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譽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
 能見者為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
 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
 者為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自下而上謂之升
 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
 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
 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日行陽度則

贏行陰度則縮主賓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
 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
 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
 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
 而月西生也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西行星隨月而
 見故星法日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
 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 天晝夜
 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
 賤之等也 陽生陰故水先成陰生陽故火後成陰
 陽相生也體性和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

滅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為變則利貞為應以吉凶為應則悔吝為變元則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為變則亨應之利為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離坎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當不用之位 初與上同然上九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日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

晝夜之道也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竟之前先天也竟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上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盡而後知至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始次夫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夫而不始者防乎其防邪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

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且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為四千三百二十也此消長之大數演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歲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得其數矣凡甲子甲午為世首此為經世之數始於日甲月子星申辰子又云此經世日甲之數

月子星甲辰子從之也 易始於三皇書始於二帝詩始於三王春秋始於五霸 白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白咸恒至既濟未濟以人事也 母意母必母圖母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圖意有心必先期圖不化我有已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下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 漁樵問對一條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邪邪也身者心之區守也 學珠集序語一條

劉絢 字簡夫
河南人

絢生質明粹天性孝友長而溫恭自髫髻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二程先生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而學之力也如此 宋史通學傳

李顥 字端伯
洛陽人

顥資識穎悟曾次聞肆聞務與人交洞見骨髓其遇事如控六轡逐水曲舞交衢屈折如意二程氏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顥有力焉 宋史通學傳

宋光庭字公慎
僊師人

光庭誠明篤實行，無而少文。從孫復學春秋，見二程於洛，服膺其訓，遂次不忘以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誠意正心為入德之方，曾著克薦於神宗，召見欲問再舉安南之師，何如。光庭對曰：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治。又問有所聞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非聖意，故有便者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弘簡錄道學傳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並
大臨、楊時、張程門四先生

朱震來謁請教，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念曰：刻如此，何由盡其講說。已而舉子見齊衰者及師覓見，二章言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應唯進退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曉地看，其善啟發人，願如此所著論語說行於世。弘簡錄道學傳

游字定夫建陽人

醉自幼不羣讀書過目成誦比壯益自力不為世儒之習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與凡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豪雋時程顥知扶溝借願方倡道學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醉職學事欣然從之得其微言願嘗對楊時稱醉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朱子言定夫清德重望故如日星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有中庸易說詩二南義語孟雜解宋文道學傳

呂大臨字與叔大臨之弟

大臨事張載固守其學閑居必儼然危坐所養深潛熾密博極羣書言論如不出諸口其行以聖賢為法臨政愛民文章幾及古人薄不肯為載卒東見二程卒業焉所著有易詩禮中庸說行世弘簡錄道學傳

張繹 字思叔
壽安人

繹初執業艱苦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旋以文名一
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適程頤歸自涪時繹年已三
十乃往受業頤一見即以穎悟喜之妻以族女與尹
焯友善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焯也又言焯
也魯繹也俊持守恐不及耳嘗讀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曰人能守此則無不可
為之事矣又為座右銘以自警 宋文道學傳

尹焯 字彥明源之孫
者稱和靖先生

焯自少師程頤嘗教焯敬以血內退而未達復請益
頤曰主一便是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
主一且如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一
毫髮事非主一而何若用此理身體而力行之則百
事不敢輕為一毫不敢妄作至不習無不利時則更
無阻當更無計較也其篤實守道如此程門固多君
子然求其莊敬仁實質且弘毅不欺暗室於聖人六
經之旨耳頤心得如出諸己者蓋鮮故頤嘗曰我死
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

於世 宋文道學傳

楊時 字中立 將樂人 學者稱龜山先生

時自少穎異及長天資夷曠不為崖異奉絕之行以求世俗名譽往師程顥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後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時嘗疑張載西銘近於兼愛與二程往覆辯論卒聞理一分殊之說杜門力學者十年高宗時為禮部侍郎即陞對言自去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其為學淵源有自推本孟氏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 宋史道學傳

胡安國 字廣侯 崇安人

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斯民愛君憂國老而彌篤風度凝逸視天下富貴將無一足矜其心進退合義與尹惇並稱 宋史儒林傳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雍程顥張載程頤之說以潤色之 文獻通考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孫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踵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博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廢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與自此可博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衰而善自此可勸有罪

者必敗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禹
 周公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
 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
 者謂其無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
 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
 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孫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
 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
 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
 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
 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
 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
 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
 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
 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
 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
 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
 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
 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
 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

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
 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
 說正人心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序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學

從彥初為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
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怒察之乃喜曰惟
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
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
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
善從彥即嚮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
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婿
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
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

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充
然自得焉宋史道學論

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
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
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
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
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
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
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
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

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
則風而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
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
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
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
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
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
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
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鳴
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
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
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
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續資治通鑑

李侗 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學者稱延平先生

侗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
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
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
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
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
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
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
也某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

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
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源淵妙
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使人以
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
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
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
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奉
養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
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
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

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
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
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
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觀災之得於動靜語默之
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
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控
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
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
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
哉從彥今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
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
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
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自見 續資治通鑑

理學萃成卷十五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學者稱孝子先生

熹幼穎悟嘗從群兒戲沙上端坐以指畫八卦慨然有求道之志家故貧非其道義一介不取筆數屢空晏如也登第五十年祇九考立朝纔四十日黨禁嚴細猶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笑不答其為學務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始晦乃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學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程氏遺書伊洛淵源及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皆行於世以所錄道學傳聞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

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補大學致知格物傳

陳氏淳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闕一事之理一物不理會則闕一物之理非據精底理會而遺其粗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道亦有序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光明而後幽又集

饒氏魯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間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表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噉噉咳嗽不敢欠申跛倚寒不敢襲瘼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則持敬之見於外者身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

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觀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粗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 文集

易之為書卦爻象象之義倘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經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

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

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周易序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成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以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為眾陰主也如大壯以

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无與為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始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夫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象而盛也雖眾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為眾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為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達陽暢之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象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

之上艮之下无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連矣故為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无乾而為盛者大過也雖也大過陽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為盛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萃鼎萃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為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為勝蓋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為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為陽陷二體皆坎反為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為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為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惟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象曰剛來

而下柔嗟嗟豕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為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為陵陽在下為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為陰揜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為陰咸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為陽咸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為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咸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為中孚陰咸可知

矣則易上下篇義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咿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

而固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成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卿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故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

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一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

義寬而密其作者性性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詩經集傳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

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彙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俊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國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固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

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
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
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
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
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
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至教休明
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
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旨粲然復

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
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
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
必無小補云 朱子文集大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
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

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
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
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
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
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
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
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雜也從事於斯無
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
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
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率陶伊傳周
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
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性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
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
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

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洩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佛老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子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說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溢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

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詳後此書之首夫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矣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中庸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仁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應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

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
 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
 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
 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
 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
 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
 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統四端者也或曰若
 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
 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
 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
 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
 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
 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論此以發明其
 遺意而子願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乎或曰程
 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
 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
 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
 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
 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

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之答子貢傳
 施濟眾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
 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
 含糊昏曖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
 有之矣傳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沉潛之味
 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
 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
 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朱子大全
仁說
 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
 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
 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且畫之所為以格亡
 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惘然不用
 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 觀心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
 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
 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
 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
 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
 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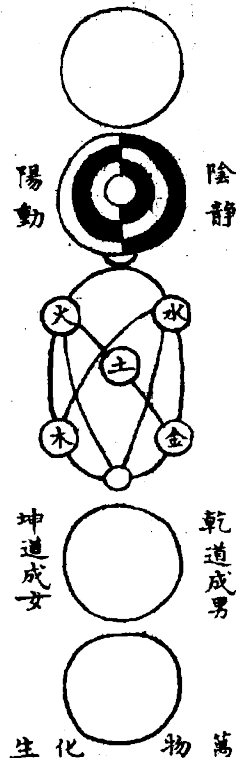
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願乃扶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大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達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

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摺拾而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彛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叡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而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較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峙之所

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
 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
 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
 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
 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
 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
 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
 所及者然考其平生志趣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
 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古今之變
 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餘

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
 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朱子文集
 王氏續經說

太極圖解



○此謂無極而太極之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
 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
 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
 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
 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
 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
 故居左○陽稱故次火○陰稱故次水○沖氣故居
 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根陰也水而木
 水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順

布四時行也○①②③④⑤五形一陰陽五珠二實無餘

火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

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形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

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

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

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

萬物一太極也此此以上引說解判圖體惟人也得其

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

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

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

言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

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

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

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

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

靜者常為主馬則人○於是乎立而○①②③④⑤天

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

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肆邪侈所以悖而凶也

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

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

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

之謂也朱子大全太極圖解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

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

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非謂一陰一陽之謂

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

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

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而儀立焉分之所以

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

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

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

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

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

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

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有太

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

行具然五行者實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

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

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水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形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其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

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凝成形則形交氣感遂

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

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形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

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
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
必主乎靜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
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
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亦此意爾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
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
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恃之小人之
所以凶也修之恃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
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

可學矣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
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
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
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
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
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
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
以證其說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
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 朱子大全太極圖解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

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
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
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
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
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
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
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
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
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
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人物並生於

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以
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
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
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
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
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
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
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
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
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

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憊獨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害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慈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首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

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乎形者也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逼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轉瞽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夫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命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

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 朱子大全西銘解

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過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

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者固忌忽間斷而無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貪多而務廣往往未放其端而遽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而意緒悠悠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而不厭哉誠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循物欲於軀殼之外則其俯仰顧盼之間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 朱子文

集上字宗書

張拭字敬夫南軒先生

拭所學莫非仁義忠信之實長師胡宏告以孔門論
 仁親切之旨因益自奮勵作希顏錄蚤夜觀者以聖
 賢自期為人坦易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
 篤樂於閑過勇於從義其辨義利尤精宋史道學傳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人愚以為其先於義利
 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
 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教之所以無庸也凡有所為
 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有此義利之分
 也自未嘗首察者言之然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
 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
 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已自私則一而已
 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足心日滋
 則善端遏蓋欲過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
 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茫渺億度譬無根
 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
 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是登之差密其為霄壤
 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
 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
 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

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
 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為人也
 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
 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
 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
 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
 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
 也其微辭與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
 學力未克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
 之願無忽深思焉文集

呂祖謙字伯恭河東人居登州學者稱東萊先生

祖謙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闡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寸息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怗惚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間範官箴辨志錄宋文鑑行於世宋文儒林傳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數其廣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擬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與夫所以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復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飲以致其博而及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

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近思錄前引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務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近思錄後引

蘇元定字季通建陽人學

元定生而穎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涵泳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宋史儒林傳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

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一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朧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

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萬分太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萬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論經世書

蔡沈字仲默元定子學者稱九峯先生

沈少從朱子遊朱子欲著書傳未及屬沈沈況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發宋史道學傳

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哉何者精一執中克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

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盡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因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

開二典禹謨先生蓋嘗足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書經集傳序

黃幹字直卿開縣人學

幹受業於朱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熹作竹林精舍成遺幹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兼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頗密有條理也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做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幹里居

日弟子曰盛巴蜀江湖之上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壹壹不倦朝夕請益質疑如熹時宋文道學傳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且備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權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物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

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措諸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中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

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足即湯之以禮制心也不闢亦式不諫亦入是即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係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

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
 文約禮克已復禮之言曾子得之為大學之教其親
 受道統之傳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
 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此又子思得統於曾子者
 也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
 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
 以敬為戒此又周子得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
 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
 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
 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
 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
 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文公
 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聚於明白
 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
 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
 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
 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文集

李燔字敬子
 建昌人

燔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
 毅而任重責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日徹焉熹
 凡有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
 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
 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凡
 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
 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
 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塵控驕奢不至居移
 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躐躐不上善
 處者退一步耳故處富貴貧賤若平素不為動被服
 布素雖貴不易宋文道學傳

陳淳 字安卿龍溪人學
者稱北溪先生

朱子守漳淳請受教朱子告以凡閱義理必窮其原
淳聞之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後復往見陳其所
得朱子語之曰所學已見本源尚闕下學之功耳淳
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所著有語
孟學庸口義字義宋文

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自未而本一
聚一散無所不在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
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狀此
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
酬酢萬變無非流行之妙用今學問工夫須從萬事
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
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者在哉
而大用不差矣 太極說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麤之
間惟此心純是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
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日有間斷
則生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仁說

道理初無凡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是
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

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
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
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地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
此心放於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
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所不宜然後為全儒
而可以論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
匱然後為質之深取之左右達其原而真為已物矣
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實主進退之幾強弱之
證必如好好色惡惡臭使於是是非非真如辨黑白
如遇鎖鑰于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

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可知之至而行之盡此
語尤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語錄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
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
之與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
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
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父子
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
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蒞官理國牧民禦衆而起居
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

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為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義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達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為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為學講求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

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為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道尊體統道之浩浩向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一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致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一己而使之無不恪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也行不

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人亦唯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此二者亦非截然別先後為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死者必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煌煌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顛真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以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一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為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

而不敗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日進日日
有惟新之益能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
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用功節目

輔廣 字傑卿慶源人學
初為傅胎先生

廣少個儻有夫志讀濂洛諸書默契於心慨然願學
初從呂祖謙遊祖謙沒執弟子禮於朱熹之門更大
奮發益思俛焉以盡其力熹深愛重之書問諸學不
絕熹常稱之曰身在都城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
味衆人之所不味者漢卿一人而已與黃幹相友善
故時稱黃輔所著有論孟答問六經集解通鑑集義
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 弘簡錄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學

九淵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深思至忘寢食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宋文儒林傳

陸九淵訪朱熹於南康九淵至白鹿書院熹率寮友

諸生請九淵登講席乞一言以警學者九淵講論語君子喻於義一章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

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無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為為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任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聽者莫不竦然至有泣下者熹曰子靜發明數暢應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違入德之方矣續資治通鑑

楊簡字敬仲
慈溪人

簡受教陸九淵自言惟日覺心胸湛然清明應用無
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驗之
天下萬世奚獨簡心如此惟百姓日用而不知爾乃
諄諄為學者剖析孔子所言忠信為大道忠者實信
者誠子思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云徐
行後長即堯舜之道以羊易牛是心足以王惟不為
詐偽而求之幽深高遠乃為知道所著有甲乙藁冠
婚喪禮釋菜禮石魚家記已易啟蒙等書五簡錄

袁燮字和叔鄞人學者
稱為深齋先生

燮學得於陸九齡與同學沈煥楊簡舒璘相切磨復
師事九淵發明本心之指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
思以得之兢兢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五簡錄

沈煥字叔瞻
定海人

煥人品高明造詣誠篤中或有所未安不苟自起晝
嘗觀諸妻子夜嘗卜諸夢寐兩者無愧然後即安

簡錄

舒璘字元質
奉化人

璘事陸九淵朝夕不離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
功又徒步往謁朱熹呂祖謙于婺相與講學必求弗
畔於道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粗席總是佳趣掃風沐
雨反為美境其篤志如此

五簡錄

真德秀字景元又景希福建之浦城人學者稱爲西山先生

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俾正學大明於天下後世著書最多大學衍義經筵進講盛行於時宋史儒林傳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當樞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

然復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說大學一書若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未嘗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倘取其書玩而輝之則凡帝王爲治

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剽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足編而充之以克典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權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克舜禹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

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紀匹嚴內治定國本教威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鑒炳焉可觀其時入侍適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適得繕閱經傳彙而輯之吠弘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中衍以候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行

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大學衍義序

曰先生之道高矣天矣抑某之愚未能聞其藩也將何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接受然後克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聚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

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肅秦以搜學術泮散無所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本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術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啟聖朝文治沐浴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焉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規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曰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

揚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刻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及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天之命載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凛然淵

水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愛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日為迂濶已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何所用力乎緬懷往者百聖相傳教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不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跌於奔駟敬則其衝鬱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

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敬必欵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立達道之所行其不由此歟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為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策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為己而學則理不可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振旅叱墨媒爵秩而

賀軒裳斯足矣駟賈其心弗顧也此學者邪正之歧途也然則所以學為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恃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之所以參

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饑之欲食也凍凜然如負鉞芒而蹈蒺藜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俾知太守之期于士不在於徵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澤州示學者說

魏了翁 字華父 卍州人 學者稱爲鶴山先生

了翁潛心正學毅然不阿著有鶴山集周易集義易學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宋史儒林傳

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蓋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目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讀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啓後學不爲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廖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爾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此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懼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件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元虛以爲天道也冥漠以爲鬼神也有無以爲變化也甚則以察爲知以薄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誦詐爲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

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邱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卿遂之數郊邱禘祫大事也或以郊邱爲二或以禘祫爲一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異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違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其致以爲非大抵始去籍於周末大壞於秦缺望於漢而盡覆於典午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決同聞於行帝號官儀承秦并矣郊禘廟室踵漢誤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刺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斃農夫以規利而徵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况衆言蔽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表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

耳目肺腸為其所播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為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脫益多懼舜命以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嗟寃之洪氏天目山房記

何基
字子恭
金華人

基師事黃幹幹嘗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與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拘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不得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文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達約王柏既歎其為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經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還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純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辯者十八卷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宋文儒林傳

王柏字會之

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
 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嗣之著論語通
 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暢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
 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
 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
 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
 來學者其敬必先之以大學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
 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
 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
 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
 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
 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
 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
 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法非箕子之言
 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足於天子之手所刪之
 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
 二南各十有一篇而兩相配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
 風削去野有死麕豳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

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
 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
 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所著有讀易
 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
 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大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
 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
 國語閩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
 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
 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
 襟志周子敬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
 承文集 宋史儒林傳

理學萃成卷十六

元

世祖謙德必於乎溫溫大平家而一統天下

世祖信用儒術姚樞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日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帝嘉納之中統三年脩孔子廟至元二年許衡陳時務曰古之聖君必曰克舜古之賢相必曰稷契乃可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帝深信焉帝嘗令廉希憲受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帝大稱嘆尊崇聖學振興學校立綱陳紀規模宏遠矣元史

許衡字平仲河內人

衡生有異質七歲入學校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長嗜學如飢渴然得易王輔嗣說夜思畫誦身體而力行之動必振諸義而後發從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朱氏書益大有得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家貧躬耕東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藁菜茹處之泰然詎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事元世祖官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其為教因學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元史列傳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足以克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懼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為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君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惠出言之難而惠政言之

雖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
 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
 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
 耳而言猶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
 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
 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
 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
 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
 惑驚惶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
 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
 身爲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素於
 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
 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
 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心私心盛則不
 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
 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
 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
 就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
 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偏有
 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保夫人之險易然

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爲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
 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
 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難矣昔包拯剛嚴峭
 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
 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德光之
 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
 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
 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
 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
 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
 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
 是則逆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
 爲有功辱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
 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
 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
 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
 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
 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盡君心欲防其欺雖克舜不
 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
 屈真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

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輕如所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速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讓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為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于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于蹟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詭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祿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視不敢言盡

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入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逐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耶漢高起布衣天下影從榮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違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怒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連人君特以己之私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耶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

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時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懇愛民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幸出西方豈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苟若五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人君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平庚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文集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學

澄自幼用力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雖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敦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讀書著述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屣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元史儒學傳

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為冰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為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

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
 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
 智而豈不於愚不肖而番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
 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
 貴於能凝者歟凝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
 者我得此道以為性親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
 而不失養而不言矣然又有進脩之功焉蓋德性之
 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
 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
 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矣

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
 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
 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脩吾所行也尊德性
 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
 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
 所以凝也夫凝道山房記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
 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
 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
 以其條派接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屑也

昏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
 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
 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
 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
 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
 也屋之脊標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標至高至上無
 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
 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
 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
 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

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
 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眾人之極而已
 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
 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
 一字強為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
 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
 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
 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
 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
 極道為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

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
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
無極而大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
凡物之號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是則有所
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
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為天地萬物之極故曰
無極而大極無極而大極說

金履祥字吉父蘭溪人學稱爲仁山先生

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
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
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
之門基則學於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足
講貫益邃造詣益遠屏居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追逐
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
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澤訓迪後學諄切無倦王柏之
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親者始知師弟子
之繫於常倫也初履祥見王柏首問為學之方柏告
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
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
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
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識者以
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
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免於已者也所著有大學
章句疏義論語孟子集註考證通鑑前編傳於學
者元史儒學傳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學
謙者稱爲白雲先生

謙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醞醬既和則酸醎類異子來見我巳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凡屬經傳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

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末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已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釋老之書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又有自首編畫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

其教人也至誠諄懇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精粗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也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世適凡史儒學傳

黃澤字楚望
資州人

澤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常以為去聖人久遠經籍殘闕傳註來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既乃盡悟夫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視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

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傳註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元
文儒學傳

朱公遷字克升
鄧陽人

公遷於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歷制度名物之數無不貫通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微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溫煦諄諄不佻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材質之分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常數百人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四書通言續資治通鑑

陳棟 字壽翁
休寧人

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稍長慨然發憤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詩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元史儒學傳

胡炳文 字仲虎
徽州人
學

炳文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于鏡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多與熹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辯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元史儒學傳

伯顏 字宗道 哈刺魯氏 蒙古人

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為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為氏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為爾師羣經有未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為已任其於大經大法策然有觀而心所自得每出於意言之表條輯六經多所著述 元史儒學傳

瞻思 字國之大

瞻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弱冠博極羣書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為實之學文宗召見進所著帝王心法其學於易尤深家貧饑或不繼而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等書 元史儒學傳

蕭綱字惟斗
表元人

綱讀書南山者三十年剝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
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
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模範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為一
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
齋文集行於世元史儒學傳

韓瑋字從善
東元人

瑋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
使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為陵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
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瑋尤遵
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元史儒學傳

同 恕字克甫
奉元人

恕安靜端凝其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決事理以
利於行教人由為開導使得趨向之正家無擔石之
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梨菴 元文儒學傳

董 朴字太初順德人學
朴者稱為龍岡先生

朴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
之志其所為學自六經有融貫之妙中山王結曰朴
之學造詣既深克養交至其為人清而通和而介君
子人也 元文儒學傳

陳澧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肅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輝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名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與自見正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規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艱難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禮記序

明

太祖 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漢州鐘離人代元而有天下

帝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洪武元年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遣使如曲阜致祭臨行諭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成均仍遣爾脩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其哉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尚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

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 明史禮志選舉志

成祖諱棟太祖第四子

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繼雍熙億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者可勝嘆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遠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纘承鴻基即位以來華尊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外道在六經六經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儒臣編脩五經四書集

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特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俾於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鈔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觀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脩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於天下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四書大全御製序

世宗諱厚 總憲宗孫 繼統而即位

嘉靖九年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遵聖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為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為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五天下各學八

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中叔梁紇題殿聖公孔子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至從祀之賢不可不考其得失申黨即申振聲去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竈各祀於鄉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宜增八命悉如議行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允成弘間少詹程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當斥給事中張九功推言之并請罷荀况公伯

寮蘧瑗等而進后蒼王通胡瑗為禮官周洪謨所却而止至是以璵力士象不敢違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畧如九功言其進歐陽脩則以濮議故也明年國子監建啟聖公祠成從尚書李時言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籩豆牲帛視四配東西配位視十哲從祀先儒程昞朱松蒸元定視兩廡輔臣代祭文廟則祭酒祭啟聖祠南京祭酒於文廟司業於啟聖祠遂定制殿中先師南向四配東西向稍後十哲闕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子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皆東西向兩廡從祀先賢澹臺

滅明密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高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公西赤有若琴張申振陳亢巫馬施梁鱣公皙哀商瞿冉孺顏辛伯度曹恤冉季公孫龍漆雕哆秦商漆雕徒父顏高商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處鄒單奚容蒧罕父黑顏祖榮斂秦祖左人郈句井疆鄭國公祖句茲原亢縣成廉潔燕伋叔仲嚮顏之僕却異樂敷公西輿如狄黑孔忠公西蒧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顏嚮先儒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蒼杜子春王通韓愈胡瑗周敦頤程顥歐陽脩邵雍

張載司馬光程頤楊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許衡凡九十一人 明史禮志

曹端 字正夫涇池人學

者稱爲月川先生

端五歲見河圖洛書即畫地質父及長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嘆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尺處兩鬢皆穿嘗言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又曰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工參取又曰孔顏之樂仁也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又曰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非理之有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大極之先卻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個虛空道理在不知道即人事之理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絜然具備範圍之不一心酬酢之通乎萬變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爲宗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天地萬物盡欲屏去烏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哉初伊洛諸儒自明道伊川後劉鮑李願輩身及二程之門至河南許衡洛

陽姚樞講道蘊門北方之學者俞然宗之泊明興三十餘載而端起峭澗間倡明絕學論者推為本朝理學之冠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存疑錄等書明史儒林傳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學稱爲敬軒先生

瑄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其學一本程朱條已治人以復性為主充養遠遜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明史儒林傳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中歲家益貧所居不蔽風雨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不倦英宗賜璽書齋禮幣徵赴闕與弼上崇聖志廣聖學等十事表謝而歸

明文儒林傳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學者稱爲敬齋先生

居仁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子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鵝衣簞食晏如也已而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日衆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若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早者溺於功利高者鶩於空虛其愚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功夫間斷嘗所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間言居仁聞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

明文儒林傳

羅倫字彝正永豐人學

倫自幼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為人剛正嚴於律已莪所在毅然必為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時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眾明史列傳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景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兢兢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

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焉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為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為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為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違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雖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為盛

事士大夫傳之為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足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杜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訊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水之方圓孟

實主之臣之責任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眾賢群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選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北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奪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

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為非且從而贊之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乃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群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明文選

章懋字德懋臨山人

懋為學恪守先儒訓或諷為文章曰小技耳子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艾其繁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徼僅滿三考難進易退惟以讀書講學為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止脫粟菜羹而已明文列傳

蔡清字介夫
晉江人

清少從林珙易學盡得其肯綮其學初主靜後主虛
故以虛名齋平生錫躬砥行不愧余影貧而樂施為
族黨依賴以善易名所著易經四書蒙引盛行於世
明史儒林傳

陳琛字思敏
晉江人

琛杜門獨學清見其文異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
因介友人見清清曰吾所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
以語人常不解子已盡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所著
易經通典四書淺說並為舉業來所宗同郡林希元
所著存疑等書與琛書並行明史儒林傳

呂梅字仲木高陵人學者稱涇野先生

梅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察理實踐為主官南都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唯梅與羅欽順云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文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策涇野詩文集 明文儒林傳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

欽順為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釐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為著困知記明文儒林傳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嘗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又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格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為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耶如必以為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

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後知至矣與王陽明書

余祐字子積
鄰陽人

祐學於胡居仁墨守師說作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專以誠敬入學者誠能去其不誠不敬者不患不至古人時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謂其學終歸於存養祐謂朱子論心學凡三變存齋記所言乃少時所見及見廷平而悟其失後聞五峰之學於南軒而其言又一變最後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執少年未定之見而反謂之晚年哉其辯出守仁之徒不能難也明史儒林傳

陳真晟 字晦德 漳州 鎮海衛人

真晟篤志聖賢讀大學或問見朱子重言主敬知敬為大學始基又得程子主一之說專心克治歎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天順二年詣關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取程氏學制次取朱子論說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一著學者心法天之運關吳與弼方講學欲就問之過南昌張元楨止之宿與語大推服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如康齋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閩潛思靜坐自號漳南布衣 明文儒林傳

魏校 字子才 崑山人 學者稱為莊渠先生

校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學而貫通諸儒之說擇執尤精嘗與余枯論性畧曰天地者陰陽五行之本體也故理無不具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又曰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其一性與習對言但取生字為義非性之所以得名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耳先儒因性相近一語遂謂性兼氣質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纔着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之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論性之所以得名則前後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反為一偏之論矣孟子見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為何物故荀揚韓諸儒得以其說亂之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 明文儒林傳

王守仁 字伯安餘城人學者稱為陽明先生

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九謁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心不當求諸事喟然嘆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接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然其氣節文章功業卓越一代無有倫比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知慮無遺雖由資稟高其亦由有得於中者在矣 明文

湛若水 字元明增城人學者稱為甘泉先生

若水初與王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為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為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為求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物之說不可信者四又曰陽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說為外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 明文儒林傳

王時槐字子植
安福人

時槐反身實証始悟造化生生之幾不隨念慮起滅
學者欲識真幾當從慎獨入其論性曰孟子性善之
說法不可易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更何從
生且人應事接物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非善而
何又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廢一要之居敬二字盡
之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而言謂之窮理即考索討
論亦居敬中之一事敬無所不該敬外更無餘事也

明史儒林傳

許孚遠字孟仲德清人
學

孚遠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知建昌與
郡人羅汝芳講學不合及官南京與汝芳門人禮部
侍郎楊起元尚寶司卿周汝登並主講席汝登以無
善無惡為宗孚遠作九誦以難之言文成宗音原與
聖門不異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
之中立論至為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
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止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
語始為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
成之正傳也

明史儒林傳

顧憲成

字叔明無錫人學者稱為涇陽先生

憲成姿性絕人幼從武進薛應旂遊授以考亭淵源
錄遂有志聖學里居復益覃精研究一以程朱為宗
力闢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明文

高攀龍

字存之無錫人學者稱為景逸先生

攀龍少讀書有志聖賢之學嘉靖後海內學者率宗
王守仁攀龍心非之其學一本濂洛以靜為主操履
篤實涵養運密粹然一出於正為當代大儒與顧憲
成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
顧無異詞明文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學者稱為念臺先生

宗周始學於許孚遠已交劉永澄丁元薦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為王畿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為閻爽齡皆禛於禪爽齡講學白馬山多以因果為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乃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其學專以誠意為主而功歸於隕獨語門人曰為學之要一誠盡之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解有不流於禪者明史

臣謹按道統開之於天得繼天立極之聖人而

後傳惟天陰隲下民篤生聖神作之君作之師自羲皇畫卦堯舜禹湯文武皆以聖人之德居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道統之傳固在上而不在下也至於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得君師之權以行其政教之實於是論道統者謂傳常在而下不在上然而戰國以還楊墨並作老佛迷信孔子之道不絕如綫漢高帝過魯一祭武帝用董仲舒之言宣帝講經光武明章臨雍講學俾孔子之道大明唐太宗崇儒重道宋太祖

太宗真宗親近儒生振興聖教文治冠於漢唐之上於是周程張邵朱諸子生直有以上接洙泗之真傳而元世祖明太祖皆以闡明道學者領諸功令為陶冶天下人材之本千餘年以來異端寢息而正道昌明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焉然則三代而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其權仍在而上而不在下也雖然道統得聖人而傳以六經而顯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者也漢唐諸儒功僅解經而宋諸儒獨於遺經得不傳之秘朱子則

又集其成者也元明諸儒宗朱子者為正派蓋
聖學本諸心而心所具之理曰性其情發於惻
隱羞惡恭敬是非其德見於仁義禮智特為氣
稟物欲之所拘蔽則全者有時而偏純者有時
而駁而所為善反以復性者惟在於學是故由
在天之賦予而言之則曰性理由在人之致力
而言之則曰道學其理具在易象詩書春秋三
禮有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書而後廣大精微
之義益炳若日星使賢知俯而就愚不肖跂而
及人人知聖賢可學而至先儒謂四書者六經

之階梯不信然哉漢魏晉唐註疏大都得其用
而遺其體然而補闕訂誤之功正自不小逮太
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易傳本義書集傳詩集
傳春秋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集註章句或問
暨皇極經世等書出與義皇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之學心心相印而道統之開於天者於是乎
傳之千萬世而無有止息矣信乎性理一書有
以羽翼乎六經而周程張邵朱諸子洵為道學
之正宗也其時陸九淵天資穎悟有六經註我
我註六經之言又以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若與朱子各持一見明代陳獻章王守仁宗之
其流弊有類於禪學而不自知者然良知本於
孟子主靜發自濂溪若在聖門猶曾參之以行
入子貢之以知入其資稟之高未嘗無所見固
未可竟以異端斥之也要之性之理本於天而
善反復性之學總在於存誠主敬周子曰聖誠
而已矣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
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
實帝王脩齊治平之本總不外此故曰道統開
於天得繼天立極之聖人而傳者此之謂也臣

籍隸遐方生質魯鈍幸逢

聖明在上承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衍孔孟濂洛關閩
之學本諸心得見諸政治是道統在上而不在
下矣臣不揣固陋有志編輯由六經以及諸史
始於義皇終於前明旁搜博採或語中理要或
人係傳經或典在崇儒或事關衛道或上接孔
孟或近行程朱體用兼該問答靡遺志惟存乎
統宗會原言不越乎布帛菽粟閱四寒暑共成
一十有六卷爰擬名曰理學萃成前言往行誠
莫贊一辭而於中稍有疑義及義蘊精妙處間

附按語雖各自爲紀而序次則倣近思錄體例
凡所以垂世立教而爲格致誠正之功者微詞
與旨並載簡端其解釋六經四書也則歷引漢
唐宋元明諸子之言以明之至於荀卿揚雄以
下其言顯悖於聖人之道者槩不叙錄是乃區
區編輯愚衷自忘其冒昧者也用敢獻諸

黼座以備採擇於萬一伏惟我

皇上備天德而居天位以主靜者立極以居敬者臨
民即道統爲治法體乾行健日進无疆直接唐
虞三代之盛則小臣之所以賡颺聖學者更永
永於無窮矣

翰林院編修臣潘乙震恭跋

日知書說目錄

序	一	卷九	三一四
目錄	二	卷十	二四三
卷一	三	卷十一	二五八
卷二	二五	卷十二	三八三
卷三	四三	卷十三	四〇〇
卷四	六三	卷十四	四四四
跋	八六	卷十五	四七八
			卷十六	五一一

理學萃成目錄

奏	九七
目錄	九八
卷一	一〇一
卷二	一二四
卷三	一五二
卷四	一七一
卷五	二〇〇
卷六	二三五
卷七	二六〇
卷八	二八〇